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陈俊松 程心 胡文辉 译

人格的发展

珍藏
限量版

荣格文集

「第八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人格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珍藏
版

本书收录的是荣格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关于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论文，它集中反映了荣格对于儿童的心理状态、教育过程、人格发展等重要问题的思考。荣格突出地强调了父母和教师在儿童的智力、情感、人格形成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探讨儿童心理和人格发展等问题上，荣格也显示出了他和弗洛伊德的分野，比如荣格认为儿童对性的好奇心实际上是与其认知发展同时存在的，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纯粹的性欲。荣格还将婚姻视为一种心理关系，随着年龄的推移，影响婚姻关系的因素会发生转变，对个人的自我实现可以起到推动或阻碍的作用。


Sinoread
创造休闲生活

建议陈列类别○心理学

ISBN 978-7-5125-0169-0



9 787512 501690 >

定价：33.00元

责任编辑：陈杰平
策划编辑：江红 陈杰平
统筹监制：葛宏峰 兰青
特约编辑：崔雪娇
市场推广：张蓉
投稿邮箱：tougaoyouxiang@126.com
封面设计： 李源立
GS: 1770648133

《荣格文集》第八卷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 VIII

人格的发展^[珍藏限量版]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陈俊松 程 心 胡文辉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格的发展 [珍藏限量版] /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陈俊松, 程心, 胡文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125-0169-0

(《荣格文集》第八卷 丛书主编 陈收)

I. ①人… II. ①卡… ②陈… ③程… ④胡… III. ①儿童—人格—培养—文集
IV. ①B84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0448号

人格的发展 [珍藏限量版]

著 者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陈俊松 程 心 胡文辉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
特约编辑 崔雪娇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12.75印张 16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69-0
定 价 33.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心理咨询师之家是一个专业服务于心理咨询师行业的公益平台,通过整合互联网+优质的心理咨询行业资源,无偿为心理咨询师同行尤其是新入门咨询师提供包括督导、技术支持、学习交流、成长等在内的行业全方位而综合服务。群内每周一至周日都有不同流派的老师公益督导或者为咨询师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公益性课程。群里海量心理咨询师学习资源不断更新中..... 为广大心理咨询师们同行们做公益我们是认真的! 心理咨询师之家官方QQ群798375518

英译本序	(1)
------------	-----

第二版前言	(3)
-------------	-----

第三版前言	(7)
-------------	-----

第一部分 一个儿童的心理冲突	(9)
----------------------	-----

第二部分 威克斯《童年的心灵世界》导论	(39)
---------------------------	------

第三部分 儿童的发展与教育	(49)
---------------------	------

第四部分 分析心理学和教育	(65)
---------------------	------

第五部分 天才儿童	(129)
-----------------	-------

第六部分 无意识在个体教育中的意义	(143)
-------------------------	-------

第七部分 人格的发展	(161)
------------------	-------

第八部分 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	(183)
----------------------	-------

译后序	(196)
-----------	-------

参考文献	(199)
------------	-------

英译本序

除了“威克斯《童年的心灵世界》序言”和“天才儿童”外，本卷中所有其他文章此前都被众多译者翻译成英文，并先后发表在《分析心理学文集》（第二版，伦敦，1917年；纽约，1920年）、《对分析心理学之贡献》（伦敦和纽约，1928年）和《心理学的整合》（纽约，1939年；伦敦，1940年）当中。正如每章开始页的脚注所指出的那样，有几篇文章都被作者修改和扩充过。已逝的A.A.布里尔博士、斯坦利·戴尔先生，特别是贝恩斯女士，允许我在翻译这部修订本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先前的译本，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心理諮詢師之家的服務和專業性 禁止濫用！ 本報以保護讀者在下載24小時的期限，否則將會刪除不完整的內容。 請在本報以向本報諮詢 更多公法服務的信息請關注本報公法：心師之家 讀者在本報諮詢：11223344

第二版前言

我将出版这个微不足道的研究报告，完全按照其本来的面目，没有为这第二版做任何修改。尽管自从1910年首次发表以来，在很多方面我们的认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和拓展，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后来的改变能证明，我在第一版里提出的那些观点是错误的，我知道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人责难我了。相反，正如这里记录下的观察结果保留了它们的价值一样，那些看法本身也保留了它们的价值。然而，没有任何观点能永远做到面面俱到，因为它总是受到观察的视角的影响。本文所采取的是心理-生物学的视角。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视角，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视角。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观点，这种小小的儿童心理现象可以从纯粹的快乐主义（一种被认为是快乐原则所主导的心理活动）的角度来分析。这样，其主要动机就是渴望并努力使幻想以最快乐，同时也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实现。或者，根据阿德勒的观点，人们还可以从权力原则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心理学上，它跟快乐原则是同样站得住脚的。要不，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纯粹逻辑的方法，以揭示逻辑过程在儿童身上的发展历程。甚至，我们还可以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强调上帝这个概念最初的诞生过程。对于这个问题，我情愿走一条中间道路，既采取心理-生物学的观察方法，又不至于使它沦为这样或那样的假设性关键原则的俘虏。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否认这些原则，因为它们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部分；唯有偏执的专家会考虑宣

4 人格的发展

称快乐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证明它只是对于他的学科或他自己的观察方法拥有独特的价值。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众多不同的原则，所以通过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人类心理的本质，唯有综合各个原则的独特之处才行。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性欲在婴儿思维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应该不存在任何异议。与此相反的假设肯定会与许许多多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此外它还认为人类心理中这个如此重要的基本本能不应从婴儿出生时就出现在其心理中，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我也强调思维和概念建构（concept-building）对于解决心理冲突的意义和重要性。从下文应该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最初的性欲不仅是象征性地指向一个直接的性对象，而更多的是指向思维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心理冲突就只能通过达到性对象来解决了，而不是通过一个智力概念的调解来解决。尤其是后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婴儿的性欲并不完全等同于成人的性欲。因为成人的性欲无法完全由概念建构所代替，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真正的性对象来获得满足，即本性要求的正常的性生活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当心理冲突没有解决时，婴儿最初的性欲也可能导致一种真正的性活动——手淫。然而，概念的建构为力比多（libido）开启了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途径，因此它就可以继续、积极地实现。在心理冲突达到一定的强度后，概念建构的缺乏就会成为一种阻碍，将力比多抛回它最初的性欲之中。结果这些处于形成或萌芽状态的力比多就会永久性地进入一种不正常的发展高度。这就产生了婴儿神经官能症。尤其是有天赋的儿童，由于他们的智力上的特点，他们的精神需要很早就开始发展了。他们身上存在一种严重的危险，即他们有可能永远通过某种东西的压抑来实现性欲的满足，这种东西被他们的父母或老师们称为“不适合的求知欲”。

正如上文所示，我并不将思维功能当作性功能的一种权宜之计，性

欲由于在其快乐实现过程中受阻，因此被迫转向思维。相反，在发觉婴儿性欲中未来性功能开始萌发的同时，我也看到了通向更高精神功能的种子。婴儿心理冲突可以通过概念建构来解决，以及甚至在成人生活中婴儿性欲的痕迹成为某些至关重要的精神功能的种子，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从这种多价性萌芽特征(polyvalent germinal disposition)中形成的成人性欲并不能证明婴儿性欲完全就是“性欲”。因此，我对弗洛伊德关于儿童的“多形性反常”特征(polymorphous perverse disposition)的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感到怀疑。这只是一种多价性特征。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我们再往前推，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胚胎学中)将外胚层(ectoderm)称为大脑，因为大脑是从那里最后发展而成的。然而，除大脑外，还有许多东西从外胚层中发展而来，例如各种感官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1915年12月

心理諮詢師之家的服務和專業性 禁止濫用！ 本報以報導實況在下載24小時內刪除 若有虛假或有錯誤不全的情況 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向政府投訴 更多公益服務詳情請關注微博公眾：心師之家 或者在公眾搜索：x172659

第三版前言

自从本文首次发表至今已差不多有30年了。然而，这个小小的研究似乎并没有丧失其生命力，相反，公众对它的需求量还与日俱增。当然，在某些方面它永远都不会过时。首先，因为它呈现的是一系列简单事实，是反复出现且到处都普遍存在的；其次，因为它所证实的东西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即儿童努力在幻想中超越它的“现实主义”并以“象征性”的解释来取代科学的理性。显然，这种努力是心理的一种自然且自发的表达，因此不能归结为任何一种“压抑”。我在第二版前言中尤其强调了这一点，至今仍没有过时，因为大多数专家仍顽固地坚守儿童多形性反常性欲这一神话。压抑论一贯地被过高估计了，而心理转化的自然现象却相应被低估了，如果没有完全被忽视的话。1912年，我以这些现象为题做了一个简短的研究，时至今日都没有被心理学家们所接受。因此，我相信本项小小的事实性报告会成功地引发读者的反思。令人讨厌的就是心理学的各种理论。诚然，我们需要一些看待问题的视角，它们具有导向性和启发性价值。但它们永远都应该是随时都可以搁置一边的辅助性概念。对于心理学我们知道得仍然太少，认为我们早已成熟得能够构建各种普遍的理论的想法无疑是可笑的。我们甚至没有建立起心理现象学的实证范围：如何梦想构建起普遍的理论呢？毫无疑问，理论是遮掩缺乏经验和无知的外衣，但其后果是令人沮丧的：偏执、肤浅，以及科学宗派主义。

用从成熟性欲中借用的一个概念来记录儿童多价性萌芽特征是值得怀疑的。它意味着将儿童天性中所有其他东西都纳入以性欲来解释的轨

8 人格的发展

道。这样，一方面，性欲这个概念无限被放大而变得模糊不清，而另一方面，精神的因素则被视为变形的和受阻的本能。种种与此类似的观点导致了一种丝毫无法对多价性萌芽特征做出公正的评价的逻辑。即使儿童沉迷于在成人看来无疑具有性爱色彩的事物，这也不能证明他们沉迷其中的本性具有同样的性爱色彩。对于谨慎和勤勉的研究者，性学的术语在应用于婴儿期的现象中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职业的说法而已。至于它是否恰当，我心怀疑虑。

除了几处细微的修改外，我再一次让本文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1938年12月

第一部分

一个儿童的心理冲突

心理与行为之家的部分资料严禁外泄 禁止盗版！本书仅供参考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残缺不全的情况 请向本书发行商购买纸质书籍 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师之友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112557

心機這則廣告之部分圖文內容已刪除 禁止盜版！ 本系列參考圖在下圖左24小時內刪除 若圖文圖文內容有錯誤不全的情況 請向本系列以向本系列索取 更多公法圖文的圖文內容請向公眾：心機之家 或者在公眾搜索：112222

一个儿童的心理冲突^{〔1〕}

- 1 大约在弗洛伊德发表“小汉斯”(Little Hans)案例报告的时候,^{〔2〕}我收到了一位熟悉精神分析法的父亲寄来的系列观察资料,观察的对象是他当时年仅四岁的女儿,名叫安娜(Anna)。
- 2 这些观察资料与弗洛伊德关于“小汉斯”的报告密切相关,并对其有所补充,因此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要将它公开发表出来。加之人们对“小汉斯”报告的态度,虽说不上是愤怒,却是普遍的不理解,这就是我将那些资料发表的另一个缘由。尽管没有“小汉斯”报告那般广博和详尽,但它里面却包含着一些要点,似乎能证明“小汉斯”案例是多么的典型。那种所谓的“科学的”评论,只要看一下这些要点,立刻便能意识到自己过于草率,人们至今似乎还没有学会要做判断首先得仔细研究。
- 3 那个小女孩是个健康、活泼、感情细腻的孩子,下面的观察报告要感谢她的聪慧,以及敏捷的思维。她从未生过什么大病,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恐惧”的症状。
- 4 大约在她3岁时,一些更为活跃有序的兴趣开始在她身上苏醒:她开

〔1〕[本文是“联想法”系列演讲之三,1909年9月在克拉克大学(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20周年校庆上发表。最初是以《一个儿童的内心冲突》为题发表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第二卷,1910年)上。后由A.A.布里尔翻译成英文,先后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学报》(第21卷,1910年)、克拉克大学校庆专辑(1910年)和《分析心理学论文集》(第一版,伦敦,1916年;第二版,伦敦,1917年;纽约,1920年)上。其修订版发表在《心理学和教育》(苏黎世,1946年)上,本文即是根据此修订版翻译过来的。——英编者]

〔2〕《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三卷,伦敦,1925年,1909年,第一版)。

12 人格的发展

始问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期盼的幻想。然而，在接下来的观察报告里，我们将必须舍弃从头到尾前后一致地讲解的念头，因为它本身是由若干个小故事组成的，单个的经历孤立于整个类似的经历的循环。因此无法科学、系统地说明，而只能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目前我们的心理学研究状况下，我们还不能摆脱这种讲解的方式，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切无误地将新奇的和典型的区分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5 同样在大约3岁的时候，她跟祖母有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奶奶，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么灰暗啊？”

“因为我老了啊。”

“但是你会再变得年轻的啊？”

“哦，乖，不会了。我会越来越老，然后我会死去。”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会成为一个天使。”

“再往后你就会又变成一个小孩，是吗？”

- 6 这里，小孩得到了给问题找出一个暂时答案的绝佳机会。有一段时间，她老是习惯地问妈妈，她是否会得到一个活生生的玩偶，一个小弟弟，这些自然导致问到婴儿是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问得非常自然，毫不唐突，因此做父母的也没有太在意，跟孩子似乎不经意地问一样，作了同样不经意的回答。终于，有一天她听到一个动人的故事，小孩子是由鹤鸟带到世间的。安娜以前就已经听说过一种更严肃一点的说法，说是小孩是住在天堂里的小天使，后来被那些鹤鸟带到人间。这种理论似乎成了这个小女孩探索活动的出发点。从她和祖母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种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使想到死亡时的痛苦，同时还使婴儿从哪里来这个谜都能让人得到一些安慰。安娜似乎正在自言自语：“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天使，然后呢，他就又成了一个小孩。”甚至在科学研究中，过去我们也常常顽强地坚持类似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因此除非受到某

种震惊，否则那个小孩头脑里不可能对此产生动摇。在这种简单的想法里孕育着转世说的种子。众所周知，至今还有千百万人相信这种理论。^[1]

- 7 如同“小汉斯”妹妹的降生一样，安娜4岁时，弟弟的到来也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到目前一直没有讨论的话题现在成为一个问题了。显而易见，妈妈怀孕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也就是说，安娜对此从未有过任何察觉。在生产的前一天晚上，在产前阵痛开始发作的时候，小女孩被带到父亲的房间。父亲把她放在双腿上并对她说道：“告诉我，如果今晚你有了一个小弟弟，你会怎么办？”“我会把他杀了。”她立刻回答道。“杀”这个词看起来让人非常震惊，但实际上它并无恶意。因为在儿童的语言里，“杀”和“死”的意思仅仅是“摆脱”而已，抑或主动或被动，正如弗洛伊德已经多次指出。曾有一次，我不得不治疗一个14岁的女孩，在精神分析治疗下，她反复联想到，老是记起席勒（Schiller）的《大钟歌》（*Song of the Bell*）。她从未真正读过那首诗，只不过曾匆匆看过一眼，而且只记得与一座大教堂的钟楼有关的一些东西，再具体一些的细节就想不起来了。那段诗句是这样的：

从教堂里，
传来一阵送葬的钟声，
低沉而悲凉……
唉！这是那位妻子和母亲，
可爱的妻子，忠诚的母亲，
是黑心的冥国统治者，
逼她离开丈夫的怀抱……

[1] [根据荣格教授后来的研究，这些理论可以在转世的原型的基础上和无意识中来理解。在这篇文章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有关原型活动的例子。——英编者]

14 人格的发展

- 8 安娜自然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也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死去，但另一方面，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她必须离开自己的母亲，到亲戚家待上五个星期；而在前一年，她母亲自己已离家，到亲戚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把她（一个被宠坏了的独生女）留在家里，只有父亲在身边。不幸的是，今年那个“小妻子”被逼离开了丈夫的怀抱，而女儿却更情愿是“忠诚的母亲”跟她的孩子分离开来。
- 9 因此，从小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杀”这个词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如果你知道安娜把“杀”跟一切可能的毁坏、驱除、破坏等混作一谈，对此就会更加明白。然而，这种混用的倾向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试与对“小汉斯”的案例分析相比较）。
- 10 婴儿是在清早产下的。当分娩留下的所有印记和血迹都清除得一干二净之后，父亲走进安娜的卧室。当他进去时安娜醒来了。当父亲把小弟弟降生的消息告诉她时，她脸上出现了吃惊和紧张的表情。父亲接着把她抱起来带回自己的卧室。安娜迅速地扫视了一下看起来相当苍白无力的母亲，神情复杂，既难为情又有所怀疑，似乎在思考着：“现在会发生什么呢？”她对看到新生婴儿的降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高兴，她的冷淡使得大家都有点失望。那天上午，她明显地与母亲保持着距离，因为平时她老是围着母亲转，所以这就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但有一次，当母亲一个人在房间里时，她跑进屋去双手紧紧搂着母亲的脖子，并急切地低声问道：“现在你要死了吗？”
- 11 此时，这个小孩心灵的冲突已经显露出来了。显而易见，鹤鸟说从未得到恰当的理解，但成功的转世说则无疑得到了很好的理解，根据后者，人用自己的死换来婴儿的降生。因此妈妈应该要死去了。因此，安娜有什么理由对婴儿的降生感到丝毫的高兴呢？何况她正孩子气般地开始有些嫉妒呢。因此，她面临着一个不得不断然告诉自己，妈妈到底会不会死去的有利机遇。妈妈并没有死。然而，这个让人高兴的结果却让

转世说遭到了一个重重的挫败。现在再如何解释小弟弟的降生以及小孩是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呢？虽然鹤鸟说从未确切地被推翻，却已经暗暗地让转世的假说占了上风。^[1] 还有一种解释，可惜不为父母所知，因为小孩要到祖母家待上几个星期。然而，根据祖母的叙说，她们对鹤鸟说谈论了很多，当然对这种理论的赞成是心照不宣的。

- 12 当安娜回到家再见到母亲时，跟婴儿出生后一样，又表现出既难为情又怀疑的复杂的表情。母亲和父亲对她的这种神情都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不知道怎么解释。她对那个婴儿的态度却非常好。与此同时，家里来了一位保姆，她的制服给小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初，这种印象非常差，因为她对保姆的一切都表现出十足的敌意。因此无论什么都无法诱使她晚上让这位保姆给她脱衣服，抱她上床睡觉。她这种抵触的原因很快在一次她的小弟弟的床边激烈的场面中表现出来了。安娜大声地对保姆喊道：“那不是你的弟弟，他是我的弟弟！”但慢慢地，她跟保姆的关系有所缓和，她自己也开始扮演起保姆的角色。她坚持要有自己的白护士帽和围裙，轮流地照料弟弟和自己的玩偶。跟她以前的心情形成反差的是，现在的她分明地有些悲伤和恍惚。她经常蹲坐在桌子底下长达数小时，嘴里对自己讲述长长的故事，还唱着诗歌，一方面是由于难以理解，但包含一些有关“护理”主题的愿望和幻想（《我是一个绿色十字护士》），而另一方面，又包含一些想努力表达出来的特别痛苦的情感。
- 13 这里，我们发现了这个小女孩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不曾出现过的特征：幻想，诗歌带来最初的振奋、悲伤的情绪——这些通常都应该是

[1] 这里有人也许会问，假定小孩在这个年龄为这些问题而伤脑筋有何根据。答案是小孩们对发生在他们周围能感知的事物怀有强烈兴趣。这从小孩对一切事情都爱问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个众所周知的事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果你想真正理解儿童的心理，你就必须暂时摘下那灰暗的、带着成人文化的眼镜。对任何人来说，婴儿的降生都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们发达的文明思维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出生已经丧失了其在生物学上的独特性，而只是性交的产物。然而，在某个地方我们的大脑中一定留存着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那种正确的生物学评价。在文明如枢衣般笼罩在他的原始思维之前，儿童仍具有这些评价并毫不掩饰地将其表现出来，难道这不是最有可能的吗？

在生命的晚些阶段中出现的。那个时候，青年或少女准备切断与家庭的纽带，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在心底仍然被想念家里壁炉的温暖这种痛苦的感情所牵绊着。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编织富有诗意的幻想来弥补缺少的东西。将一个4岁小孩的心理与接近青春期的男孩或女孩的心理相比较，乍一看似乎有些荒谬，然而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在于年龄，而是在于心理状态。那种悲伤的幻想表明了曾属于，而且也应该属于一种外部实物的爱，现在却内化了，即它投向了那个物体的里面了，并在那里产生了一种强化了了的幻想活动。这种内向性是从何而来？它是这一时期的一种特有的心理反映，还是源自某种冲突？

- 14 在这个问题上，下面的这个事件对我们颇具启发。安娜越来越不听母亲的话了，经常赌气地说：“我要回外祖母那儿去！”

“但是如果你走了我会难过的。”

“啊，你不是有弟弟吗？”

- 15 母亲的反应，让我们清楚了那个小女孩威胁说要离开她的真正用意：显然她想听母亲对于她的打算是何意见，母亲总的态度又是怎样的，以及母亲的爱是否已经完全被小弟弟所占据。当然，我们不能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把戏信以为真。小女孩能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并且感觉到尽管有了小弟弟，但母亲对她的爱丝毫没有减少。因此，她对母亲在那一点上隐含的责备，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对于大人来说，她那有点假装出来的语气和声音也泄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我们经常听见成人说话也带着这种语气。这种语气显然并不希望听者太在意，更不希望因而产生强迫性。同样，那种责备也不想被母亲放在心上，因为它只不过是前兆而已，后面的抵抗要比这次更厉害。在上面讲述的谈话后不久，又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母亲：“过来，我们要到花园里去了。”

安娜：“你骗人。如果你跟我说的不是真的，你就要小心了。”

母亲：“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当然说的是真的。”

安娜：“不，你说的不是真的。”

母亲：“很快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这就去花园。”

安娜：“真的吗？你真的确定这是真的吗？你没有说谎？”

- 16 类似的情景还出现过多次。但这次她的语气变得更强烈、更坚决，而且重音是落在“说谎”这个词上，这表明小孩怀有某种很特别且不为父母所知的心事。的确，起初他们对小女孩那随口而出的话并没有引起重视。在这方面，他们只是按照所有官方教育的做法行事。我们不是在儿童成长的任何阶段都把他們说的话当真，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认为他们大脑还不健全，而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则被训练成最佳的自动反应。在这种抗拒的背后总会有某个问题、某种冲突，这些我们在其他时间和场合听到得并不少。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把听到的东西与抗拒联系起来。就这样又有一次，安娜对母亲问了下面这些棘手的问题：

“我长大后想当保姆。”

“我小的时候也这样想过。”

“那你为什么没有当保姆呢？”

“哦，因为我成了母亲，我有自己的小孩要照看。”

安娜（思索着）：“我会成为一个跟你不同的女人吗？我会生活在别的地方吗？我还会跟你谈话吗？”

- 17 母亲的回答再一次揭示了小女孩的问题所引申的方向。显然，安娜会跟那位保姆一样，有个小孩要照看。保姆的小孩是从哪里来的很清楚，安娜长大后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一个小孩。然而为什么妈妈不是这样的一位保姆呢？——也就是说，如果她不是以保姆的方式得到那个小孩，那她又是怎么弄来的呢？安娜可以像保姆那样得到一个小孩，但这一切在将来怎么变得不一样，或者说在得到小孩这一点上，她将变得跟她母亲一样，要弄清楚这些并不容易。显而易见，那些经过深思的问

题：“我会成为一个跟你不同的女人吗？”“我会跟你完全不同吗？”
鹤鸟说无法解释，死后重生理论同样也无法解释。因此，人们像保姆得到她的小孩一样得到小孩。而小女孩也能以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得到小孩，但她的母亲呢？她不是保姆却也有了孩子？从这个角度出发，安娜问道：“你为什么不是保姆啊？”——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不是以那种简单、直接、自然而然的方式得到小孩的？这种间接问话的方式显得有些奇怪，却颇具代表性。也许是出于小孩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否则就是属于我们假定的由不便直接询问的愿望所激发的某种“外交上的模糊”手段。我们在后面将会找到这种可能性的根据。

- 18 因此，安娜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婴儿到底从哪里来？”不是鹤鸟带到人世的；妈妈也并没有死去；也不是像保姆那样得到孩子的。事实上，她以前就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爸爸告诉她说是鹤鸟把小孩带到人间来的。但这绝不是真的，她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因此，在她看来，爸爸、妈妈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在撒谎。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她对分娩心存疑虑，为什么会责备自己的母亲。但这同时也解释了另一个问题，即她那带有悲伤的幻想，我们曾以为部分是由于内向的缘故。我们现在明白了，她的爱不得不收回以及因此缺乏目标而转向内心的真正对象是什么：她把爱从欺骗她、拒绝告诉她实情的父母那儿收回了（这个不能说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些是小女孩后来自己思考着的一些问题。答案是：那一定是某种必须隐瞒的东西，可能还是危险的东西）。她尝试着用间接的方式让母亲说出实情，结果是徒劳的，所以她就以抵抗来对付抵抗，而且开始把爱投向内心了。当然，一个4岁的小女孩的升华能力对于不仅仅是征兆性的问题来说还太不够成熟，因此她不得不依赖另一种补偿的方式。这就是说，她采取了一种早已不用了的婴儿期的办法来强制地得到关爱，尤其是夜晚哭闹着要妈妈。她在1岁以前曾经常采用这种办法，而且收效甚佳。现在她

又采用这种办法，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动机更强，而且还运用得更加熟练。

- 19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墨西拿（Messina）地震刚刚发生，成为人们在饭桌上经常谈论的话题。安娜对任何与之有关的东西都特别有兴趣，一遍又一遍地缠着祖母问地面是如何震动，房屋怎样坍塌，死了多少人。这只是她害怕的开始；她不敢一个人睡，妈妈不得不去看她并陪着她睡，要不然她担心会发生地震，房屋会塌下来把她压死。而白天，她的脑袋里也老是装满了这种问题；当她和母亲一起外出散步时，她会一再缠着她问：“回去的时候我们的房子还会在吗？爸爸还活着吗？你敢保证家里不会发生地震？”而且看到路上任何一块石头，她会问是不是从地震中掉下来的；看到一座尚未建成的房子，她会问是不是在地震中毁坏的房屋，诸如此类，没完没了。后来，她还经常在夜里大声哭喊“地震来了，地震来了”，并说她能听到它的隆隆声响。每天晚上爸妈必须郑重地向她保证：地震不会发生。为了使安娜平静下来，他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告诉她地震只发生在有火山的地方。但同时必须告诉她城市四周的山不是火山才行。这种逻辑论证渐渐地使那个小女孩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不合常情（在她这个年龄）的渴望。终于，有一天她父亲藏书室里的所有地质图片和地图都被拿到她面前，她一边翻阅、查找有关火山和地震的图片，一边问题问个没完没了，不觉一连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 20 这里，我们看到了她试图将恐惧升华为对知识的渴望，且显得精力满满。这让我们觉得在她这个年龄无疑过于早熟。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多少有同样问题的聪慧儿童正被大肆灌输着这个不合时宜的升华（sublimation），实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在这个年龄鼓励升华只会使神经症（neurosis）加剧。小女孩对知识的渴望来自于恐惧，而恐惧实际上是变形了的力比多（converted libido）的表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成为神经质的内向性，对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发展既无必要也没

有益处。这种对知识的渴求最终将引申的方向，在几乎每天都会问到的一系列问题中已经非常清楚了：“为什么索菲(Sophie，一个妹妹)比我小？”“弗雷迪(Freddie，她的弟弟)以前在哪里？他是在天堂吗，他在那里干些什么？为什么他现在才降临，为什么不更早些？”

21 这就是实际的状况，父亲认为一旦时机成熟，母亲就应该将弟弟出生的实情告诉女儿。

22 这个时机在不久后就自动到来了，安娜又一次向妈妈问到鹤鸟。妈妈告诉她鹤鸟的故事不是真实的，实际上弗雷迪是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长出来的，就像花朵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开始，他只有一点点大，后来他就像植物一样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小女孩专心地倾听着，没有流露出半点惊奇，然后问道：

“但他是完全靠自己出来的吗？”

“是的。”

“但他还不能走啊！”

索菲：“那他是爬出来的。”

安娜（无意中听到索菲的话）：“这儿有个洞吗？”——用手指着妈妈的胸脯——“要不然就是从嘴里出来的？谁又从保姆那儿出来呢？”

23 正这么想着，她突然打断自己大声说道：“不，我知道是鹤鸟把小孩从天堂带到人世来的！”然后，还没等母亲回答她的问题，她就撇开这个话题，再次要去看火山的图片。谈话的当天晚上平静无事。突如其来的解释显然使小女孩的头脑里一下子产生了一连串的想法，它们全是以问题呈现出来的。一个个崭新的、未意料到的图景向她打开了，她迅速地奔向最重要的问题：“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胸部上的洞里还是从嘴里出来的呢？”两种假设都有可能，都说得过去。我们甚至碰到过一些已婚的年轻妇女，仍然对腹部或剖腹产部位上有洞这种说法津津乐道；这暴露出她们十足的天真。事实上，这不是天真；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往往会涉及婴儿期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后来使正常的性爱也名声扫地。

23a 可能有人会问，小女孩是从哪儿得来这个古怪的想法的呢——要么妈妈胸部上有个洞，要么婴儿就是从嘴里生出来的。为什么她不挑选盆骨中间天然的洞呢，每天都有东西从那里排出来？答案很简单。我们这个小女孩对她母亲所有的教育活动进行的抵抗时间还不长。她的抵抗是基于自己对这两个洞和从那里排出来的东西的强烈兴趣的，这种兴趣与清洁和礼貌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后来，她第一次了解到了与身体的这些部位相关联的一些特殊的规则。作为一个敏感的小女孩，她很快就意识到关于它们有一些禁忌。于是，她在考虑把这个部位给排除掉了。对于一个孩子，这只不过是思维上一个微不足道、完全可以原谅的失误。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那些人，即使面对最壮观的景象，除了此处之外也看不到任何性行为。实际上，安娜对此的反应远比她的妹妹要温顺得多。她妹妹对粪便兴趣浓厚，且排泄量也很大，甚至在饭桌上也依旧那样举止不当。她老是把她的量多当作是“好玩”，但妈妈说不，这不是好玩，并且禁止这类玩笑。安娜的妹妹似乎欣然地接受了这些无法理解的教导，但不久就有了反击。有一次，当餐桌上上了一道新奇的菜肴后，她坚决不肯尝一尝，理由是那道菜不够“好玩”。结果，所有的新奇菜肴都被她认为“不好玩”而遭到拒绝。

24 这样的抵触心理非常典型，也不难理解。感情的逻辑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你认为我的游戏不好玩，并要我放弃，那我也不会认为你的游戏好玩，也不跟你玩。”跟所有这类幼稚的报复行为一样，它遵从的原则是：“活该！是你先伤害我的。”

25 题外话说了这么多，让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正题。安娜只是看起来很听话，且非常适应文化要求，只会想到（或至少谈到）刚刚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取代正确的理论的错误理论在来自外部迅猛的启蒙到来之前，有

22 人格的发展

时能占据多年之久。因此难怪这些理论后来——正如我在《精神分裂症心理学》^{〔1〕}中指出的——竟成了神经症，或精神错乱这些重要症状的决定因素。然而，这些错误理论的形成和坚持甚至还得到了家长和教育学家们的支持。心灵中存在多年的东西将永存在某处，尽管它们可能会隐藏在一种看似性质不同的补偿行为之中。

26 但就在“婴儿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一个新的问题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如果小孩是从妈妈那里来的，那么护士呢？是不是也有小孩从她那里生出来？紧接着的是一声突然的惊叹：“不，我知道是鹤鸟把他从天堂带到人间的！”小孩不是从护士那儿来的这个事实为何如此奇怪呢？我们记得，安娜把她自己就当作护士，并打算将来成为一名护士，因为她也想要一个小孩儿，并能像那个护士一样轻易地就能得到一个。但是现在，当知道小弟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出来的，她该怎么办呢？

27 这个问题令她焦虑不安，但这并未持续多久，她很快就回到先前的鹤鸟一天使说了。对于这种说法，从来都没有人真的相信过，而且在几番论证后就遭到彻底的否定了。然后，还有两个问题悬而未决。第一，婴儿是从哪儿出来的？第二，也是更难的一个，为什么妈妈有小孩，而护士和佣人没有？这两个问题都不只问过一次。

28 第二天午饭的时候，安娜突然宣布说：“我哥哥现在在意大利，住在一间用布和玻璃造的房子里，但房子不会坍塌。”

29 跟往常一样，这也无法得到她的解释；安娜的抗拒心理太强烈，不愿自己被人逼迫。这个独特而又很非正式的宣告意义重大。差不多有三个月，这个小孩一直在讲述同一个幻想：她的“哥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有。他到过别人没有到过之地，做过别人不被允许做之事，还拥有不计其数的牛、马、羊、狗，等等。^{〔2〕}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大

〔1〕 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三卷）。

〔2〕 这是对上帝最初的定义。

哥哥。其实，这个幻想的来源就在眼前：他的原型就是父亲，他对于妈妈来说就像是个哥哥。因此，小孩也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哥哥。这样的哥哥很勇敢，目前正身处危险的意大利，住在一间令人无法想象的危房里。对于那个小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愿望满足：^{〔1〕}地震不再可怕。结果所有的恐惧和焦虑都一扫而空，不复存在了。现在对于地震的恐惧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晚上她不再把父亲叫到床前壮胆，而是变得越来越深情，并央求父亲亲吻她表示晚安。为了弄清这个新的态势，父亲拿来更多有关火山和地震的图片给她看，然而她总是漠不关心地对着图片冷淡地说：“死人！这些我以前都看过了。”甚至火山爆发的图片也不再能吸引她的注意了。就这样，她对于科学的兴趣顷刻间荡然无存了，跟那些兴趣的产生同样突然。然而，在安娜获得启发后接下来的几天里，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因为她将新发现的秘密告诉给朋友们了。她最初是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述弗雷迪是如何在妈妈的体内长大的，以及自己和妹妹如何同样地在妈妈的体内长大；爸爸如何在他的母亲，妈妈在她的母亲，仆人们在他们各自的母亲体内长大。靠着这些不计其数的问题，她也证实了她所知道的那些是否基于事实。由于她对那些也很怀疑，因此需要反复加以证实来消除她的疑虑。同时，小孩们又会时不时搬出鹤鸟一天使说，但语气却没有以前那么坚定，甚至对着布娃娃说话也是带着唱歌的语气。

30 然而，新学到的东西，显然有效，因为恐惧症没有复发。

31 仅有一次她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获得启发大概一周以后，她父亲得了流感，整个上午都躺在床上。而安娜对此一无所知，她走进父母的卧室，惊奇地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她露出古怪而惊奇的神色，站在离床远远的地方不愿靠近，显然又感到受了惊吓、难以置信。她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躺在床上？你身体里边不会也有小孩吧？”

〔1〕在心理分析理论中，指通过梦想、幻想或其他想象来实现一个欲望、需要或冲动。——中译者

- 32 自然，她父亲忍不住大笑，并告诉她说小孩从来都不会长在父亲身体里面，事实上男人不会有小孩儿，只有女人才会有。听到这些，那个小孩马上就又变得友好起来。然而，虽然表面上就此平静下来了，但问题却在向纵深方向发展。过了几天，安娜再次在午餐上宣布：“昨晚我梦到诺亚方舟了。”父亲问她梦到什么了，而安娜的回答只是一连串的胡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耐心等待，静观其变。果真如此，几分钟之后，安娜对祖母说：“昨晚我梦到诺亚方舟了，船里有很多小动物。”又是一段停顿。接着她开始第三次讲起这个故事：“昨晚我梦到诺亚方舟了，船里有很多小动物。而在船底有个盖子，一打开所有那些小动物们就掉下去了。”见识广博的人们会懂得这个幻想。那个小孩的确是有一个诺亚方舟，但那个开口，一个盖子是在船顶，而不是船底。这实际上是一个微妙的暗示，意味着小孩是从嘴里或胸口生出来的这个看法不对，安娜已经很清楚小孩从哪里生出来的——是从下面生出来的。
- 33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事发生。只有一个梦：“我梦到爸爸和妈妈，他们在书房待到很晚，而我们这些小孩们也在那里。”
- 34 表面上，这只是小孩们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够跟父母一样待到很晚。这个愿望在此是为了，或者用来遮掩另一个重要得多的愿望，即在晚上当父母亲独处的时候能和他们在一起，而且是在她曾看过那些有趣的书，满足过求知欲的书房里，所以很自然，也很单纯。换言之，她的确在向那个迫切的问题——小弟弟从哪里来寻找一个答案。如果小孩们能够跟父母在一起，他们会找到答案的。
- 35 几天后，安娜做了个噩梦，醒来的时候大声尖叫：“地震要来了，房子开始晃动了！”她妈妈走到她身边安慰她，说地震不会来，万物都是静悄悄的，人人都在安睡。接着，安娜急切地说道：“我想看春天，看看小花儿是怎样长出来的，看看田野里是怎么开满花朵；我想去看看

弗雷迪，他的小脸蛋儿是如此可爱。爸爸在干什么——他说什么了？”妈妈告诉她他睡着了，什么也没说。然后安娜带着讥笑的语气说道：“大概明早他又要生病了！”

- 36 我们必须回过头再去读这段话。上文最后一句话不是认真的，因为带着一种讥笑的语气。上一次爸爸生病了，安娜怀疑他是不是“身体里面有东西”。因此这里的讽刺意味着“很可能他早上会生孩子了”！但这是随口说的，因为爸爸不可能有小孩儿，只有妈妈才有；也许她明天又会生一个，但从哪里生出来的呢？“爸爸在干什么？”这里我们能看出这个难题有一个清楚的逻辑：如果爸爸不能有孩子，那他在干什么呢？安娜非常想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她想知道弗雷迪是怎样来到人世的，她想弄清春天花朵是怎样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所有的这些愿望都被她对地震的恐惧隐藏在背后了。

- 37 在这段插曲过后，安娜安稳地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她妈妈问她昨晚到底怎么回事儿。安娜却什么都不记得了，而只记得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能让夏天到来，然后有人把一个奇形怪状的木偶^[1]扔到马桶里去了。”

- 38 这个梦里包含两个不同的场景，由“然后”这个词分开。第二部分源自最近想要一个木偶的愿望，即想要一个男娃娃，就像妈妈有了一个小男孩一样。有人让一个奇形怪状的木偶掉到马桶里去——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让完全不同的东西掉到马桶里去的。因此，安娜的推断是，小孩生出来就像东西掉到马桶里去。这和《小汉斯》案例中的“大便理论”（Lumpf-theory）很相似。当一个梦中有几个场景的时候，通常每个场景都代表那个难题答案的一个特殊的变体。因此第一部分只是在第二部分里主题的一个变体而已。上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看看春天”或“看

[1] Golliwog, 美国插画家弗罗伦斯·伍伯顿（Florence Upton）所著小说中的人物，意为奇怪相貌的木偶。——中译者

看花朵长出来”的含义。现在安娜梦到她能让夏天到来，即能让花朵长出来；她自己能有一个小孩儿，而梦的第二部分则以一个类似的动作来暗示。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出，这看似是对前晚的谈话很感兴趣，不带个人感情，实则背后隐藏着自私的愿望。

- 39 几天后，有位女士来看望小女孩的母亲，预测她的产期。显然，小女孩对此毫无察觉。但在第二天那些小孩儿们玩耍的时候，在一个姐姐的指引下，把父亲废纸篓里所有的旧报纸都拿出来，塞到腹部的外衣里面，因而这次模仿正确无误。当天晚上安娜又做了个梦：“我梦见镇上的一位女士，她的肚子很大。”梦中的主角总是做梦人自己，只不过戴着某个面具，因此前一天的游戏就不难理解了。
- 40 不久，安娜的举动让她母亲吃了一惊：她把布娃娃放在衣服里，然后慢慢地，让布娃娃的头朝着下面，把她拿出来，嘴里说道：“看，小孩要出来了，现在完全出来了。”安娜是在告诉她母亲：我就是这样思考出生那个问题的。你认为呢？对不对？这个游戏的确意味着一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这种猜测仍有待得到正式的确认。
- 41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决不是到此为止了，从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安娜持有的看法里可以看得很明显。几天后，她用自己的泰迪熊又玩起了同一个游戏，泰迪熊可是她最喜爱的玩具。又有一天，她指着一朵玫瑰对祖母说：“看，玫瑰快有孩子了。”由于这话祖母并没有听得很懂，小孩指着花萼说：“你没看到这里鼓起来了么？”
- 42 一天，她正和妹妹吵闹，她妹妹生气地说道：“我要杀死你！”安娜则回答说：“我死后你会很孤单，然后你就只有祈求上帝赐给你一个活小孩儿。”说完，场面马上就变了：安娜成了天使，她妹妹在她面前跪下，并求她送来一个活小孩儿。这样，安娜就成了能带来小孩儿的母亲了。
- 43 有一次，他们晚饭后吃橘子。安娜急切地说：“我要一个橘子，我

要一口把它吞到肚子里去，然后我就会有孩子了。”

44 这立刻使我们想起一则童话，把水果、鱼和诸如此类的东西^[1]吞到肚子里后，怀不上孩子的妇女就终于能怀孕了。在这儿，安娜试图找出小孩儿到底是怎样到达母亲身体里去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她采取了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调查方式。解决的办法就是类比，这是儿童最初的思维的特点（类比的思维方式成人也有，紧贴于意识层下面。梦和精神分裂症一样，使类比这种思维浮出水面，显而易见）。在德国以及很多其他外国童话里，人们经常可以发现此类幼稚的类比。童话似乎成了童年的神话，这些神话中除了别的东西外，还包括一些小孩儿们为自己编造的一些有关性的故事，甚至成人也能感受到其魅力。童话的诗意，并不仅仅在于有些古老的理论仍存留在我们的意识里。当我们哪怕最久远的年轻生活的片段又闯入我们现在生活时，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神秘的感觉。它并没有到达意识里，只不过将其浓烈的感情投射到意识的大脑里而已。

45 小孩是怎样进入母亲体内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因为，把东西送入身体里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口腔。母亲吃了什么像水果样的东西，然后在她身体里长大，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这里又有另外一个难题：我们知道母亲生出了小孩，但是父亲起什么作用呢？大脑为了节省，会把两个未知的问题联系起来，用其中的一个来解决另一个，这已成为一个古已有之的原则了。

46 这样，有个信念很快就占据了小孩的内心：父亲一定参与了这个事情的全过程。尤其是小孩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使得小孩儿是怎么进入母亲身体里的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

47 父亲起什么作用呢？安娜心里完全被这个问题占据了，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了。一天早晨她跑进父母的卧室里，他们都还在穿衣服，她一

[1] 弗兰西·黎克林 (Franz Riklin)：《童话中的如愿以偿和象征》[神经和精神病专著系列，第21卷，怀特 (W.A.White) 译，纽约，1921年]。

下子跳到父亲的床上，脸朝下，两条腿不停地摆动着，带着哭腔说：“看，爸爸是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她父母都笑了，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们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个举动大概隐含的意思。想想小汉斯的马，它的腿也是这样摆动着，这两者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啊。

- 48 有了这个最新的发现，问题似乎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小孩的父母再也找不到任何机会以进行任何相关的观察。此时问题陷入停滞并不显得非常意外，因为这是最难的部分。小女孩对精液和性交一无所知。在她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母亲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东西才可以进入到体内。然而父亲起什么作用呢？她经常拿自己同护士和其他未婚的人相比较显然有一定的意义。安娜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说，父亲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一定跟腿部有关，在这一点上安娜和小汉斯不谋而合。

- 49 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持续了大约五个月，在此期间没有出现恐惧症或任何其他情结消解的迹象。接下来有了第一次预兆。当时安娜家住在一座乡村房屋里，附近有个湖，小孩子们可以和妈妈一起在那里洗澡。安娜害怕到水没过膝盖以上的地方去，有一次她爸爸径直把她带到深水处了，不料安娜突然大哭起来。当天晚上，要上床睡觉时，安娜对她妈妈说道：“爸爸想淹死我，是不是？”

- 50 几天后她又大哭了一次。原来她一直挡着他们家园丁的路，后来园丁开玩笑似的把她举起来放进一个刚挖好的坑里。安娜开始大声痛哭起来，后来对别人说，那个人想把她埋在里面。

- 51 最后一次的情形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安娜从梦里惊醒了，发出恐怖的叫喊声，她妈妈马上走到隔壁房间安慰她。安娜说梦到“一辆火车从她头顶上开着，突然翻倒下来了”。

- 52 这与小汉斯案例中的“公共马车”的故事很相似。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恐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存在一些障碍，妨碍了将小女孩的爱转移

到父母身上，因此很大一部分就转化成了恐惧。只不过，这次怀疑的对象不是指向母亲，而是父亲。她认定父亲一定知道秘密，但永远不会泄露出来。父亲可能干了什么呢，或隐瞒了什么呢？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这个秘密看来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此，很显然她对父亲做了最坏的打算（小孩儿对父亲的这种畏惧在成人身上也能看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精神分裂症，它揭开了很多无意识过程的秘密，似乎它是按照精神分析的原则在活动）。这里，安娜得出了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她父亲想溺死她。

53 与此同时，安娜长大了一些，对父亲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兴趣。语言无法表达小女孩儿眼睛里闪烁的这种特别的温柔、好奇的眼神。

54 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开始玩起了一个有趣的游戏绝非偶然。他们管两个最大的布娃娃喊“奶奶”，并选择在医院里玩，一间工具房被他们当作了医院。他们把“奶奶”带到那里，关押起来，整夜坐在那里。这里的“奶奶”显然会让人联想到前面讲到的“大哥哥”。而且“奶奶”很可能就是代表她母亲。因此，小孩们已经谋划要除掉母亲。^{〔1〕}母亲最近又让安娜不高兴，这当然也助长了她那个想除掉母亲的意图。

55 事情是这样的：家里的园丁整一大块花坛，正在撒花种。安娜兴高采烈地帮着园丁撒种，显然并没有去猜测这个游戏中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她惊喜地看到土里正在长出嫩芽。有一次她跑去问她母亲：“眼睛是怎么长到脑袋上去的啊？”

56 母亲告诉她不知道。但安娜继续问上帝或者她父亲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和父亲什么都知道？后来母亲让她去问她父亲，他也许能告诉她

〔1〕这种除掉母亲的意图也从下面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了：小孩子们想要间空房专门给他们和布娃娃。众所周知，每所住宅里都有个重要的房间，就是厕所，一个必不可缺的房间。因而，小孩们就跑进工具房一个角落的厕所里玩。他们的母亲自然不准他们在那里玩，因而扫了他们的兴。很快她就听到这样的话：“在妈妈死了以后，我们每天在工具房里玩，而且每天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眼睛是怎么长到脑袋上去的。后来有一天家里人聚在了一起，搞了个茶会。餐后，父亲继续坐在桌前看报，安娜站在后面。突然，她走到父亲面前说道：“告诉我，眼睛是怎么长到脑袋上去的？”

父亲：“眼睛不是长到脑袋上去的，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是和脑袋同时长的。”

安娜：“它们不是种上去的吗？”

父亲：“不，它们是就那么长在脑袋上的，跟鼻子一样。”

安娜：“那嘴巴和耳朵也是那样长在脑袋上的吗？还有头发呢？”

父亲：“是的，它们都是一样的。”

安娜：“连头发也是一样的？但刚生下来的小老鼠全身都是光溜溜的。那些毛发先前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有些种子？”

父亲：“不是。你知道的，毛发是从一些小颗粒长出来的，那些颗粒像种子，但它们已经在皮肤层里，不是有人种在里面的。”

57 父亲现在面临一个困境。他猜出了小家伙要把话题引向何处，因此他没有搅乱她的问话。由于一次偶然，种子理论被机智地引入进来了，最幸运的是，种子理论是她从自然中领悟到的。小女孩的话中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急切，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加以考虑。

58 安娜（明显有些失望，带着痛苦的嗓音）：“那么弗雷迪是怎么到妈妈肚子里去的呢？谁把他弄进去的呢？谁又把你弄到你妈妈肚子里去的？他从哪里生出来的呢？”

59 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她父亲首先回答的是最后一个：

“这样想，你知道弗雷迪是个男孩；男孩长大成男人，女孩长大成女人，而只有女人才能有小孩。你想想，弗雷迪能从哪儿生出来呢？”

安娜（开心地笑着，指着自己的生殖器）：“他是从这儿生出来的吗？”

父亲：“当然了。你一定早就想到是那儿。”

安娜（放下这个问题）：“那弗雷迪是怎么进到妈妈肚子里去的呢？是有人把他种在里面的吗？种子种的吗？”

60 对于这个再具体不过的问题，父亲已经无法回避了。父亲对她慢慢解释，她聚精会神地听着。父亲说，母亲就好比土壤，而父亲好比是园丁；父亲能提供种子，可以在母亲的身体里长，然后就能生出小孩。这个答案让她非常满意；她马上跑到她母亲那里，对她说：“爸爸已经全告诉我了，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她究竟知道什么，她对谁也没有说。

61 这刚刚获得的新知识，在第二天就应用到实际中去了。安娜走到母亲那里，欢快地说道：“想想看，妈妈，爸爸告诉我说弗雷迪是个小天使，是由鹤鸟从天堂带到人间的。”母亲自然很吃惊，说道：“我敢肯定你爸爸绝对没有告诉你这些。”对此，小女孩儿只是笑着跑开了。

62 这是她在报复。她母亲显然不会或不能告诉她眼睛是如何长在脑袋上去的；甚至也不知道弗雷迪是怎么进入她身体里的。因此，她会轻易就相信关于鹤鸟把小孩从天堂带到人间这个古老的说法。至今她仍可能对此深信不疑。

63 现在小女孩心满意足了，既增长了知识又解决了一个困扰良久的难题。然后，比这更重要的是，她跟父亲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但这对于她心智上的独立一点也没有损害。当然，这给父亲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对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说了很多别的父母会谨慎地保守着的东西，他并不十分高兴。安娜知道这些后会做什么呢？这个想法让他很不安。要是她不经考虑，自己试起来该怎么办？她很可能就教会她的那些玩伴们，或者兴高采烈地向大人们问一些无知却难堪的问题。然而，这些担心后来都被证明是多余的。因为对于这些，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安娜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半个字。然而，这次的启发却让这个问

32 人格的发展

题得到了完全控制，因此没有出现新的问题。但是，在她的潜意识里，人类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个谜并没有消失。在那次启发过了几个星期后，安娜说她做了这样一个梦：“她在花园里，几个园丁正对着树小便，而且她爸爸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

64 这让我们再次想起先前那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父亲起了什么作用？

65 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木匠到他们家修理碗柜；安娜在一旁看着木匠测量木头。当天晚上，她梦到那个木匠把她的生殖器“割掉”了。

66 这个梦可以理解成安娜在问她自己：它会对我起作用吗？人们为了达到目的难道不是做了类似木匠做的事吗？这种假设表明，此刻这个问题在她的潜意识里尤为活跃。因此，对此还有些东西没有弄清楚。下面这件几个月后——也就是当安娜将满5岁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事实是这样。与此同时，她的妹妹索菲对这些也越来越感兴趣。当安娜对地震怀有恐惧症那阵子，她得到了有关小孩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启发时，索菲也在场，正如读者可能还记得的，甚至当时还插入一句明显表明理解了的话。然而，事实上她当时还无法理解那些东西。不久这就十分清楚了。有一阵子，她对母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恋，几乎形影不离；但她也很淘气，爱发脾气。在这段脾气不好的日子里有一天，她试着要把小弟弟从童车里推倒在地。妈妈批评了她，她却大声地哭了起来。突然，眼里还带着眼泪，说道：“小孩从哪里来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得到了与她姐姐先前得到的同样的答案。这下子似乎让她不再被那个问题烦恼了，而且一连好几个月都平静无事。接着又有一阵子，她又开始抱怨起来，脾气也大。一天，她突然对母亲问道：“弗雷迪以前真的在你身体里面吗？”

母亲：“是的。”

索菲：“是你把他挤出来的吗？”

母亲：“是的。”

安娜（打断）：“那他是不是从下面出来的呢？”

67 这里，安娜用了一个很孩子气的词，既可以指生殖器又可以指肛门。

索菲：“然后你就让他掉下来的？”

68 “掉下来”这个说法源自小孩非常感兴趣的排便时的反应，排便时人们让粪便掉进便池。

安娜：“或者是因为他呕吐了？”

69 前一天晚上，由于肠胃不适，安娜有点呕吐。

70 几个月后，索菲突然对此有了了解，现在她希望确认先前让她知晓的那些答案。这种双重确认，似乎表明对她母亲所给的答案还心存疑虑。从这些问题的内容来判断，之所以心存疑虑，是由于出生这一过程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挤”这个词小孩子们有时用来指排便这一行为。这也告诉我们索菲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她后来关于是不是有人让弗雷迪“掉下来”所说的话，暴露了她近乎荒唐地把小弟弟完全当作排泄物了。对此，安娜说了一句话——也许弗雷迪“呕吐”了。前一天她自己的呕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她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呕吐。这是让东西排出体外的一种方式，尽管很明显此前她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只有一次例外，当她们在讨论身体上存在的孔，而她当时想到是嘴巴）。她的话坚决地否定了排泄说。为什么她没有立刻指向生殖器呢？她最近的一个梦也许能给我们弄清可能的原因提供一些线索：关于生殖器安娜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搞清楚；某种事情必须发生才能让它“起作用”。也许根本就不是生殖器；也许小孩的种子就像食物一样是从嘴巴里进入身体里去，然后又像“呕吐”一样从身体里出来。

71 因此，关于小孩出生的详细过程仍是个谜。安娜再一次听妈妈说小孩是从下面生出来的。大约一个月后，安娜突然做了下面这个梦：“我梦见我在叔叔和婶婶的床上。他们俩都在床上。我把叔叔身上的被褥揭

开，然后躺在他的腹部，我的身体在那上面上下下地摇晃着。”

- 72 这个梦来得很突然，纯属意外。当时，小孩子们一连几个星期都在度假，而他们因公事留在城里的父亲，也恰好那天到叔叔家。安娜当时对父亲格外地爱恋。他开玩笑地问她：“今晚你跟我一起到城里去吗？”安娜答道：“是的，那样我就可以跟你睡了。”这段时间，她亲切地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就像母亲有时那样。过了一会儿，她就说出了做的那个梦。前些时候，她在叔叔家作客，跟梦中（这个梦，也是几天前的事）提到的婶婶在一起。她特别盼望能去作客，因为她肯定可以见到两个堂弟，她真的很喜欢他们。不巧的是，两个堂弟不在家，安娜非常失望。她目前的处境一定与梦到的东西有某种关联，因为她立刻就把它记住了。梦的内容和她与父亲的谈话之间的关系再明显不过了。叔叔是位年老的男子，小女孩只是跟他见过几次面而已。在梦里，他显然是她父亲的替身。前一天感到失望的事情——她跟父亲睡在一起——在这个梦里得到了补偿。这里我们有了现在的第三个比较层面。因此，她就能立刻记住那个梦了。那个梦重演了安娜经常在他父亲的床上（空着）玩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双腿在床垫上不停的摇晃、击打。这个游戏引发了一个问题：“爸爸是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啊？”但立刻令她失望的是，她父亲回答说：“你可以在隔壁房间一个人睡。”然后她记起了让她先前的一个（跟她的堂弟）在性方面受挫得到安慰的梦。同时，从本质上说这个梦印证了一种理论：“它”发生在床上，并通过上文说过的那种节奏性的动作。而她躺在叔叔腹部这个话题与她呕吐有没有关系，此时还无法得到证明。

- 73 这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观察结果。安娜现在已是一个四岁多的小女孩，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已具有一些最重要的有关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对她的道德和性格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其有益的疗效我们已经说过了。同时，从报告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

看出，当她妹妹要面对这个问题时，需要某种对她自己来说独特的解释。但如果时机尚未成熟，任何启发似乎都起不到一点作用。

- 74 我并不提倡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性教育，或者任何标准化的机械性解释。因此，我无法提供任何积极的、普遍有效的建议。我所能做的，是从已记录的材料中归纳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儿童真实的状况，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在对其进行教育时，我们应该遵循发展的自然道路，避免死板的规定。

心理咨询师之家的资料严禁外泄 禁止盗版！本书仅供参考请在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残缺不全的情况 请向本书发行商购买正版书籍 更多公共课程资料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师之家 或者在公考网

36 人格的发展

心理咨询师之家是一个专业服务于心理咨询师行业的公益平台。通过整合互联网+优质的心理咨询行业资源，无偿为心理咨询师同行尤其是新入门咨询师提供包括督导、技术支持、学习交流、成长等在内的行业全方位而综合服务。群内每周一至周日都有不同流派的老师公益督导或者为咨询师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公益性课程。群里海量心理咨询师学习资源不断更新中..... 为广大心理咨询师们同行们做公益我们是认真的！心理咨询师之家官方QQ群798375518

补充说明

- 75 正如在前言里已经说过的，在这篇文章初次发表后，我们的观念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在诸多的观察结果中，有一点尤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小孩子们尽管一再得到启发，他们却对怪诞的解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爱。自从本文初次发表以来，这种跟我的预测完全相反的倾向——小孩子仍然偏爱怪诞的理论——已经增强了。就这个问题，我这里有很多无可争辩的观察结果，其中一些是关于其他父母的小孩子的。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不赞同在教育中保守任何无用的秘密。他四岁的女儿去年被允许帮助母亲装饰圣诞树。但今年小女孩却告诉母亲：“去年的不对。这次我不看，你用钥匙把门锁上。”
- 76 基于诸如此类的观察，我一直在想，为儿童所偏爱的那种怪诞的或神话般的解释，是否由于这个原因比“科学的”解释更加合适。尽管科学的解释在事实上是正确的，却可能永远封上儿童想象的大门。在我们当前的这个例子中，通向想象大门还是可以打开的，但这仅仅是由于幻想将“科学”搬到一边儿去了。
- 77 他们的启发对儿童造成了伤害吗？这类情况从未发现过。他们健康地成长，一切正常。他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被抛到脑后了，可能是由于在学校生活中产生了别的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但幻想活动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也没有误入任何可能被称为异常的歧路。这种精巧的天性从偶然的话语和观察中就明显地看得出来了，不带一点儿掩饰。
- 78 因此，我认为早期的自由讨论会占据儿童想象的上风，进而阻碍任何隐秘的幻想的发展。这样的幻想为这些事提供一个异样的看法，因而

只会妨碍思维的自由发展。幻想活动全然不顾正确的解释，在我看来，似乎表明所有自由地发展的思想都无比需要将自己从现实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天地/世界。

- 79 因此，无论给小孩以虚假的解释是多么不可取——因为这只会种下怀疑的种子，然而在我看来，坚持传授正确的解释也是同样的不可取。因为这种僵化的一致性会限制智力的自由发展。而且小孩也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具体主义（concretism）的视阈，进而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与生理同等重要的是精神，它也有自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可以明确地说，原始人就是到了成年时代，也会对众所周知的性行为作最荒谬的判断，比如说性交与怀孕无关。^[1]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原始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然而，更准确的调查已经表明，他们对动物交配后就会怀孕十分清楚。只是对于人类而言，这些被否认了——不是不知道，而是坚决地否认了——事情就是这样，原因很简单，他们倾向于神话般的解释。这种解释已将其自身从具体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对文化尤为重要的抽象往往萌发于原始人群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儿童的心理也是这样。如果某些南美印第安人确实把他们自己叫做红色凤头鹦鹉，并确切地否认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这在“道德”层面上绝对与任何性压抑都没有关系，而是由于在思维活动中固有的独立性法则，也得益于它从感官觉察的具体主义中解放了出来。我们必须给思维活动制定一个单独的原则，这个原则只是在小孩婴儿期的多价性性情方面与性欲的初期阶段相一致。将思维的起源简单归为性欲，是与人类心理的基本事实背道而驰的。

[1] [参见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原始人的性爱》（*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第三版，伦敦和纽约，1932年。——英编者]

心機這則廣告之部分圖文內容已刪除 禁止盜取！ 本系列參考圖在下圖左24小時內刪除 若圖文圖文內容有錯誤不全的情況 請向本系列以向本系列索取 更多公法圖文的圖文內容請向公眾：心機之家 或者在公眾搜索：112222

第二部分

威克斯《童年的心灵世界》导论

心理是明暗之交的领域和平衡地带 禁止篡改！ 本书仅做参考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节选残缺不全的情况 喜欢本书建议购买纸质书籍 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师之友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x172859

威克斯《童年的心灵世界》导论^{〔1〕}

80 本书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经验。对任何倾心儿童心理的人,这恰是本书的特殊价值。如果认为仅仅涉及个人主观,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儿童抑或成人的心理,因为比个人主观更重要的乃是个人和他人的联系。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儿童心理生活中最易理解,同时事实上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开始论述。儿童是如此深受父母心理态度的影响,以至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大多数的神经紊乱都可在不安的家庭氛围中找到原因。本书通过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案例,阐明了父母对儿童的恶劣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或许没有哪位父母在阅读这些文章时,可以不体会到本书所揭示的种种令人震惊的真相。Exempla docent——榜样是最好的老师!这一陈旧却无情的真理再次得以证实。它不是一个关乎劝告是否有益和明智的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有关行为,有关父母实际生活的问题。它亦非一个生活是否遵循公认道德价值的问题,因为遵守习俗和法律极易成为谎言的掩饰,这种掩饰甚为精巧,以至无法觉察。它可以使我们逃避所有的指摘,我们甚至可以自欺,相信自己明显是正当的。然

〔1〕[起初,本文的开篇三段半是作为弗兰西·威克斯(Frances G. Wickes):《童年的心灵世界》(*The Inner World of Childhood*, 纽约, 1927年)的序言。后来,该书以《儿童的心理分析》(*Analyse der Kinderseele*, 斯图加特, 1931年)为书名译成德文出版, 于是荣格教授将原序扩充成当前的长度。本文是从德文序言重新翻译而来。

作为心理学者, 威克斯女士在学校工作多年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后来, 当她接触荣格的理论时, 通过对其加以证实和扩充, 这些案例得以阐明。她的论点最重要的部分在于, 表明了父母的无意识何以导致童年的诸多心理紊乱。——英编者]

42 人格的发展

而内心深处，在平常人的意识外表之下，无论公众舆论或者道德准则多么支持他的正当性，在耳际他总能听见一个声音萦绕：“哪儿有点不正常。”本书中的某些事例非常清楚地表明，存在一个极其令人敬畏的法则，它超越了人的道德，超越了人对公正的看法——它是一个人们无法逃脱的法则。

- 81 除了环境影响的问题，本书对心理因素亦给予了适当的关注。这些心理因素关乎儿童的非理性价值甚于其理性心理。后者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然而作为心灵特质的种种精神价值，则为纯粹的理性认识所不及。对此心存疑虑无济于事——自然法则对我们的思想全无顾念。如果不得不对待人类的心灵，我们就只能在其本身领域与之相遇，而且，不论何时面对真实和矛盾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务必如此。
- 82 作者对学术批评敞开欢迎之门，这让我欣慰。无论异议正确与否，真正的经验对它们都毫无惧色，因为经验总是占有优势。
- 83 虽然本书并未自称是“科学的”，但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它却是科学的，因为本书对抚养儿童时实际发生的困难做了精准的描述。它值得每位出于职业或义务与儿童有关的人士认真关注。但是它对那些既非出于义务，亦非出于教育旨趣，而希望对人的意识起源有更多了解的人也不无助益。尽管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经验，不能将任何实质性的新鲜养分提供给医生和心理教育者，但好奇的读者时而会遇到一些陌生而新奇的事例，这让他们稍作停留，开始批判性的思索——由于其务实本性，作者并未对这些事例和事实的所有复杂方面与理论蕴涵予以探讨。比如说，儿童的心理状态与父母的无意识是一致的，对这一令人迷惑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喜欢思索的读者将做出怎样的结论呢？在此，读者朦胧地意识到一个充满无数可能性、犹如九头蛇怪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一样，给予了同样多的关注。对于任何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这种“一致性”与列维-布劳尔（Lévy-Bruhl）的“神

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观点有着明显的联系。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类学者至今对这一睿智的观点依旧嗤之以鼻,对此,“神秘”这个不适的措辞也许要负不小的责任。由于不正当的用法,“神秘”这个词,虽然起初并无这种含义,现在确已成为一切污灵的栖身之地。实际上,这种一致性如同常见于母亲和胎儿的新陈代谢一样,并无任何“神秘”。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一致性源于小孩那广为人知的无意识。在无意识中隐匿着与原始人类的联系,因为他们和小孩一样都是无意识的。无意识意味着无区分,因此在无意识中,除了属于我或属于他人的事件,尚不能清晰地辨别自我。有人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这也就足够了。于是,情感反应的显著感染性使得邻近的每一个人都会必然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中,自我意识愈是薄弱,是谁受到影响就愈不重要,个人对其加以抵制也就愈加困难。人们只能说“你感到激动或生气,但我不,因为我不是你”来进行抵抗。在家庭中,小孩则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地:他和整个群体一样受到同等程度、同样方式的影响。

- 84 对于所有爱好理论的人,这一切后面的基本事实是:对儿童影响最大的“事物”不是来自父母的有意识状态,而是来自他们的无意识背景。对于有道德意识、或许是为父母者,这提出了一个几乎令人畏惧的问题,因为不管多么努力,我们多少可以控制的事情,也即意识及其内容,与那些隐匿其形、超越控制的影响力相比仍显收效甚微。当某人对这些无意识过程给予应有的认真对待时,他在道德上将感到极端的不确定,因而深受其害。倘若有意识的志愿和努力仅是徒劳,我们何以保护小孩免受我们的影响呢?毋庸置疑,父母根据自己的问题和矛盾来看待他们小孩的症状是极其重要的。这样做乃是为人父母之责。这方面的责任使得他们有义务尽其所能,避免去经历一种可能伤及小孩的生活。一般而言,人们对父母行为之于小孩的重要性强调过少,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言语,而是行为。父母应该始终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他们自己才是导致小孩

患神经症的主要原因。

85 然而，我们不应夸大无意识效果的重要作用，尽管正是在这样做时，我们那好寻根问源的思想得到了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却是危险的。我们亦不应夸大一般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当然原因是存在的，可是心理并不是一种能够对具体刺激产生必然而有规律反应的机制。在此，个人的特有体质实际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应用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一种经历，即在几个孩子的家庭中，仅有一个小孩能对父母的无意识产生明显的一致性反应，而其他小孩并没有这种反应。由于这个原因，受过生物学训练的心理学家利用机体遗传这一事实，更加倾向地认为，起阐明作用的因素是家系遗传这个整体，而非此时此刻心理上的因果关系。遗憾的是，这一观点无论总体上多么令人满意，但它和个体事例没有多大的关联，因为它对心理治疗不能提供任何实际的线索。这是由于，不考虑任何的遗传法则，在父母和孩子之间都存在着心理因果关系，这一点碰巧也是事实；实际上，虽然这一遗传观点无疑是被证明为合理的，但它却转移了教育者或治疗学家的兴趣，将他们的兴趣从对父母影响的实际重要性转移到对遗传这无人可逃的无形之手的尊崇，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和多少有些宿命的尊崇。

86 如同将所有指责统统归咎于心理的因果关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父母和教育者对这个因素完全视而不见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疏漏。在任何情况下，两个因素都同时起着作用，并不相互排斥。

87 通常，对小孩心理影响最大的是父母（还有祖先，因为在此我们面对的是原罪这一古老的心理现象）没有经历的生活。对此，如果我们不加限定：“如果没有一些略显陈腐的借口的阻止，他们可能经历的生活”，这一陈述就过于敷衍和肤浅。坦率地说，正是这部分生活他们一直在逃避着，或许是通过一种虚伪的谎言。由此，最为致命的祸根就被种下了。

- 88 所以，作者告诫人们要有清晰的自知之明，这是完全恰当的。事实的本质必将决定父母真正应当承担多大的过错。人们决不应忘记它是一个“原罪”的问题，这一罪过违背生活，但与人为的道德并不相悖；人们也决不应忘记，父母由此应该被看作祖父母的小孩。阿特柔斯家族的诅咒决非一纸空言。
- 89 人们也不应陷入错误，认为小孩反应的形式或强度必定取决于父母问题的特殊性。十分常见的是，父母的问题犹如催化剂，而对这一催化剂产生的效果，遗传要比心理因果关系解释得更为清楚。
- 90 倘若总是以一种夸张的个人方式将父母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父母问题之于小孩心理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将被严重误解。更为常见的是，我们似乎在对待某种超越意识判断、如同命运般的道义。诸如贵族家庭后嗣的无产阶级倾向、名望高洁者后代犯罪的迸发、成功商人子孙麻痹抑或热情的怠惰，此类事情并不只是那些故意不去经历的生活，而是命运施与的补偿——这是一种自然道义所起的作用，它压制高贵者，颂扬卑微者。同这种自然道义相抗争，无论教育还是心理疗法均无济于事。教育和心理疗法如果运用得当，所能起的最大效用就是鼓励小孩去完成自然道义强加于他身上的任务。父母的罪过无关个人，同样，小孩亦无须以更为个人的方式加以偿还。
- 91 有些症状本来可以却由于父母完全的疏忽、懒惰、神经焦虑，或一潭死水的惯例而没有改变，唯有在面对这些症状时，父母的影响才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父母常常难辞其咎。人们用“不曾知道”来敷衍其责也于事无补。
- 92 因为，不知与犯罪并无二致。
- 93 在细心读者的心中，弗朗西斯·威克斯（Frances Wickes）的著作还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 “一致性”的心理形成于自我意识之前，小孩的个性取决于父母。

但是作为与父母相异的个体，小孩的本质是什么很难通过与父母的因果关系加以阐释。他们真正的祖宗与其说是他们的父母，还不如说是他们的祖先——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较之小孩直接的和似乎偶然的父母，他们对小孩的个性可以做出好得多的解释。同样，小孩真正的心理个性和其父母不同，也不能从他们的心理推导出来。它是一组因素的结合，这些因素只是潜伏在父母的心理中，并且有时全然隐匿无形。不仅小孩的身体，而且他那有异于人类集体心理的个性灵魂，也源于他的祖先。

- 94 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小孩的心理远非空洞无物。一俟话语产生，意识几乎就同时存在了；意识及其暂时的内容和记忆对早期集体的心理内容会产生强烈的抑制。事实已充分证明，集体心理内容存在于尚未形成自我意识的小孩之中。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证据是三四岁小孩所做的梦。在这些梦中，有些想象力惊人，意义丰富，人们如果不知做梦者是谁，立即就会以为它们是成年人做的。这些梦是正在萎缩的集体心理的最后残余，而集体心理通过睡梦重复着人类心灵永恒的内容。许多孩子气的恐惧和朦胧的、非孩子气的前兆从睡梦中涌现出来。这些恐惧和前兆在孩子以后的生命阶段中得以重现，形成了人们信仰再生的基础。然而，一些敏锐和清晰的闪光也在睡梦中浮现出来，因此有了这个谚语：孩子和傻子，说的是真话。
- 95 由于仍与小孩密切相关的集体意识的普遍存在，它不仅可以感知父母的背景，而且还能跨越更广的时空，洞察人类灵魂深处的善恶。小孩的无意识心理的确广袤无垠、何限其期。在渴望重为小孩的背后，在小孩焦虑睡梦的背后，怀着对父母应得的尊重，有的不仅仅是摇篮的快乐，不仅仅是养育的伤痛。
- 96 原始人类常常紧抱着这个信仰：小孩灵魂是某个祖先灵魂的化身，因此惩罚小孩是危险的，唯恐激怒了祖先的灵魂。这个信仰只是更为具体地表达了我以上概述的观点。
- 97 儿童前意识心灵的无限性或者随前意识心灵消失，或者被保存下

来。成年人最好和最坏的品质恰是儿时心灵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残余。无论如何，不管意识到与否，这些品质是神秘的、统治我们最重要行为和个人命运的灵魂。正是这些品质使得在生命棋盘上游荡的无足轻重之人成为国王或者兵卒，将偶为人父的可怜家伙变为暴君，将勉为人母的愚蠢女人化作命运女神。因为在每个父亲的背后站着的是上帝的原始意象，在每个转瞬即逝的母亲背后站着的是大母神（Magna Mater）的神秘身影。这些都是集体心灵的原型，它们的力量在不朽的文艺作品中得以颂扬，在灼热的宗教信念中受到膜拜。这些原型控制着儿童的前意识心灵，当它们投射到父母身上时，就常被赋予了一种非凡的魔力。从这种魔力中产生了错误的神经症原因论，弗洛伊德把它僵化为一个体系：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种魔力也说明了为何在精神病患者以后的生活中，父母的意象可以在保持其神秘力量的同时，受到批判、修正并还原为常人的形态。如果作为凡人的父亲真的拥有这种超凡的力量，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将其杀死，或者更有甚者，他们自己今后也不愿成为父亲。有道德的人怎么可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还是把这一至上的权力留给各位神灵吧，这样要好得多，因为在人类“开化”以前，这一权力就一直掌控在神灵手中了。

心機這則廣告之部分圖文內容已遭刪除，禁止重發！ 本報以保存事實在下限24小時內刪除，若發現圖文內容有錯誤不全的情況，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向讀者提供。 更多公益課程的詳情及活動詳情，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向讀者提供。 112222

第三部分

儿童的发展与教育

心理与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禁止盗版！本书仅供参考 请在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错误 恕不负责的 请向本书编辑或出版社联系 谢谢！112222

心機這則廣告之部分圖文內容已遭刪除，禁止重發！ 本報以保存事實在下限24小時內刪除，若發現圖文內容有錯誤不全的情況，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向讀者提供。 更多公益課程的詳情及活動詳情，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向讀者提供。 112222

儿童的发展与教育^{〔1〕}

98 在下面简短的演讲中，我将向大家陈述分析心理学成果与教育普遍问题之间的关系。接受这个任务我是有一些犹豫的。首先，这个问题涉及人类经验的广泛领域，无法仅用一些精练的话语加以概括。此外，分析心理学涉及的一些思想方法或思想体系都不为大众所了解。因此，我们不能轻而易举地说明它们对于教育问题的适用性。在此，我很有必要对这一最年轻的心理科学的发展历史作一介绍，因为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如果今天大家是第一次接触，将是非常难以掌握的。

99 心理分析，如同弗洛伊德对这一术语的称谓，它是从催眠术和心理分析的治疗经验中发展而来的，并成为了调查功能性或非机能性神经紊乱病因的特殊医疗手段。它主要涉及这些紊乱的性方面的缘由，而且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价值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即通过在意识中显现有关性的原因从而达到持久的治疗效果。整个弗洛伊德学派仍采取这种心理分析的观点，并且否认性以外的任何导致神经紊乱的原因。尽管起初我赞成这种方法，但这些年来，我发展了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的概念，它强调这个事实：沿着心理分析路径的心理研究业已离开一种受限于某些理论假设的医疗技术的狭窄范围，并扩展到普通

〔1〕[这个演讲发表于1923年在蒙特勒（Montreux）附近的特里特（Territet）举办的国际教育大会上，并出版在《对分析心理学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伦敦和纽约，1928年）一书中，作为关于“分析心理学与教育”的四个演讲中的第一个，其他演讲在本卷后面即将出现。该演讲从未以德文出版，尽管贝恩斯夫妇（H.G. and C.F. Baynes）曾把本卷的原始手稿译成德文。作者曾对本文稍作修改，但其主要内容是以贝恩斯的版本为基础的，与其大体相同。——英编者]

心理学的广阔领域。所以，当谈及分析心理学与教育的关系时，我并没有把弗洛伊德的分析考虑在内。因为他的心理分析理论仅与心智中性本能的后果相关，故而仅在涉及儿童的性心理时，它才和我们的讨论发生联系。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必须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我绝对反对将小孩与父母或兄弟、姐妹、朋友的关系简单解释为他们起初尚未成熟的性功能。大家对这些观点当然并非不晓，但在我看来，这些概括既不成熟又失之偏颇，而且已经导致了极为荒谬的误解。当病理现象的存在可以证实性方面的心理解释时，要负主要责任的并非儿童自身的心理而是父母紊乱的性心理。儿童心理是极易受影响、具有依赖性的，它长期沉浸在父母心理的氛围中，如果可能的话，只是在后来才摆脱了这种影响。^[1]

100 现在，我将尽力向大家讲述分析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它们对于考察儿童特别是学龄儿童的心理是有帮助的。大家不要以为我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可以直接应用的建议。我能做的一切只是给予你们一种对于普遍规律更为深入的见解，这些普遍规律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如果大家能够因为我的讲述，抛弃对人类最高天赋演化的神秘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作为下一代的教育者，你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使你们不会草率做出结论，因为某些观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教师深奥的心理学知识不应直接灌输给儿童，可不幸的是这一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知识应帮助教师对儿童的心理生活采取理解的态度。不容置疑，这种知识适用于成人而非儿童。我们传授给儿童的应该是初级的、适宜不成熟心理的知识。

101 分析心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对心理的生物结构的认知，但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讲清这些耗费了数十年的发现。因此，如果开始的时候我好像讲了许多不相关的话题，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引出一些对儿童

[1] [荣格教授在本卷第一部分“一个儿童的心理冲突” (Psychic Conflicts in a Child) 以及其他著作中，清楚地表述了自己对于婴儿性特征的观点。——英编者]

心理特定问题的普遍思考。

- 102 正如大家所知，以冯特学派为最佳代表的实验心理学仅仅关注正常意识的心理，仿佛精神仅由有意识的现象构成一样。但是医疗心理学，特别是法国学派，很快不得不承认无意识精神现象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有意识的心理仅由与自我直接相关的概念复合体构成。而那些强度很小的精神因素，或者曾经具有但又失去了这一强度的因素，是处于“门槛以下”的，换言之，它们是下意识的，属于无意识的范畴。由于无意识范围的不确定，可以将其比喻为海洋，而意识就像浮出海面的岛屿。不过，这种比喻不应滥用；因为从本质上讲，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和岛屿与海洋的关系并不相同。这种关系决不是稳定的，其内容不断涌现、不断变化；因为和意识一样，无意识是永无静止、永不停滞的。无意识在与意识的永恒互动之中得以生存并发挥作用。失去强度或者现实性的意识内容将沉入无意识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把它称作遗忘。反之，从无意识中会产生新的想法和倾向，当它们在意识中显现时，我们就把它称作幻想和冲动。无意识是意识的发源地；因为意识并非作为成品进入这个世界的，而是作为种种端倪的最终归宿。

- 103 意识形成于童年。在生命最初的那几年里几乎不存在意识，尽管心理过程在很早的阶段就表明了自身的存在。然而，这些过程并未围绕一个有序的自我得以分类；它们没有中心，因而也无所谓连贯性，这样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有意识的个性。所以，我们认为，尽管儿童的心理器官有着可塑性和感受性，他们是没有记忆的。只有当儿童开始说“我”时，他们才具备了可被感知的连贯的意识。但是在此之前常常有无意识的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心理通过逐渐将零碎的片段结合成整体而得以成形。这个过程贯穿生命始终，但是自青春期开始，它就逐渐变缓，而且添加到意识中的无意识片段也变得越来越少。在出生和心理青春期结束之间这个阶段，意识得到了最为重要和广泛的发

展，对于生活在我们这样的气候和种族的男人来说，通常这一阶段会持续到25岁。而对女人来说，这个阶段通常在她19~20岁时结束。这种发展在自我和以前的无意识心理过程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从而将这些过程与它们在无意识中的来源分离开来。通过这种方式，意识从无意识中产生了，就如一座刚刚从海洋中升起的岛屿一样。我们通过教育和文化来巩固这个过程。实际上，学校教育就是一种有目的地加强意识形成的手段。

104 现在，如果要来回答，假若没有学校，对学生完全放任自流的话将会怎样，我们只能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这将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这将是一种原始的状态。当这样的儿童成年以后，尽管他们具有天生的智力，但仍是停留在原始状态的野蛮人，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一支聪明的黑人或丛林人部落。他们不一定愚笨，但智力水平也仅停留在本能的程度。由于无知，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和世界的存在。他们最初的生活比正常儿童的文化水平低得多，所以只能稍稍区别于原始的种族。我们可以用生物起源的基本规律来解释这种退化至原始阶段的可能性，因为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身体的成长，而且完全可能适用于心理的发展。

105 根据这一规律，个体的胚胎发育是对物种进化过程的重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在胚胎期就经历了原始时期解剖学上的各种形态。如果这个规律还适用于人类心理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得出推论，儿童最初是从无意识的动物状态发展出意识的，意识起初是原始的，后来才逐渐变得更加文明。

106 我们可以把儿童生活的头两三年没有自我意识的状态比作动物的状态。就像胚胎期的孩子实际上只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完全地依赖母亲一样，早期幼儿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母亲心理的一部分，而且很快也会成为父亲心理的一部分。儿童最初的心理状态是和父母心理的一种融合，个体的心理只是潜在的。因此，直至学龄期，儿童神经和精神的

紊乱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父母的精神世界所受的干扰。父母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必定会反映在儿童的心理世界中，有时还会产生病态的结果。在更多的情况下，幼童的梦常常是与父母有关，而并非是和他们自己发生联系。很久以前，我观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童年早期的梦，例如，病人记忆所及的最初的梦。它们是一些“大梦”，而且内容往往非常成人化，以至起初我确信，它们可以用父母的心理来阐释。有一个男孩的例子，这个男孩梦见了他父亲所有的有关性和宗教的问题。他的父亲对梦没有任何记忆，所以有段时间我通过他8岁儿子的梦来分析这位父亲。终于，当那位父亲自己开始做梦了，他儿子的梦才停止了。后来我认识到，幼童奇特的梦是足够真实的，因为在这些梦中包含了原型，而这些原型是使梦具有明显成人特征的原因。^[1]

- 107 当儿童形成自我意识时——这是一个在他把自己称为“我”时所显示出来的事实——一个显著的变化发生了。通常情况下，这种变化发生在3~5岁，不过也可能开始得更早一些。尽管通常情况下，心理只有在青春期后才能获得相对的独立性，但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可以说个体心理出现了。迄至目前，儿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本能和环境的傀儡。在极大的程度上，6岁入学的儿童仍是父母精神的产物，虽然事实上他已获得自我意识的核心，却不能维护自己的无意识个性。人们常常倾向地认为，特殊、固执、不服从的儿童特别有个性或者我行我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经常考察他们父母的环境，即父母环境的心理状况和历史。^[2] 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造成孩子问题的最

[1] [由于荣格教授工作繁重，多次尝试请他进一步扩充有关儿童梦的文集，都未能实现。不过，他于1935年到1940年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urich)做过四个关于这个主题的系列报告。会后，研讨会的成员报道了荣格的后三个报告，报告文本也已私下流传开来。只有第三个系列(winter term, 1938—1939)被译成英文，同样用作私下流传。——英编者]

[2] 对同一家庭中成员心理习惯存在的引人注目的关联，我在其他场合已举过一些例子予以说明，在其中的一个例子里这种联系几乎达到了完全一致的程度。参阅英文版《荣格文集》中第二卷第二部分的“联想的方法”(The Association Method)。

合理的原因是来自他们的父母。他的令人不安的个性与其说是自己内心生活的表达，还远不如说是反映了家庭中各种烦扰的影响。如果医师必须处理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精神混乱问题，他就必须对其父母的精神状态给予高度的重视：重视他们的问题；重视他们经历的和未曾经历的生活方式；重视他们已经实现的或被疏忽的志向；重视起支配作用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法。所有的这些心理状况深深地影响着儿童。儿童早期生活在一种与父母的神秘参与的状态之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儿童是如何快速地对任何父母精神的重要发展做出反应。毋庸置疑，父母和孩子都意识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父母情结传染性的特征，可以从他们的行为特征对孩子的影响中观察出来。即使当父母做出努力，完全成功地控制自己，以至没有哪个成人可以寻觅到一丝情结的踪迹，不知何故，儿童还是会受到影响。我记得一个关于三个女孩的事例，非常具有启迪性。这三个女孩有一个深爱着她们的母亲。快到青春期时，她们羞愧地向彼此坦言，在这些年里她们在噩梦中梦见她，饱受折磨。她们梦见她是一个巫婆或者危险的动物，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因为她们的母亲是那么可爱，那么全心全意地爱着她们。一些年后，她们的母亲患上了精神疾病，在她精神错乱时，就会表现出一种变狼狂的精神病，她四肢着地爬行，模仿着猪的呼噜、狗的吠声和熊的咆哮。

- 107a 这是对人原始身份的一种表达，个体意识只是逐渐地才能摆脱这种表达的桎梏。在这场争取自由的战役里，学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儿童在家庭之外首先要面对的环境。学校里的朋友取代了兄弟姐妹的角色；教师如果是男的，他就取代了父亲的地位，如果是女的，她就代替了母亲的位置。教师应该意识到他正在扮演的角色，这一点是重要的。他不应仅仅满足于将课程灌输给儿童；他还须通过自己的个性来影响儿童。在某些情况下，后者的作用即使没有实际教学重要，也至少与它同等重要。虽然没有父母的儿童是不幸的，但如果儿童过于依赖

家庭也同样是危险的。过于依赖父母对他以后适应世界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一个成长着的人不可能停滞不前，永远是父母的小孩。不幸的是，有很多父母让他们的孩子一直保持婴儿的状态，因为他们自己不愿变老，也不愿放弃作为家长的威望和权力。这样，由于他们剥夺了孩子承担个体责任的一切机会，他们对孩子就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这种糟糕的养育方法要么导致依赖的个性，要么培养出一些这样的男女，他们只能通过偷偷摸摸的方式来获取独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家长，由于自身的软弱，他们不能用孩子所需的权威来对待他们，而这种权威对于孩子在社会上取得合适的位置却是必要的。因而，作为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教师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他既要避免压制性的权威，同时又要行使那种与儿童相处时恰好适宜于成人的权威。这种态度不能表现得做作；它只能在教师履行人和公民的义务时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本身必须是一个正直的、健康的人，因为好的榜样仍然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如果从事教育者不以自己的个人优点为根基，最好的方法也是没有用的。假使学校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是对课程的系统性教学，情况将会有所不同。但是那充其量也只是学校意义的二分之一。另一半则是真正的心理教育，教师通过其个性影响使它变得行之有效。这种教育意味着引领儿童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并扩展父母教育的范围。不管父母对儿童的训练多么仔细，因为环境不总是一成不变，这种训练决不能避免某种片面性。另一方面，对于儿童不得不面对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学校有着最初的影响，而且学校也应该帮助儿童从父母的环境中逐渐摆脱出来。自然，儿童会将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种适应性带到教师那里；他将父亲的意象映射到自己身上，并产生一种附加的倾向，准备将教师的个性吸收到他父亲的意象中去。因此，教师有必要采用针对个人的途径，或者至少为这种个人接触提供方便之门。如果儿童与教师的个人关系良好，教学方法是否是最新的也就无关紧

要。成功并不依赖于方法，正如学校生活的唯一目的并非是在儿童的头脑中填满知识，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孩子离校时从学校得到的具体知识的数量；学校应该成功地将年轻人从他们与家庭的无意识的一致性中解放出来，还应让他们对自己有正确的意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将永远无法了解什么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然而却一直保持着依赖和模仿，并产生一种受到误解和压抑的感觉。

108 在我刚才所讲的内容中，我试图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让大家对儿童的心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如果运用分析心理学中的调查方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深入。而要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践，对于普通教师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极不鼓励业余的或者半认真半敷衍的应用，尽管了解一点这些方法对教师来说肯定是值得的。但是，如果教师直接将这些方法应用于儿童的教育，那将绝对不会带来满意的效果。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才需要这些方法，而且这将最终有益于他的学生。

109 听到我谈论教育者的教育，你或许会惊讶，但我必须告诉你，我决不认为一个人的教育在他离开学校时就结束了，即使他已经达到了大学的程度。不仅应该有针对年轻人的继续教育课程，还应有针对成人的继续教育学校。目前，我们教书育人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谋生、结婚，之后教育就完全终止了，就好像他们的头脑已经全副武装好了。而其他复杂人生问题的解决就全得依赖个体的判断力或者无知。无数愚蠢的、不幸的婚姻，无数工作的失意完全都是由于缺乏成年教育所造成的。无数的男男女女，就这样对最为重要的事一无所知，了此一生。许多幼稚的缺点之所以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常常可在成人身上觅其踪迹。对于这些成人，大家认为教育已经结束了，因此早就过了可受教育的时期。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成人是可教育的，而且对个性化的教育艺术会欣然回应；但自然地，成人教育不能照搬适宜儿

童的教育方式。因为成人已经丧失儿童心理具有的特殊的可塑性，并获得了自己的意志、个人的信仰以及或多或少明确的自我意识，所以他对系统影响的顺应远远不及儿童。对于这一点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儿童在他的心理发展中，经过祖先发展的各阶段，只能培养到现代文化和意识的水平。然而，成人却坚定地站在这个水平上，感觉自己是当代文明的捍卫者。因此成人几乎不可能像孩子那样服从老师。实际上，他也不应该服从，这是重要的，否则他就可能轻易后退到幼稚的依赖状态。

110 所以说，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教育方法才能最好地满足成人的需求，换言之，这种教育方法必须使他拥有一种心理知识，能够让他进行自我教育。我们不能也不应期望儿童做出这种努力，却可以期望成人这样做，如果他是教师，那情况就更是如此。教师不应只是文化的被动倡导者；他必须在自我教育中积极推动文化的发展。教师的文化绝不应停滞不前，否则那些被他忽视了的自身的缺点，却要着手在孩子身上予以纠正。显然，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111 分析心理学对帮助成人心理成长的方法作了相当多的思考，但假使我现在是在对大家讲述这些方法，那只是为了向你们阐明一个唯一的目的，即持续自我教育的可能性。我必须再次极其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直接对儿童应用这些方法是很不恰当的。自我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是自觉意识。我们的自我认识，一部分源自对自己行动的批评性审视和判断，另一部分来自他人的批评。然而，自我批评实在太易产生个人偏见，而来自于他人的批评又很可能错误或让我们不悦。无论如何，如同所有的人类判断一样，从这两种来源产生的自我认识都不全面，而且令人困惑，因为人类的判断难免遭受欲望与恐惧的篡改和扭曲。但是就没有一种可以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是怎样的客观评判吗？这种客观评判有点像温度计，它能精确地将103.1F体温这种不容置疑的事实告诉病人。就我们的身体而言，我们并不否认客观标准的存在。例如，如果我们确

信我们可以像他人一样吃草莓，不会产生不良反应，然而身体却产生了强烈的皮疹反应，这就客观地证明了，尽管我们自认为无碍，我们还是对草莓过敏。

- 112 但是当谈及心理时，仿佛一切事情都是自发的，受制于我们的选择。这种普遍偏见源于我们将整个心理与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等量齐观。然而，许多极为重要的心理过程却是无意识的，或者仅仅是间接性的意识。在无意识中我们不能直接认识事物，但是可以间接地察觉进入意识状态的种种效应。如果就像看起来的那样，一切都服从于我们的意愿和选择，我们也就不可能发现用于检验自我认识的客观标准。然而，确存在某种独立于愿望和恐惧的事物，它就像自然的产物一样无关个人，使我们了解自我的真相。从一种心理活动的产物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客观的陈述，我们却极不愿意将这种客观陈述归功于它，这种心理活动就是梦。

- 113 梦为何物？梦是睡觉时无意识心理活动的产物。在这种状态下，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我们的主动控制。在尚有一点意识的做梦状态下，我们可以感知正在发生的事，但我们再也不能根据愿望和目的来支配心理活动的过程了；因而我们同样也被剥夺了欺骗自己的可能。梦是一种自发过程，它来自于独立的无意识活动，可以说，它就像生理的消化活动一样，不受我们意识的控制。因此，在梦中我们有一个完全客观的过程，借助它的本质，我们可以得出合乎实际状况的客观结论。

- 114 你或许会说，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要从偶发的、无序的梦的混乱中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这何以可能呢？关于这点，我会立刻回答，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偶然和混乱的。通过深入的考察，我们在梦的种种意象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秩序，它既涉及意象之间的联系，又与清醒时的意识内容有关。这个发现是采用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实现的，具体过程如下：我们将梦的主体分为一个个单独的部分或者意象，并

将和每个部分有关的自由联想加以汇集。通过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很快意识到，梦中的意象与清醒时占据我们思想的事物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并不能很快得知这种关系有何意义。通过收集所有的联想，我们完成了梦的分析的初始部分，从而确立了梦的背景环境，这一背景环境显示出梦与意识内容的多种联系，也显示出梦与个性倾向相联系的内在方式。

115 鉴于我们已从各个方面对梦做了阐释，现在可以开始讨论我们任务的第二部分了，也就是对梦的内容的解析。和科学中所有的研究一样，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偏见，要让事实本身说话。在非常多的案例中，对梦的粗略了解和收集到的资料就足以让我们至少对梦的意义产生直觉，而无须耗费专门的思考对梦进行解析。在其他的案例中，梦的解析就需要很多的工作以及相当多的经验。遗憾的是，在这里我不能讨论析梦象征主义（dream-symbolism）这一深远的问题。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著作，尽管蕴藏其中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实践不可或缺，但是也有许多的情形，它们利用健全的常识就足以应付。

116 为了说明问题，在此我将向大家描绘一个简短的梦，并阐明它的意义。

117 做梦者是一个男的，受过大学教育，约50岁。我对他只有大致的了解，当我们偶尔见面时，他就会幽默地对我们称之为梦的解析的“游戏”进行揶揄，这就构成了我们会面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笑着问我是否还一直在做这种事情。我回答他说，他对梦的本质很显然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于是，他就提起他刚刚还做了一个梦，我必须帮他做出解释。我说愿意效劳，接着他就对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梦：

他独自在山里，想去爬一座很高、很陡的山，他能够看到这座山就耸立在眼前。开始时他攀登得很费力，但后来他觉得，他爬得越高，就越强烈地感到他自己正在被拉向山顶。他爬得越来越快，渐渐地一种狂喜笼罩了全身。他竟然感到自己正在展翅翱翔。到达山顶

时，他仿佛完全失去了重量，然后他轻轻迈开脚步，踩进了一块空地。

这时他醒了。

- 118 他想知道我对他的梦有何见解。据我所知，他是一个不但富有经验，而且充满热情的登山者，因此当我再一次看到梦和做梦者说同样的语言这一规律得到证实时，我并不感到意外。知道他对爬山如此富有激情，我就让他谈一谈。他很热切地抓住这个话题，告诉我他是多么喜欢独自前往，不要向导的指引，因为正是这种危险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告诉我一些危险的旅行，这使我对他表现出来的勇敢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印象。我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他寻求这样危险的处境？在他这样做时，明显有着一种不正常的快感。显然，他的脑际闪现出一种类似的想法，因为他变得更加严肃起来，同时接着说，他对危险一点也不害怕，这是由于死在山林之中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他的这番话对他的梦做了重要的阐释。很明显，他在寻找危险，或许带有偷偷自杀的想法。但是他为何要故意寻死呢？肯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因此，我插话说，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不应将自己置于这些危险之下。对于我的评论，他非常强调地回答，他绝不会“放弃爬山”，他不得不去爬山，这样才能远离城市和他的家庭。“我不适合一直留在家里。”他说。这就为他产生激情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线索。我推断，他的婚姻是失败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而且，他似乎很厌恶他的职业。我突然想到，他对爬山离奇得近乎不可思议的激情很可能是一种途径，借此他可以逃离那让他已经忍无可忍的生活。

- 119 因此，我私下这样地解释他的梦：因为他仍不由自主地依附于生活，开始时他觉得爬山很费力。但是他越是听任他的激情，激情就越是引诱他向前，还给他的双脚插上了一对翅膀。终于，激情诱使他完全失

去了控制：他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重量，爬得甚至比山还要高，以致踩进了空地。毫无疑问，这就意味着死在山林之中。

120 停顿了片刻，他突然说：“好了，我们已经谈论了各种其他的事情。你该解释我的梦了。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很坦白地告诉他我的想法，也就是他要在山林中寻求死亡，带着这种态度，他极有可能达到目的。

121 “但是这真荒唐，”他笑着回答，“相反，我想在山林中寻求健康。”

122 我试图让他明白情况的严重性，却徒劳无获。六个月后，在从一个很危险的山顶上下来时，他真的踏空了。他砸在站在下面山脊的一个同伴的脑袋上，结果他们俩都死掉了。^[1]

123 从这个梦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梦的普遍功能。它反映了个性的一些重要倾向，或者这些倾向的意义包含了我们整个的生活，或者这些倾向在此刻是极为重要的。梦呈现了关于这些倾向的一种客观表述，一种无关我们有意识的愿望和信仰的客观表述。在说了这些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同意我，梦在一些情况下对有意识的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即使它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述的梦那样。

124 要是这个做梦者了解自己缺乏克制的危险，他该获得多少精神的和实际的价值啊！

125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心灵的医生，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古老的梦的解析技术。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不再像孩子一样乐于接受权威指导的成人，我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生活方式独立，以至再聪明的顾问也不能为他们指出唯一合适道路的人，我们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因此，我们不得不教导他们听从自己的天性，这样他们才能从内心深处明白事情的真相。

[1] [这个例子在英文版《荣格文集》的第十六卷《析梦的实际应用》（*The Practical Use of Dream Analysis*）中也有讨论，其中可以读到更为详细的内容。——英编者]

- 126 在一个演讲可能的范围内，我已试图提供给大家分析心理学及其思想这一广阔世界的一些见识。如果我所说的对大家的职业有所帮助，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心理学名师之家的资料严禁外泄 禁止盗版！本书仅供参考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情节有残缺不全的情况 喜欢本书建议购买纸质书籍 更多公共课程的视频关注微信公号：名师之家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112557

第四部分

分析心理学和教育

【以下三篇演讲发表于1924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教育代表大会。讲稿最开始由荣格用英文起草，并由罗伯兹（Roberts Aldrich）修改。随后发表以《分析心理学和教育》（*Analytische Psychologie und Erziehung*）为题的德语版本（海德尔堡，1926年），英语版和之前的演讲稿后来发表在《分析心理学文献》（*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伦敦和纽约，1928年）上。本书收录的新翻译版本来源于经过修改和扩充的《心理学和教育》（*Psychologie und Erziehung*，苏黎世，1946年），并和早期英文版本进行了仔细的比较。——英编者】

心機這兩字之輩的面貌和手段外泄 禁止盜版！ 本系列參考書在下載24小時內刪除 若發現盜版者有損誠不食之輩也 購買本系列以向出版社訂購 更多公法課程的閱讀方法請向公眾：心機之友 或者在公眾搜索：112347

演讲之一

127 心理学是最年轻的科学之一。长期以来，人们都在使用“心理学”一词，但它只是哲学中某个章节的题目——在这个章节里，哲学家差不多都会根据自己的哲学思想制定关于人类心灵本质的规范。我记得在自己还是一名年轻学生的时候，曾有幸从一位教授那里得知人们极度贫乏的对心理过程本质的知识，同时又恰恰从另一位教授那里获知心理构成具有逻辑必然性。如果有人去研究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那么最早的研究者对根深蒂固的学院派思维发起的挑战将会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深受神学（“科学之皇后”，Queen of Science）影响的哲学思想具有很强的演绎倾向，因而一大堆天真、理想化的预想充斥其间，迟早会导致反对。这种反对的表现形式便是19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其影响我们至今都没有完全摆脱。经验主义获得无可争辩的成功，以致其辉煌胜利导致了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事实上，与其说这一哲学是站得住脚的科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心理反应。唯物主义思想和所谓的经验主义方法无关，是对中世纪唯心主义思想的过度反应。

128 因此，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发源于极端唯物主义的环境中。首先，它是一种生理心理学，以实验为基础，完全从外部观察心理过程，重视生理表现，具有彻底的经验主义特征。在心理学还是哲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之时，这样的状态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只要是在实验室范围内，心理学就可以保持其纯实验性，完全从外部观测心理过程。现在，我们有了从起源上看具有相当学术性的哲学心理学，而不是古老的教理心理学。但是，理论实验室的平静，很快会被那些试图用心理学达到某些实际目的的人们的需要打破。这

些入侵者便是医生们。神经科和精神病医师不得不关注心理失调，因而产生了对具有实际应用性的心理学的迫切需要。医生们早已独立于理论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发现了探索人类思想和治疗心理失调的方法。这就是催眠术（hypnotism），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梅斯梅尔催眠法”（mesmerism）和19世纪初的“动物磁性说”（animal magnetism）。催眠术经由沙可（Charcot）、李厄保（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发展到以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为代表的医学心理学。沙可的另一个在维亚纳（Vienna）的学生弗洛伊德^[1]最初在很大程度上也用了让内那样的催眠方法，但他很快走上了一条不同的研究道路。让内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而弗洛伊德则透过现象，对病人病态恐怖的幻想和其在无意识思维中的活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对当时的医学来说，这些几乎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暗示让内忽视了这些现象是不公正的；事实恰恰相反。他的一大功绩，恰恰是指出了无意识过程在神经和精神失调心理结构中的存在和重要性。弗洛伊德特殊的贡献不在于发现了无意识活动，而是揭示了这一活动的真正本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种探索无意识的实际方法。我也曾就心理学的实践运用进行过独立于弗洛伊德的思考。首先主要运用联想法，从实验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考察问题，后来又着手对性格的研究。^[2]弗洛伊德将当时被忽视的病态恐怖的幻想作为其特殊研究领域。^[3]与之相似，我更为集中地研究了人们在联想实验过程中为何会犯某些特定的错误。联想实验中的思维障碍就像癔病患者的幻想一样被认为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一种偶然现象；总之，就像某种二流物质（materia vilis）。

[1] 弗洛伊德还将希波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的著作翻译成德语，题目是《心灵感应及其运气效应》（*Die Suggestion und ihre Heilwirkung*），莱比锡和维亚纳，1888年。

[2] 参见我的博士论文“论所谓灵异现象的心理与病理”（*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一卷。

[3] 见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二、三卷，伦敦，1924—1925年。

但是，我发现，^{〔1〕}这些思维障碍是由一种我称为“情绪基调情结”（feeling-toned complex）^{〔2〕}的无意识过程引起的。可以说，参与和弗洛伊德的研究相同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后，我在今后的数年中成为他的学生和合作者，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在事实的范围内来说，我承认他的结论符合事实；但同时，我也无法掩饰对其理论正确性的怀疑。他令人遗憾的教条主义是我不得不和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我的科学良知不允许我支持一个建立在对事实片面解释之上的几近狂热的信条。

- 129 弗洛伊德的成就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他和其他人一道发现了无意识和病源学、精神官能症以及神经疾病的联系。但我认为，他最伟大和独特的功劳在于发现了探索无意识的方法，更具体地说，梦。他是首位大胆尝试开启梦神秘之门的人。发现梦具有含义和解释梦的方式，也许是精神分析这座卓越建筑最为重要和有价值的部分。我不愿轻视弗洛伊德的成就，但是我觉得必须公平对待那些为解决医学心理学重大问题而艰苦奋斗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打下的基础，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我都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因此，无论何时，当我们谈到医学心理学初期的发展时，皮埃尔·让内、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西奥多·伏卢诺（Théodore Flournoy）、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和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都应受到感谢和纪念。

- 130 弗洛伊德的工作表明，功能性精神官能症常常建立在无意识内容之上，如果我们能理解无意识内容的性质，就知道疾病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发现的伟大价值和发现肺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病因不相上下。而且，撇开分析心理学在治疗心理疾病方面的重要性不谈，对正常人心理

〔1〕我和我同事的实验结果发表在《词语联想研究》（*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上，M.D.Eder译，伦敦，1918年，纽约，1919年。编者按：荣格教授在这一卷中的文稿收录在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二卷中。

〔2〕这种所谓的“情结理论”可运用于分析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理学。参见我的《早发痴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三卷），相同记述见《情结理论评论》（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八卷）。

的了解也大大地增加了，因为了解梦的含义开启了一片几乎无垠的远景，展现了意识是如何从无意识最遥远、黑暗的深处发展出来的；而分析法在现实中的运用又让我们可以识别正常个体行为的典型功能和态度。当精神分析仅是医学心理学的一支时，它只关注异常特殊的案例，因而应该属于内科医生的工作范围；但是研究阐释人类行为的梦的心理学，将引起广泛具有思想的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和关注，尤其是那些具有教育倾向的人们。实际上，如果教育者真的希望理解学生的心理，便会关注分析心理学的发现，这是非常可能的情况。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掌握了一些关于精神病理学的知识，因为精神异常的孩子远比正常孩子难于理解。反常距离疾病并不远。正如人们希望从多才多艺、学识丰富的老师那里获知孩子身体上的某些疾病一样，他们也希望了解孩子心理上的疾病。

131 在孩子身上有五种主要的精神障碍：

后进儿童的一种常见形式是智力缺陷，主要特点是低智商和普遍丧失理解能力。

132 最突出的类型是冷淡、迟钝、呆笨和愚蠢的孩子。在这种孩子中可能发现，某些虽然智力上有缺陷，却拥有令人瞩目的高尚心灵，具有忠诚、关爱、虔诚、可靠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另一种类型的孩子易激动、生气，他们不那么突出也不常见。他们与那些有智力缺陷的孩子一样智力低下，但其发展常常显示出极大的不平衡。

133 我们必须将这些天生的、实际上无法治愈，但并非无法教育的类型和智力发育受到抑制的孩子区别开来。这种孩子的发展非常缓慢，有时候几乎无法觉察，常常需要一位富有经验的精神病医师的专业诊断，判断这是不是一例智力障碍。这种孩子的情绪状态往往与低能者一样。我曾经参与一位6岁男孩的会诊。他身上体现出强烈的阵发性精神狂暴现象，在发作期间总是打碎自己的玩具，以一种十分危险的方式威胁他的

父母和护士。而且用他父母的话来说，他还“拒绝说话”。他是个小不点，胖胖的，但是可怕地多疑、恶毒、顽固，总的来说充满敌意。非常明显，他是一个低能儿，就是不能说话。他从来没有学过怎么说话。但是他的智力缺陷并没有大到能够完全解释他不能说话的地步。他的大体行为指向精神官能症。无论何时，当一个小孩身上出现精神官能症患者的症状时，我们不应该浪费太多时间检查他的无意识。我们应该在另外的地方展开调查，从母亲开始；因为父母几乎总是直接导致了孩子的精神官能症，或至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发现那个孩子是家里八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母亲是一个充满野心、固执任性的女人。在我告知她的孩子不正常时，她将其作为一种侮辱。她故意压制关于男孩疾病的一切信息；他就必须聪明，如果他笨，那就完全是因为他邪恶的意志和恶毒的固执。自然，男孩如果能够幸运地有一位理智的母亲，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学到。而且，他适时地变成了母亲野心驱使下的那种人，恶毒而固执任性。他完全无法了解自己，因而孤立了自己，他的阵发性精神狂暴仅仅是出于绝望。我认识另外一个家境相似的14岁男孩。他在一次突发的怒火中用斧头杀死了自己的继父。他同样也是被逼而走得太远了。

134 精神发展遭到抑制的情况，在第一个孩子或由于其父母精神生活不和谐而疏远的孩子身上并不少见。同时，这种现象也可能是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或长期劳累，或生产时胎儿头骨挤压变形或大出血等原因造成的。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被强制教育断送，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获得相对的心理成熟，虽说也许会比正常孩子花的时间要长。

135 第二组是精神错乱的孩子。在道德失控的人群中，精神错乱往往不是天生的，就是来源于创伤或疾病对脑部某些器官的伤害。这些情况是不可医治的。有时候他们会成为罪犯，而且他们身上带有犯罪的种子。

136 在这组孩子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那些道德发展遭到抑制的孩

子——那种病态的手淫类型的孩子。这些病例往往具有令人担忧的极度自我中心思想和早熟的性行为；而且他们还爱说谎，不可信赖，身上几乎完全缺乏人类的感情和爱。通常说来，他们都是私生子或养子，很不幸地从未得到真正的父亲和母亲所营造的精神氛围的温暖和营养。他们遭受着几乎称得上是器质性缺乏的折磨。这就是每个孩子所需要和必需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精神哺育。因此，私生子尤其可能面临精神上的危机，而且道德领域最早受到威胁。很多孩子可以调整适应养父母，但不是全部的孩子都可以；那些不能很好调整自己的孩子会变得极度自私自利、冷酷无情，以自我为中心，以满足获取其父母无法给予的事物的无意识目的。这些病例并不总是无药可救。我曾经遇到一个5岁时侵犯自己4岁的妹妹，9岁时试图杀死自己父亲的男孩子。他虽然被诊断为患有无法医治的道德错乱症，但在18岁时却发展到令人满意的正常状态。如果在这种病例中常见的放纵无礼有时刚好和高智商相结合，而且如果他们与社会之间没有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这些病人可能受个人才智的影响而放弃犯罪倾向。但是，可以说，这个理由相对病态的倾向可谓只是一道脆弱的防线。

- 137 第三组是患癫痫症的儿童。不幸的是，这样的病例并不少见。识别真正的癫痫病发作很容易，但是所谓“小病”（petit mal）却是一种非常难解和复杂的情况。这种病例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一些非常奇特、几乎无法发现的意识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却能转移造成癫痫患者严重的精神失调，表现出易怒、残忍、贪婪、极度多愁善感、病态地对正义充满激情、自我中心主义和兴趣爱好单调等特点。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列举出癫痫症所有的表现形式；但是为了说明其全部症状，我要讲述一个大约在7岁时行为开始失常的小男孩的病例。首先是他常常突然失踪，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然后他被发现躲在地下室或阁楼的某个黑暗的角落。要让他解释为什么这么突然跑掉并躲起来是不可能的。有时候

他会停止玩耍，并把脸埋在母亲的裙子里。一开始这些情况很少发生，因此他奇怪的行为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当他在学校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时，比如突然离开课桌跑向老师，他的家人开始担心了。但是没有人想到某种严重的疾病。他还偶尔会在游戏中途甚至说话的时候停顿几秒钟，从不解释，而且显然并不知道中断的事实。渐渐地，他的脾气变坏了，也很容易被激怒。有时候他会突发怒火，有一次他将一把剪刀大力投向他的妹妹，刀锋刚好穿过眼睛下面的骨头，差点令她丧命。由于父母从未想过咨询心理医师，他的病情一直没有被发现，人们只是简单地把他当作一个坏男孩。他14岁时，一次突然的癫痫病发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是从这时开始他的病情才被确诊。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我从男孩口中得知，在大约6岁的时候，他便被某种未知的存在所带来的恐惧所困扰。独处时，他总能感觉到某个看不见的人存在。不久后，他开始看到一个留胡须的矮个子男人，这个人他从未见过，却可以很详细地描绘他的外表特征。这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十分惊恐地逃走并躲了起来。要了解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吓人是很困难的。很显然，这个男孩因为某个他心中非常可怕的秘密而心烦意乱。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赢得他的信任，最后他坦白了：“这个男人试图让我从他那里拿走一件可怕的东西。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太恐怖了。他越靠越近，坚持让我拿走，但是我被吓坏了，我总是逃走，不去拿这个东西。”在说的时候，他脸色苍白，因为恐惧而颤抖。最后我终于让他平静下来，他说：“这个男人想让我拿走一个罪恶。”“但是哪种罪恶呢？”我问。男孩站了起来，满是怀疑地环顾四周，然后悄声说：“是谋杀。”正如我前文说过的那样，在他8岁的时候，他狂暴地攻击了他的妹妹。后来，恐怖的袭击在继续，但幻象变了。那个可怕的男人没有回来；替代他的是一个修女的身影，某位护士。开始她的脸上戴有面纱，面纱揭开后，出现了一个最为可怕的表情，一张苍白、死人一样的脸。9~12岁，他一直被这个

74 人格的发展

形象所困扰。尽管他变得越来越易怒，但突发的狂暴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明显的癫痫症状。修女的幻象，无疑代表了从留胡须的男人所象征的无法调和的犯罪倾向向明显疾病的转变。^[1]

138 有时候这样的病例仍然主要是功能性而非器质性的，因此可能通过精神疗法给他们提供某些帮助。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详细讲述这个病例的原因。这也许会为在某些事件中了解孩子的想法提供一些线索。

139 第四组孩子罹患各种各样形式的精神错乱。虽然这样的情况在孩子中并不常见，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病态心理的发展过程至少有五个阶段，在青春期之后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各种形式。通常，这些孩子的行为都比较奇怪甚至怪异；他们是不可理解的，外人往往难以融入、极端敏感、自闭、感情变态，不是反应迟钝就是容易因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而脾气爆发。

140 我有一次为一个14岁男孩做检查，他突然开始性行为，这样的行为是比较早熟而且令人担心的，这影响到了他的睡眠和健康。问题的开端是男孩参加了一次舞会，而某个女孩拒绝和他跳舞。他非常愤怒地离开了。回家后他想学习，但是发现根本学不进去。包含着恐惧、愤怒和绝望的无法描述的情绪越来越激化，完全控制了他，直到后来他冲进花园，蜷缩在地上，几乎失去意识。几个小时后，情绪发泄完了，但是性方面的痛苦又开始了。在这个男孩家族里有好几起精神分裂症的先例。这个孩子是具有病态情感特征，同时又继承了有缺陷的家族遗传基因的典型例子。

141 第五组是患有神经症的孩子。当然要在一次演讲中全面描述儿童时期精神官能症的各种症状和形式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从反常的顽皮行为到明显的癔病发作和状态，都可能存在。疾病可能反映在生

[1]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开始，存在潜意识中的谋杀试图依附在生命后期的病人（蓄胡须的男人）身上，但后来通过疾病（护士）得到补偿，就像疾病保护他不受犯罪的危害一样。

理上，如异常兴奋的发热，或反常的低温、痉挛、瘫痪、疼痛、消化失调等等，也可能反映在精神或道德上，表现形式有情绪兴奋，或低落、撒谎、性变态、偷盗等等。我记得一个4岁小女孩的病例，她从小开始就遭受着慢性的便秘之苦。她已经忍受了每一种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生理治疗。全部治疗都无效，因为医生忽视了孩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她的母亲。我一看到孩子的母亲，就认识到她才是孩子发病的真正原因，因此我建议她去接受治疗，同时把孩子交给另外的人照顾。另一个人取代了母亲的位置，第二天麻烦就解决了。因为我一直跟进这个病例，我知道孩子的病情再也没有反复过。对孩子而言，解决问题的方式十分简单。当然，如果不是经过分析，从而将来自母亲的致病原因移除，也不会这样简单。那个小女孩是年龄最小的孩子，是患有精神官能症的母亲最喜欢的孩子。母亲将所有的恐惧症投射到孩子身上，用过度、焦虑的关注包围着她，让她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下，而众所周知，这是极度不利于肠壁蠕动的。

142 我坚信对任何希望运用分析心理学原理的老师来说，掌握有关童年期精神病理学和伴随其间危险的第一手知识是绝对重要的。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关于心理分析的著作，给人一种心理分析非常简单、成功唾手可得的印象。没有哪个合格的精神病学家会赞成这种肤浅的理论。我们还应该对那些分析儿童心理拙劣而轻率的尝试提出最严重的警告。毋庸置疑，对教育者来说，了解现代心理学为理解孩子心理做出的贡献非常有价值。但是任何希望运用分析法分析孩子心理的人，都应该对他可能需要应对的任何一种疾病情况有相当的了解。我必须承认，除了具有责任心的医生之外，我从未见过任何不具备特殊知识和医学诊断能力的人敢于分析儿童心理。

143 分析儿童心理和分析成人心理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一项最为艰难和棘手的工作。孩子有一套特殊的心理。与胚胎期孩子的身体是母亲身体

一部分相似，儿童心理在很多年内也是其父母心理状态的一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儿童精神官能症患者并非真正患病，而往往体现着其父母的心理症状。儿童的精神生活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自己，大部分仍依附于父母的精神生活。这是正常的，打破这种依赖反而会危害儿童大脑的自然发育。因此，过早和不得体的性启蒙教育可能对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如果将分析建立在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性关系的教条之上，这种影响就几乎难以避免了。

144 将恋母情结提高到首要因素的地位也同样不合理。恋母情结是一种症状。就像对某人或者某事一种强烈的依恋可以形容为“婚姻”，而原始思维可以用性来比喻表达任何一种思想一样，儿童回归的倾向也可能用性术语描述为“对母亲的乱伦渴望”。但是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已。“乱伦”一词有特定的含义，指代一种特定的事物，而且通常只能用在某个在心理上无法将自己的性欲和合适的客体联系起来的成人身上。用同样的术语来描述儿童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145 这并不是说性早熟不存在。但那种情况是非常特殊和反常的，而且医生没有任何理由将病理上的观念应用于正常人身上。正如我们几乎不允许将脸红称为皮肤病，将快乐称为突发的疯狂一样，残忍不一定是虐待狂的专属，愉悦并非一定指向性欲，而坚定也不一定体现了性压抑。

146 人类思想的发展和意识领域的开拓并驾齐驱，每一步前进都极为痛苦，都是艰辛的成就。在研究人类思想历史时，我们一次又一次为之深深打动。几乎可以说，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放弃哪怕最小的一丁点无意识那样可恨了。人类对未知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去问那些曾经尝试过引进新观念的人吧！既然自称成熟的人也害怕未知的事物，孩子又有什么理由不犹豫呢？对新事物的恐惧是原始人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自然的障碍，而障碍总是会消失的；但是对父

母的过度依恋却是不自然、病态的，因为对未知事物的极度恐惧本身就是病态的。因此应该避免这种片面的结论：踌躇不前是出于对父母的性依恋。这常常不过是为了新的发展而退后一步罢了。就算在某些情况下，儿童身上体现了性欲的症状——换句话说，乱伦的倾向非常明显——我还是建议对父母的心理状况进行一次细致的检查。人们会发现令人惊讶的事情，比如父亲无意识地爱上了自己的女儿，母亲无意识地和自己的儿子调情。在无意识的掩盖下，父母将成人的情感输入到孩子身上；同样，孩子也无意识地扮演了父母安排的角色。如果不是因为父母无意识的态度，孩子当然不会主动地扮演这些不自然、奇怪的角色。

147 我现在就来描述一个这样的病例。有一个六口之家，家里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是神经症患者。女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就出现了神经症症状。我将避免不必要的细节，粗略勾画这个家庭的命运。

148 大女儿在20岁时爱上了一个家境良好、受过大学教育，和她非常般配的年轻人。但因为某个原因，婚礼被取消了。然后，她就像被催眠一样，和父亲单位里的一个职员开始了一段恋情。她似乎很爱他，但对他又非常拘谨，甚至不让他亲吻她；与此同时，她和另一个男人毫无疑问地发展了一段相当亲密的关系。她非常的天真和幼稚，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后来，她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陷入了无法形容的恐惧之中。她完全崩溃了，多年来一直身受痼疾之苦。她断绝了与他们的关系，并且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她的行为。

149 二女儿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就结了婚，嫁给一个智力水平比她低的男人。她有性冷淡，并一直没有生育。结婚不到一年她就狂热地爱上了丈夫的一个朋友，维持了一段很长的婚外恋情。

150 大儿子是一个能干的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首次出现神经质优柔寡断的征兆。最后他决定学习化学，但是不久后就开始想家，于是他离开大学直接回到母亲身边。在家里，他坠入一种奇特的精神混乱状态，产

生了幻觉。在六周之后他平静了下来，并决定学习医学。事实上，他甚至还参加了考试。不久之后，他订婚了。订婚后不久，他又开始怀疑选择的正确性；于是焦虑又产生了，婚约也解除了。在这之后他神经失常，不得不在疗养院住了几个月。

151 第二个儿子是一个精神失调神经病患者。他憎恨女性，非常严肃地计划终生不娶，并以最动情的方式紧紧倚靠于他的母亲。

152 我受邀治疗这四个孩子。每一个病例中，病史都明确指向母亲的秘密。最后我终于知道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充满活力的女性。年轻时受到严格、非常不平衡和狭隘的教育。她严格律己，性格坚定，一生都坚持年轻时就接受的原则，从不允许异议。她在婚后不久结识了丈夫的一个朋友，明显爱上了他。她明白这份爱显然也是相互的。但由于她的原则根本没有为这样的事件留下可能性，因而这份爱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她总是表现得好像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完美的，而且她将这样的角色坚持了20多年，直到这个男人过世，他们之间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她和丈夫的关系疏远而得体。在老年，她罹患间歇性忧郁症。

153 无疑，这样的事件必然会在家中制造一种非常压抑的气氛，而没有什么比这些不被注意的、沉默的事实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它们在孩子身上的影响是传染性的。女儿们无意识地模仿着母亲的态度，^[1]而儿子们则可以说是想通过成为无意识的爱人而获得补偿。但由于他们有意识地排斥女性，其无意识的爱又获得了过多的补偿。

154 可以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要解决这样的病例并不轻松。其实应该首先治疗母亲，或者更确切地说，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对情况及其推论进行全面的有意识的认识，对病情有益。有意识的认识能

[1] 参见我的《母亲原型的心理状况》（*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九卷；《精神和肉体》（*Mind and Earth*，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十卷）。

预防无法谈论问题的气氛，缺乏对情况的大致了解和盲目回避等诸多麻烦；简而言之，它不会让痛苦受到压抑。而且虽然这也许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痛苦，但至少他痛苦的来源是真实事物，是有意义的。压抑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可以清除主观意识中的担心和烦恼情绪；但与之相反，幻觉却会给主体带来痛苦，即精神官能症。神经质的痛苦和真正的痛苦一样是无意识且具有欺骗性的，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价值。而且，除了导致精神官能症之外，对痛苦的压抑还会带来其他影响：它们散发到外界环境中；如果有孩子，会令孩子感染到同样的情绪。这样，神经质的状态就像阿特柔斯的诅咒一样，经常一代代地延续下来。孩子对父母精神状态的本能反应间接影响着他们：他们不是选择沉默地反抗（虽然他们偶尔会发出猛烈的抗议），就是屈服于麻木、情不自禁的模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被迫按照父母，而不是自己的意愿去行动、感受、生活。父母越“感人和不凡”，就越不能接受自己的问题（常常以“不伤害孩子”为借口），而孩子不得不在更长时间内忍受父母沉闷的生活，更促使他们实现其父母压抑的、无意识的所有愿望。问题不是父母为了不对孩子施加有害影响，需得保持“完美”。如果他们真的是完美的，那绝对是一场灾难。因为这样的话，孩子除了精神上的自卑感之外别无选择，当然除非他们选择用父母的武器对抗他们，也就是说，模仿他们。但是这个花招只能将最后的清算推迟到第三代。这些被压抑的问题和痛苦因而暗中分泌一种毒素，通过沉默那厚厚的墙壁和谎言、自满、逃避虚伪的坟墓侵入孩子的灵魂。他们无助地暴露于父母的心理影响之下，就像蜡封刻上印章的印记一样，他们必定会模仿父母的自我欺骗、不真诚、虚伪、胆怯、自以为是和只考虑自我安乐的自私自利。将孩子从这种不正常的伤害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是父母尽力不再通过欺骗性的操纵来逃避生命中的心理困难，或者故意不去意识到这些困难，而是接受它们，将它们看作任务，尽量诚实地面对它们，将一丝光

照亮入灵魂中最黑暗的角落。如果他们能向某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进行忏悔，那很好。如果他们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这么做，诚然，代表着情况的恶化，但并不是劣势——与之相反，这常常意味着优势，因为他们接着就会被迫独立应对那些最困难的事情。救世军或牛津团体那样的当众忏悔，对能够吐露深层心事的单纯的人极为有效。但这样的人不仅在时髦的客厅不那么自在，而且他们不管多么轻率，也不会在那里听到忏悔。正如我们所知，忏悔也可以用作自我欺骗。一个人越聪明、越有修养，他就越能巧妙地欺骗自己。智力一般的人不会相信自己不是圣人就是罪人。这都可能是有意识的谎言。他宁愿对自己的精神品质羞愧地保持沉默，总是一方面警惕他深不可测的罪恶感，另一方面不忘他值得称赞的谦逊的洞察力。年轻的布鲁哈德^{〔1〕}对我的一个熟人谈过自己那个令人烦恼和后悔的忏悔：“你觉得上帝对你那些可怜的废话会感兴趣吗？”就是他所说的全部。

- 155 让我再重复一遍，问题不再是父母不去犯错——对人类来说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是他们能够承认错误的本质和原因。我们应该查问的不是生活，而是无意识；最重要的，是教育者的无意识。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的无意识，因为我们不论好坏都是后人的教育者。我们人类在道德上的联系是如此紧密，领导者带领着被引导的人，而被引导的人又将领导者带入歧途。

〔1〕〔克里斯托弗·布鲁哈德（Christopher Blumhardt, 1842—1919）是瑞士著名的神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英编者〕

演讲之二

156 首先，科学心理学不是生理心理学，它是对孤立现象、功能的观测以及实验结果相当无条理的累积。弗洛伊德的假说虽然片面，却以其解放性的推动力，将其推向研究复杂精神机制的心理学。他对性欲望这一人类心理分支的研究是真正的心理学。但尽管性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却不能设想性就是一切。这样宽泛的假设就像戴着有色眼镜：消除细微差别，将所有的事物置于同一耀眼的色调下。因此当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学生艾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设计出一个具有同样广泛适用性但又完全不同的假说时，就具有了十分重大的意义。弗洛伊德主义者将性假说当作盲目的信条，往往不提阿德勒的价值。但狂热总是对暗中怀疑的补偿。宗教迫害也总是在异端邪说成其威胁的地方才出现。在人类身上，每一个本能都对应有另外一个相对、平衡的本能。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以本能形式存在的平衡因素，而这个本能又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人的性欲望就会不加节制了。精神结构不是一元的。正像性欲望是一种对人类具有强烈影响力的力量一样，人身上还存在另一股自负的力量，使他能够抵制情感的爆发。即使在原始人身上我们也不仅发现了对性的欲望，还有对其他本能的最严格的约束，根本不需要十诫或者教义问答手册上的规训。所有对性欲盲目作用的限制都来源于自卫本能，在实践中也就是阿德勒所谓的自负。不幸的是，阿德勒这次走得太远，几乎完全忽视弗洛伊德的观点，犯了相同的片面和夸大的错误。他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类精神生活中所有自负倾向的心理学。我承认片面真理有简单的优点，但是这样的假说是否充分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精神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取决于性欲望——有时候，确实是全

部；但是在其他时间，却只有很少部分取决于性欲望，而几乎都由自我保护的本能所决定，或者如阿德勒所称，由权利本能决定。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假定一个并且相同的本能始终起着作用，正如一种化学成分始终以同样的质量存在，例如水中的两个氢原子。如果那是事实，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就是性的个体，而按照阿德勒所说，人就是自负的个体。但人不能同时是两种个体。每个人都知道本能在强度上总有变化。有时候性欲望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候自负或者其他本能最为突出。这是两位研究者同时忽视的简单事实。当饥饿占优势时，事实上一切都需要用食物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把他的话当真，今天是他倒霉的一天？”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心理会被坏情绪深深影响。在涉及强烈本能时，道理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能不辞辛劳，将精神看成不那么呆板、固定的系统，而是一连串流动的事件，在不同本能的交互影响下变化万千，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就能够很容易达成共识。由此我们可能需要在人未婚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解释他的行为，而在婚后用阿德勒的理论。^[1] 其实常识也是一直这样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但是，这样的组合会将我们置于一种相当不舒服的状况之中。我们不能享有单纯、简单的现实所提供的清晰的确定感，而是感到被抛弃在情况不断变化的无边大海中，无助地从一个幻象被抛入另外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神生活或许不那么简单，却代表着比一只眼睛所看到的呆板的确定性更为伟大的真实。这当然不会减轻心理学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它确实将我们从“只不过是”——这个所有片面观念永恒的主旨——的梦魇中解脱了出来。

- 157 一旦开始认真讨论本能问题，一切都陷入了可怕的混乱状态中。我们如何将各种本能区分开来？有多少种本能？究竟什么是本能？你因此立马和生物学纠缠不清，发现自己进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因此，我建议为心理领域设立界限，对潜在的生物学机制不作任何假说。也许会有

[1] 或者，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晚餐前我是康德主义者，晚餐后我成了尼采的信徒。”

那么一天，生物学家甚至是心理学家，在未知山峰的两端挖掘地道，相互会合，生物学家终于向心理学家伸出手。^[1]同时，我们必须学会在面对心理现实的时候更加谦虚：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某些事物的表面价值，而不是确信他们“只不过是”性，或者“只不过是”意志力。以宗教经历为例。科学能够确定没有一种“宗教本能”的存在吗？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认定，宗教现象不过是建立在性压抑基础之上的次要功能？有没有人能够证明有一些“普通”人或者种族不受制于这些愚蠢的压抑？但是如果没有人可以指出任何种族，甚至部落，能够不受宗教现象的约束，我实在无法理解有人如何能够证实宗教现象不是真实的，只是性压抑这种论点。而且，难道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大量例子证明，性实际上是宗教经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艺术。艺术也同样被认为是性压抑的产物，虽然就算动物也有审美和艺术的本能。这种对性的重要性的荒谬而几乎病态的夸张本身就是现代精神错乱的症状之一，而精神失衡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时代缺乏对性的真正了解。^[2]无论何时，当一种本能被低估，就注定伴随着对另一种事物的反常高估。而且低估越不公平，随之而来的高估就越不健康。事实上，相比那些夸大其重要性的人的猥亵和虚荣，没有其他哪种道德上的谴责，让性更加令人厌恶。这种用性解释一切的理性的粗陋，使人无法对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弗洛伊德之后，各种文献继续有力地开展对压抑的研究，这也许恰恰和他个人的雄心相违背。在弗洛伊德之前，没有关于性的问题得到承认，但现在一切都和性有了关系。

158 心理疗法中对性的专注首先来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对父母意象的迷恋具有性的本质；其次，对很多病人，或者那些看上去患有精神病的人

[1] 瓦尔特·H.冯·魏斯(Walter H.von Wyss)出色的《医学中的心理问题》(*Psychophysi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Medizin*)象征着极有希望的开始(巴塞尔,1944年)。

[2] 编者按：荣格教授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文化现象》(*Sigmund Freud: A Cultural Phenomenon*)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见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十五卷。

来说，性幻想是最突出的。弗洛伊德的学说按照性的模式解释这一切，其目的是将病人从对父母意象的所谓“性的”迷恋中解脱出来，引入“正常”的生活。这样的愿望是值得称赞的。它的语言足够简单明了，和病人的一样，^{〔1〕}而且在合适的病例中也是一项明显的优点。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由于性的术语和理念将问题局限在它本身所展示的无法解决的位置，这种语言就变成了一种缺点。父母不只是需要被立刻遣散的“性欲的对象”或者“取乐的对象”；他们是，或者说代表着，孩子曲折的命运之路上陪伴他们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命运以有利或者危险的因素的形式存在，就算是成人，不论做过心理分析与否，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逃离它们的影响。不管我们知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会被一些类似的事物替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脱离他们的话。只有当我们能够进入下一阶段的时候，才可能实现脱离。比如，父亲的位置现在被医生所占据，这样的现象被弗洛伊德称为“移情”。而母亲的位置则被某个充满智慧的理论所代替。教会母亲（Mother Church）作为家庭的替身就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原型。一些世俗的关系近来代替了社会的精神组织，正是由于始终保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带来一些令人不快的精神上的后果。原始社会中的成年仪式也是正因为如此。人需要比家庭更大的空间，家庭过于严格的管束会阻碍精神和道德的双重发展。如果孩子身上承载了过多家庭的影响，而且之后和父母的联系过于强烈，孩子会简单地将对父母的依恋转移到他自己建立的家庭中（如果他能够走那么远的话），因而给自己的后代制造和他年少时相同的令人窒息的精神环境。

- 159 精神上依恋于任何世俗机构，都不能满足他之前对父母的精神和感情需求。而且，对一个世俗机构来说，拥有具有这些需求的成员都不是幸事。我们从心理不成熟的人对“父亲国家”（Father State）怀有的轻率期望足可以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国家的具体实例，了解这

〔1〕在这不起作用的时候，病人的“阻抗”被看作原因。

些被误导的渴望最终将我们引向何处。在那些国家，领导者通过暗示，巧妙地利用大众幼稚的希望，实际上成功地攫取了父亲的力量和权威。精神贫乏、可笑愚笨、道德堕落取代了精神和道德健康，制造大众普遍的精神错乱，只能带来灾难。如果这个，只有这个是他的理想，人甚至无法完全实现人类存在的生理意义。无论短视的教条主义者和唯理主义者对文化的意义有何评价，存在一种创造文化的精神这个事实不会变。这种精神是一种活的精神，不是只作理性思考的智力。因此，它利用比理智更高级的宗教象征，而在缺乏这种象征和这些象征无法被理解的地方，事情只能变得糟糕。一旦我们失去了通过宗教真理找寻方向的能力，那就绝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人类摆脱他与家庭之间的原始的生物关系。因为他会简单地将那些幼稚原则移入社会，他会在那里发现一位父亲，非但不会引导他，反而将他引向毁灭。对一个人来说，虽然养活自己——如果可能的话赡养家庭是很重要的，他不能取得任何赋予其生命丰富意义的成就。他甚至不能很好地将孩子养大，同时因此也忽视了照顾孩子，这无疑是生物学的理想。指向纯自然的人和其世俗存在之外的精神目标绝对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是阿基米德的那个点，基于此可能撬起整个地球，将自然王国变成文化世界。

- 160 我们的心理学考虑文化的人，也重视自然的人，因而我们的解说也会将精神和生物学上的两种观点铭记在心。医学心理学只能重视一个作为整体的人。由于普通医生只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因而习惯于将任何事都看作“自然”现象，可以预计，他同样会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心理现象。这种观察模式有巨大的探索价值，打开了我们之前的时代都没有见识到的图景。得益于其经验主义和现象学的观点，我们现在了解了事实的本来面目；从前那些年代，我们对未知的事物只有假说和理论，现在不同的是，我们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几乎无法不高估科学生物学的研究的价值；它最大程度地锻炼了心理医师对

实际数据的眼光，令一种密切贴近现实的描述法变为可能。但这种貌似不证自明的过程事实上并非不证自明，在经验的领域，精神对自身的领悟和观察是最为短视的。不论观察自己还是观察邻居，可以发现，在这一特殊领域内偏见、曲解、价值判断、特异个性和投射的自我得到最为轻率大胆、厚颜无耻的展示。在心理学中，观察者对实验的介入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彻底。我倾向于认为一个人永远不能充分证明事实，因为心理经历是那样极度精致，并且暴露于数不清的干扰影响下。

- 161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对这样一个事实略过不提：在其他自然学科中，物理过程由心理过程观测；而在心理学中，心理无论是直接地通过主体，还是间接地通过邻居观察着它自己。这提醒我们想起吹牛大王孟乔森男爵的发誓，最后开始怀疑心理知识的可能性。这样，医生也因为不需要从哲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却可以在心理上和通过心理享受现存的知识对自然科学心存感激。那也就是说，虽然心理从来不可能知道心理外的任何事（那全然就是孟乔森男爵），两个陌生人在心理领域的相遇也是有可能的。他们除了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决不会知道自己的真实面貌。在其他自然学科，对于一个事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可以在问题本身之外的事物中找到答案，也就是说心理对物理过程的重新构建。但是心理过程可以在什么中，或者通过什么得到再现呢？它只能在心理中或者通过心理得到再现；换句话说，没有关于心理的知识，只有心理中的知识。

- 162 因此，虽然医学心理学家在心理中反映心理，却始终在自然科学的框架内，坚持经验主义和现象学的方法；但同时只要他不在另外一个介质，而在同一个介质中对知识和解说进行重建，他就背离了自然科学的原则。自然科学结合了物理和心理两个世界。而心理学只有在它是精神生理学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纯”心理学，它解说的原则是以更复杂难解的方式解释原本已经复杂难解的主题，因为它只能在构成这

一过程的同一介质中，重建观测到的整个过程。这就好比一位没有理论帮助的物理学家，除了重复所有可能的变量下的物理过程，什么都不能干。但是每一个心理过程，只要是能够作为心理过程被观测到，本质上都是理论，也就是，是一种呈现；而且其重建——或者说“重新呈现”——最多不过是同一呈现的变形。如果不是那样，就只是一种试图改进、找到缺点的补偿性努力，或者争论和批评；任一情况都意味着重建这个过程是无效的。在心理学中采取这一方法，大概和18世纪将大蝾螈（Andrias Scheuchzeri，那个巨型火蜥蜴）解释为诺亚时期大洪水中被淹死的人的古生物学一样不科学。这个问题在我们需要研究一些如梦中形象、疯狂想法等难以理解的内容时变得棘手。这时的解释需要特别小心，除了内容本身指向的观点之外，不能使用其他任何看法。如果有人梦到一头狮子，正确的解读只能是根据狮子的活动；用另外的话讲，从根本来说，应该是对这个形象的一个扩充。其他的解读都是不够或者错误的，因为“狮子”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明白、足够明确的呈现。当弗洛伊德声称梦的含义存在于其展示出来的画面之外时，这种解读是对梦自然、自发、自我呈现这个观点的“争论”，因此是错误的。富有科学责任的解读，如果沿着它试图解释的形象这条路走下去，不能被称为同义反复；与之相反，它放大了这一形象的意义，直到它通过扩充变成一个大致正确的概念。如果存在可能解释心理的数学，也无非只是对其意义的数学扩充。费克纳（Fechner）的心理学则恰恰相反，好比试图跳过自己脑袋的杂技。

- 163 在这个关键点上，心理学站在自然科学之外。虽然共享了后者观察的方法和对事实的实证，它缺少来自外部的阿基米德支撑点，因而也不具备客观检测的可能。在那种程度上看，心理学相比其他自然科学处于劣势。除此之外只有另外一门科学处于相似的地位，那就是量子物理学，它所观测到的过程是被观测者修正过的。正如物理学家需要将测量

法和物体联系起来一样，他们也需要将观测的介质和被观测的事物区分开，^[1] 从而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这些不同范畴能够形成比例。

- 164 量子物理学和心理学这个奇怪的会面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给了我们研究心理学一个至少比较模糊、但可能的阿基米德支撑点。原子的微观物理学世界展示出一些和心理学相关的特点，给物理学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这可以看作至少是对心理过程如何能够在另一个介质中，也就是物体的微观物理学中“被重建”的启发。现在肯定没有人可以对“重建”长什么样子做出即使是最模糊的描述。显然，这只能由自然本身完成，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只要心理能够感受到物理的世界，就不断进行着重建。虽然像有人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远在我们现在的理解范围之外，但心理学对决自然科学的情形并非完全没有解决的可能。

- 165 心理学也可以自称是自然科学的一员，或者像它在德语中的名字一样，精神的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如果我们将这个词限定在自然科学定义的狭窄范围内，所有这些自然科学都存在、移动于心理学的范畴。从这种观点来看，“精神”是一种心理现象。^[3] 但是，心理学就算是作为精神的科学，也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法律、历史、哲学、神学等科学都以其研究主体为特征，并由此受到限制。这就设定了一块明确定义的精神领域，而其本身从现象学上看就是精神的产物。另一方

[1] 在这一点说明上，我很感激巴塞尔的马尔库斯·菲尔茨（Markus Fierz）教授。

[2] 参见 C. A. 迈耶对到 1935 年为止的相关文献的概论。题目为“现代物理学—现代心理学”（*Moderne Physik-Moderne Psychologie*），收录在《情结心理学的文化意义》（*Die kulturelle Bedeutung der komplexen Psychologie*，柏林，1935 年，从第 349 页开始）一书中。我向读者特别推荐刊登在《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第十六期（1928 年，从第 245 页开始）和第十七期（1929 年，从第 483 页开始）上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两篇文章中详尽的引用。后期比较值得注意的作品包括帕斯库阿尔·约尔丹（Pascual Jordan）的《二十世纪的物理学》（*Die Physik des 20. Jahrhunderts*，布伦瑞克，1936 年）和《关于诡异物理现象的实证注释》（*Positivische Bemerkungen über Die Paraphysischen Erscheinungen*），收录在《心理治疗总刊》（*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1936 年，从第 3 页开始）第九期上；《直观量子理论》（*Anschauliche Quantentheorie*，柏林，1936 年，从第 271 页开始）；《物理学与有机生命的秘密》（*Die Physik und das Geheimnis des organischen Lebens*，布伦瑞克，1941 年，从第 114 页开始）。

[3] 参见我的论文“精神和生活”（*Spirit and Life*，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八卷）。

面，心理学虽然以前被归为哲学下的一个学科，现在已经是一门自然科学了，其研究主体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即精神。就这一点而论，它属于有机自然的众多基本表现形式之一，这些表现形式反过来构成了半个世界，另外一半是无机的世界。像所有自然构成物一样，精神是一个不具有理性的基点。它看似生命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和一些生命有机体一样，制造出一些有意义和目的的结构。在这些结构的帮助下，精神不断进行自我繁殖和发展。而且就像生命以植物和动物的形式充满地球那样，精神创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也就是无意识，即自我对世界的认识。

- 166 就其以自然为研究主题和一套固定的研究方法而言，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但就其解释的方法来看，它又属于人文科学。^[1] 由于这一“模糊性”或者“双重价”，有了关于科学性质的怀疑，首先是因为相同的矛盾性，其次是所谓的“偶然性”。就后一点来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某些人将心理过程当作纯粹随意的行为。他们非常天真地认定，他们所想到的、感觉到的、想要的诸如此类，一切都是他们意志的产物，因而是“偶然的”。他们相信，他们思考着自己的思想，想要着自己的需求，除了他们之外，这些活动没有其他主体。他们显然不可能承认心理活动还可以在没有主体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话，这个主体当然是自我）。他们回避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想象中自己创作的内心内容因为自己的价值而存在，而且除了自我，显然不是自身或者某一意志力的产物。

- 167 此时我们和支持自我的一个时髦而流行的幻觉正面遭遇。在法语中，他们还竟然说“我做了一个梦”（J'ai fait un rêve），虽然梦是最不可能被故意选择和创作出来的心理内容。与之相反，虽然德语中有“闪念”

[1] 参见托尼·沃尔夫（Toni Wolff）的“情结心理学研究介绍”（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agen der komplexen Psychologie）一文，载于《情结心理学的文化意义》（Die kulturelle Bedeutung der komplexen Psychologie）第一章。

(Einfall) 这个绝妙的表达,^[1] 但没有哪个“有一个好主意”的人把这个幸运的偶然归功于自己时会感到一丝后悔, 就像这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一样。但是正如“闪念”这个词所清楚表明的, 这并不是事实。首先因为主体显然不能胜任这一任务, 其次是由于跨主体自我(trans-subjective psyche)表现出的自发性。因而在德语中, 也在法语和英语中, 这样说: “这个主意浮现在我的脑海中。”(The idea occurred to me) 这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行为者不是主体, 而是想法, 而且想法确实从屋顶掉了进来。

- 168 这些例子指出精神具有客观性: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不是什么“偶然”。意志力也是一种现象, 虽然“自由意志”不是自然现象。这是因为“自由意志”是不可能被自己观测到的, 而只以观念、见解、信念和信仰的形式存在。因此属于纯“精神的科学”。心理学如果不想侵犯别人的领地, 就必须专攻自然现象学。但我们可以从精神活动“偶然性”这个流行的错误观念看出, 要证实精神的现象学本质并非易事。

- 169 实际上, 确实存在由先前意志力所制造或引发的精神内容, 而且也应当因此被认定为具有主观目的性的、故意的、有意识的行为的产物。在那样的程度上, 相当一部分的精神内容是心理产物。然而, 意志力本身, 像具有意志力主体一样, 是依靠于无意识背景的现象。在那里, 意识只在无意识精神作用的间歇出现。自我这个意识主体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力量而形成的, 部分包括遗传的性情(性格的组成成分), 还包括无意识获得的印象和伴随而来的一些现象。精神本身, 就其和意识的关系而论, 是先存在的, 超验的。我们因而应当和杜·普莱尔一道,^[2] 将它形容为超验的主体。

[1] 在法语和英语中只有一些对这个词苍白无力的反映, 如“idée”, “idea”, “sudden idea”等等。德语“witzige Einfall”比“saillie”或者“sally of wit”要好一点。[源于saillir, 意“冲向前”、“to rush forth”]

[2] 卡尔·杜·普莱尔(Carl du Prel): 《人类之谜》(Das Rätsel des Menschen, 莱比锡, 1892年), 从第27页起。

- 170 分析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去尝试孤立的单个功能（感觉功能、感情现象、思想过程等等），然后为了研究目的将它们置于实验环境中。分析心理学更关注精神作为自然现象的整体表现，因此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虽然细致的考察能够将其分解为更加简单的组成部分。但是就算是这些组成部分也相当复杂的，而且其基本特征也是难以测量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绝对需要其存在和帮助的更伟大的需求，我们的心理学和这个未知世界打交道的大胆行为称得上是放肆。为了病人，我们这些医生不得不试着医治一些难以理解或不可能理解的晦涩疾病，有时候缺乏足够的医疗法，有时候这些方法还会受到其他人的怀疑，我们需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一腔正气的责任感。由于职业的缘故，我们需要对付心灵中最黑暗最绝望的困难，同时始终明白一步错误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
- 171 分析心理学和以前的心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敢于处理甚至是最困难和复杂的心理过程。另一个不同是我们进行分步骤的治疗法。我们没有装备精细仪器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是这个世界。我们的实验关注于人类生活中现实的、日常的事件，而实验主体是我们的病人、亲戚、朋友，最后还有我们自己。命运扮演实验者的角色。没有针刺、人造电击、奇袭闪光以及其他各种实验设备；现实生活中的希望和恐惧、伤痛和欢乐、错误和成就为我们提供研究素材。
- 172 我们的目标是在人类心灵中找到对生活可能的最好的理解。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从中学到的不会僵化成智性理论，而是通过实际运用，成为一个工具。随着这个工具质量的提高，最终能够尽可能完美地服务于它的目标。其主要目标就是更好地调整人类行为，调整有两个方向（生病是有错误的调整）。人类必须在两个领域进行调整，首先是外部生活，这包括职业、家庭和社会；其次对其本性提出的重要要求进行调整。忽视了一个或者其他需要会导致疾病。如果有人无法调整，且达到

一定程度，他最终会生病，因而也是生活的失败者。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人仅仅因为不能达到外界世界的要求而生病，生病更多由于他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外部适应能力造福其最私密、个人化的生活，如何因此为发展做出正确的决定。一些人因为外部原因而患上神经症，而另外一些人患病的原因在于内部。可以轻易想象的是，肯定存在许多不同的心理构造，用于说明这些截然相反的病例。我们的心理学为了更好地调整找到发病原因，追踪着神经质的想法和感觉的难以捉摸的线索，直到找到重回正常生活的道路。因此，我们的心理学是极为实用的科学。它并不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最直接的目标——给予帮助。我们甚至可以说获得知识只是副产品，而不是首要目标。这是又一个我们心理学和人们所理解的“学院”科学的巨大差别。

- 173 很显然，这个新的心理学同时具有教育和医疗两个目标和核心意义。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精神元素新的、独特的构成品，对每一个病例来说，追求真相的探索都是全新的，因为每个“案例”都是个体的，无法从任何一个预想的公式中推论出来。每一个个体都是生命永恒变化情绪中的新实验，一个获得新的解决方法和调整方案的新尝试。如果试图在任何固有的理论基础上解释个体精神，无论我们多么赞成这个理论，都不能理解其真实的含义。对医生来说，这意味着对每一个病例的独立研究；对老师来说，这表示对每个学生的单独调查。我并非是指每一次研究都应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已经理解的东西不需再研究。只有在病人或者学生同意提供研究时，我才说到“理解”；在病人头脑中反复检查理解，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那么安全。在孩子身上或许很成功，但是对思想成熟的成人来说肯定不是这么容易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有不同意见，医生必须做好为了寻求真相这个唯一目的而放弃他所有论点的准备。在一些病例中，医生发现一些绝对存在的重要事件，而病人却不打算或者不能承认，这是很自然的。对医生真相总是隐藏着的，对病人也

一样。为了获得通往未知内容的途径，我们已经设计了很多方法。我有意用“未知的”，而不是“压抑的”，因为我觉得认为只要任何内容是未知的就一定被压抑着这样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有这样想法的医生给人们一种事先就知道一切的假象。这种假象对病人造成妨碍，让他几乎不可能承认真相。不管怎样，这种无所不知的态度抢占了他的上风，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受病人欢迎，而且也给病人带来很多方便，他们只需从分析师手中得到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被迫认识到并坦白事实。这样，没有人获利。而且，这种提前一步高高在上的认识会破坏病人精神的独立性，而这个最为珍贵的品质绝不应该受到损害。由于人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渴望丢掉自我，只要有机会就追求一些奇怪的神，怎么小心真的都不为过。

174 有四种方式可以用来研究病人身上的未知内容。

175 第一种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联想法（Association Method）。因为这个方法50年前已经为人们所知，我想在这里不需要介绍细节。其主旨是通过联想实验，用干扰法发掘主要的情结。这个方法作为分析心理学和情结症候学的入门法已经被推荐给每一个初学者。^[1]

176 第二种方法症状分析（Symptom-Analysis）只具有历史价值，早已被其创造者弗洛伊德抛弃。这种方法通过催眠暗示，试图让病人重新制造潜藏在某些病态症状下的记忆。这个方法在所有震惊、精神伤害或创伤引起的精神官能症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建立起最早的关于癔病的创伤理论。但是由于大多癔病不是因为创伤引起的，这个理论很快就和它调查的方法一道被抛弃了。在休克病例中，这个方法可以通过发泄创伤内容产生疗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这种方法对弹震症以及相似的心理失调很有疗效。^[2]

177 第三种方法回忆分析（Anamnestic Analysis），无论作为一种研究

[1] 参见《词语联想法研究》（*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二卷：“情结理论评论”（A Review of the Complex Theory，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八卷）。

[2] 参见布鲁尔（Breuer）和弗洛伊德的经典之作《癔病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1895年）。

方法还是治疗方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实际运用时，它包括对精神官能症历史发展过程的详细回忆或是重建。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信息是由病人讲述给医生的一系列几乎连贯的事实，只要他记得的话。他必然会遗漏很多他认为不重要或忘记了的细节。对精神官能症常见发展途径有所了解的有经验的分析医师会提出问题，帮助病人填上这些空白。这个过程本身常常就极具疗效，因为它让病人能够理解发病的主要原因，也许最终会为他带来关键态度的转变。对医生来说，问病人问题，给病人暗示和解释，指出他没有意识到的重要联系是无法避免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在我作为军官在瑞士军医军团服务期间，常常有机会使用这种回忆法。例如，曾经有一个19岁的新兵报告生病。我去看他时，他直接告诉我，他肾部有炎症，而这就是病痛的原因。我为他对自己的诊断如此确定感到迷惑不解，他随之说，他有一个叔叔患了同样的病，同样是背痛。但是身体检查并未显示任何器质性疾病。这明显是一例精神官能症。我询问了他的一些往事。主要事实是这个年轻人很早就失去了双亲，现在和他之前提到的叔叔住在一起。这个叔叔是他的养父，他非常爱他叔叔。在他报告生病的前一天，他收到了叔叔的一封信，叔叔告诉他，自己又因为肾病困卧床席。这封信令他非常难受，他马上将信扔掉，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试图压抑的情感的真正来源。实际上，他非常害怕他的叔叔会去世，而这让他又一次回到失去父母的悲伤情绪之中。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痛哭了一阵，结果第二天早上就重新回到了队伍中。在这个病例中，对叔叔的认同引发了病情，回忆揭示了这一点。他对自己被压抑情感的认识具有治疗的作用。

- 178 在另外一个新兵身上发现了相似的病例。几周之前，我看到他因为胃部疾病接受治疗。我怀疑他是神经症患者。回忆法显示，病情是在他听到像他母亲一样的姑妈因为胃癌需要手术的消息之后产生的。这次，解释隐藏的联系又带来了治疗效果。像这种简单的病例很常见，而且也

易于为回忆分析法发现。除了让病人认识到之前无意识的联系制造的良好效果之外，医生还常常会给一些好的建议或鼓励，甚至是斥责。

- 179 这是治疗神经症患儿最好的实用方法。在孩子身上很好地运用梦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方法需要深入到无意识中。对大多数病例，只需要清除一些障碍，不运用理论知识就可以完成。一般说来，如果孩子的精神官能症和父母错误的态度之间没有不变的联系，治疗是很容易的。但复杂的情况会导致孩子的精神官能症对抗任何治疗涉入。

- 180 第四种方法是无意识分析（Analysis of the Unconscious）。虽然回忆分析法可以揭示一些病人没有意识到的事实，但并不会被弗洛伊德称为“精神分析法”。事实上，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回忆分析法涉及意识内容，或者准备好再生的内容，而无意识的分析只有在意识素材耗尽后才开始。我恳切地指出我不将这第四种方法称为“精神分析法”，因为希望将这个术语完全留给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们理解的精神分析法不只是一门技术，而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之上，并武断地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当弗洛伊德公开宣布精神分析法和他的性理论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结合体时，我不得不开创一条新路，因为我无法赞成他片面的观点。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将第四种方法称作无意识分析法的原因。

- 181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强调的那样，这种方法只能在意识内容枯竭的情况下使用。我的意思是，只有在所有意识的素材都被很好地研究过之后，才有可能对无意识进行分析。而且现在仍然没有满意的解释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回忆法常常作为入门，为第四种方法服务。通过对病人有意识记忆的细致检查，你可以开始了解你的病人；你建立起古催眠术师称为的“信赖关系”。这种个人接触非常重要，因为它建立起了和无意识应对的唯一安全的基础。这项因素总是被忽视，而且很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错误。就算是对人类心理最富有经验的评判人，也不可能知

道另外一个人的心理，因此他必须依赖于友好的关系，也就是和病人良好的交往，相信他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告诉分析师。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就出现误会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医生并没有任何过失。由于病人具有明显的神经症特征，他往往怀有各种各样的偏见，而这些又常常是发病的直接原因，使得病症难以治愈。如果这些误会没有完全澄清，将会留下怨恨的情绪，把后期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当然，如果在开始心理分析的时候，你保持着对某些号称了解精神官能症一切性质的理论的坚定信念，你肯定能把自己的任务变得简单得多；但是你却陷入了对病人真正的心理不予理睬，对他的个体性不加考虑的危险之中。我就见识过因为理论考虑而阻碍治愈疾病的各种病例。失败毫无例外是交往的缺失导致的。只有最严格认真地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才能避免无法预见的灾难。只要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交往和相互信任的氛围，就没有危险；而且就算你不得不面对精神错乱的恐怖行为，或自杀的模糊危险，属于人类信念的领地和对他理解别人以及被人所理解的确定性仍然存在，无论夜有多黑。要建立起这样的交往决不是容易的事。除非双方能够仔细比较观点，并且完全去除偏见，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任何一方不信任的态度都会带来一个不好的开端，通过劝说或其他胁迫手段强迫打破阻抗效果也一样。就算是分析过程中有意识的暗示也是一个错误，因为无论如何，必须保留病人自由做出决定的感觉。只要发现一丁点不信任和阻抗的苗头，我都会很严肃地对待，从而给予病人一个重新建立交往联系的机会。病人在和医生有意识的联系中应该始终保持一个牢固的立足点，相对而言，医生也需要这样的联系，从而对病人意识的真实状态拥有足够的了解。他对这项知识的需要是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如果没有对病人情况的了解，他就不能正确理解病人的梦。因此，不仅在开始，而且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个体间的交往都必须都是观测的重点，因为仅此一项便可以阻止令人极度厌恶、惊讶的发现和致命的问题——如果对人类来

说可能的话。而且不仅如此，最重要的，这还是一个纠正病人错误态度的途径，这样病人不会有在违背自己心愿的情况下被说服或者是事实上被瞒骗的感觉。

- 182 我愿意就此给出一个例证。一个大约30岁的年轻人来拜访我。他显然非常聪明，富有才智，他说，不是为了治疗，只是为了问一个问题。据他说，他写作了一大卷关于自己病史和分析的手稿。他将其称为强迫性精神病——当我看到文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判断非常正确。那是某种精神分析自传，写得很具有智慧，有着非常显著的见识。这份文稿是一篇合格的科学论文，建立于广泛的阅读和对文献彻底研究的基础上。我祝贺了他的成果，并问他到来的真正原因。“嗯，”他说，“你已经读过我写的东西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虽然我有那么多的见识，还仍然是个神经病患者？理论上我应该已经痊愈了，因为我甚至唤醒了我最早的记忆。我曾经读到过很多文献，许多远没有我这样见识的人都被治愈了。为什么我是个例外？请告诉我，我忽视了什么，或者我还在压抑着什么。”我告诉他，我无法立刻了解以他非常惊人的洞察力也不能了解的精神官能症的原因。“但是，”我说，“让我多问你一些关于你本人的信息。”“我很乐意。”他回答。于是我就继续问道：“在你的自传中提到，你常常在尼斯过冬天，在圣莫里茨过夏天。我想你肯定是来自富有之家了？”“噢，不是。”他说，“他们一点也不富裕。”“那么你肯定自己挣了不少钱了？”“噢，不是。”他笑着回答道。“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有些迟疑地问道。“噢，那无关紧要，”他说，“我的钱来自一个女人，她36岁，是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他又补充道，“你知道的，我们有私情。”事实上这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靠自己当老师不多的收入生活，非常简朴。她节省自己的开支来攒钱，自然是盼望今后能够跟这个讨人喜欢的男士结婚，但是对方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想法。“难道你不觉得，”我问，“在经济上依靠

这个可怜的女人也许是你不能痊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对所谓我的荒谬的道德影射加以嘲笑，对他来说，这和他精神官能症的科学结构毫无关系。“而且，”他说，“我和她讨论过这一点，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不重要。”“那你认为仅仅是谈过这个问题就能将其他问题——你靠一个贫穷的女人养活——谈没了么？你觉得能合法拥有你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钱吗？”他随之便站起身来，义愤填膺地离开了房间，嘴里还小声抱怨道德偏见之类的。他是那些相信道德和精神官能症无关的人中的一个，这些人还认为故意犯罪根本不是犯罪，因为犯罪可以通过为其提供智性基础而消失。

183 显然我需要告诉这个年轻人我对他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是可能进行治疗的。但是我们无视他生活中不可忍受的成分，开始疗程，就不会有任何效果。带着他这样的观点，只有罪犯才能适应生活。但是这个病人事实上并不是罪犯，不过是一个过于相信智性力量，甚至能够忽视自己犯下的错误的知识分子。我坚信智性的力量和神圣，但前提是它不破坏情感的价值。这些并非孩子气的对抗。这个事例揭示了个人接触是关键因素。

184 当回忆的分析阶段结束，也就是说，当充分利用过一切意识的素材——回忆、问题、疑问、有意识的抗拒等——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展开对无意识的分析。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现在开始，我们关注活生生的精神过程本身，也就是梦。

185 梦既不只是回忆的产物，也不是对经验的抽象。它们是无意识创造性活动的公开展示。和弗洛伊德梦是愿望的实现相反，我对梦的经验引导我将其视作赔偿的机制。在分析过程中，当意识素材的讨论结束后，之前潜藏的无意识开始激活，而这些可以很轻易地制造梦。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位54岁，但是相对来说保养得不错的老妇人来向我咨询她的神经症。她于丈夫12年前去世后大概一年发病，从此深受各种恐怖

症的折磨。她的故事自然很长，这里我只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她丈夫去世后，她一人独自居住在美丽的乡村房舍中。她唯一的女儿已经结婚，居住在国外。病人是一个只受过简单教育的女性，智力范围狭窄，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学到任何知识。她的理想和信条属于19世纪70年代。她是一个忠贞的寡妇，虽然没有丈夫，但仍然尽力坚守她的婚姻。她半点都不能想象自己患恐惧症的原因；她是教会中的杰出成员，所以这肯定不是道德的问题。这种人通常只相信生理上的原因：恐惧症常常和“心脏”有关，或者“肺”，或者“胃”。但奇怪的是，医生们发现这些器官都没有问题。现在她再也不知道如何看待自己的疾病了。因而，我告诉她，我们从现在起开始试图发掘梦对她的恐惧症有些什么说法。她那时的梦具有快照的特点：一台放着情歌的留声机；她自己是年轻少女，刚刚订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医生等等。这些事情的隐含义思非常明显。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往往小心避免不将这样的梦称作“愿望的实现”，因为她有太多偏见，以至于根本不能谈论她的梦，“哦，它们除了幻象什么都不是，人有时候会梦到这些傻东西！”她应该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而且感到这个问题和她有关，这样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梦包含着她真正的意图，为了弥补她盲目的偏见，需要将梦添加到她意识里的其他内容中。我将梦称为补偿性的是因为它们包含观点、感觉和思想，意识中如果缺乏这些东西，将会留下一个填满恐惧而不是理解的空白。她不想知道任何有关梦的含义，因为她觉得思考一个不能立刻得到答案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她没能注意到通过压抑那些不愉快的思想，她制造了一个类似精神真空的事物，而且和通常情况一样，逐渐被焦虑填满。如果她曾有意识地考虑过自己的想法，她会知道缺少什么，她那时也就不会需要代替有意识伤痛的焦虑感。

186 当然，如果医生想要理解梦的补偿意图，他就需要了解病人的意识立场。

187 经验告诉我们，梦的含义和内容与有意识的想法密切相关。反复出

现的梦对应于同样反复出现的意识想法。在刚刚给出的病例中，梦的含义很容易看出：它们肯定会有一个不同的意思。因此分析师需要清楚了解有意识的情况，因为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梦的主题在某个情况下有一个含义，在另一个情况下有完全相反的解释。不和做梦的人进行个人接触而想解释梦的含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同时也是不恰当的。但是，有时候有人会遇到非常容易理解的梦，特别是当做梦的人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时候，这时对做梦者个人的了解就并非必要了。我曾经在一次火车旅行中在餐车里遇到两个陌生人。一个是英俊的老年绅士，另一个是长相精明的中年人。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是军人，大概是一个年老的将军和他的副官。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年老的人突然对他的同伴说：“有时候人会做梦，难道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我昨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我和一些年轻的军官一起列队前进，我们的司令官在检阅。最后他来到我面前，但是他问我如何定义美，而不是问我技术问题。我徒劳地想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当他转到下一个人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极度羞愧。那是一位年轻的少校，司令官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这个小伙子给出了一个该死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我能想到的话，这也恰恰是我想给出的答案。这让我非常震撼，就醒了。”然后，令人意外地，他突然对我这个完全陌生的人说话，问道：“你觉得梦是不是有意义的？”“嗯，”我说，“有些梦当然有意义。”“但是那样的梦的意义会是什么呢？”他尖锐地问道，脸上一阵抽搐。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少校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他长什么样子？”“他长得像我，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少校。”“嗯，那，”我说，“看起来似乎在你还是一个年轻少校的时候，你忘记或者错过了某件你当时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显然这个梦在吸引你注意它。”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是的，你发现了！当我还是名年轻少校时，我对艺术很感兴趣。但是后来这个爱好被日常工作湮没了。”他从此陷

人沉默，再也没有说一个字。晚饭后我有机会和我假定的副官谈话。他证实了我对这位年老绅士军衔的猜测，告诉我，我明显触到了他的伤心事，因为这位年老的将军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教员，以总爱干预微不足道、和他毫无干系的事情，为人们所知、所惧。

188 如果他保持并培养了一些外部兴趣，而不是让自己陷入既对他自己无益又对他的工作毫无帮助的刻板生活，人们对这个人的态度肯定会更好一些。

189 如果能够进一步分析，我应该可以向他说明，接受梦中的立场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他可能就此认识到他的片面之处，从而改正。在这方面，梦有着难以估计的价值。当然，前提是你远离一切理论假说，因为它们只会激发病人不必要的抵抗。其中一个理论假说，将梦看作总是对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而且通常具有性的本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做任何假设，甚至梦肯定是补偿性的这样的假设其实更好。你的假设越少，你更能允许你自己按照梦和做梦者对梦的描述进行解释，而这也能让你更容易找到梦的意义。关于性的梦当然存在，但同时也有饥饿的梦、狂热的梦、焦虑的梦和其他体因性质的梦。这样的梦已经够清楚了，不需要多精细的工作就能解开其本能基础。因此，在长期经验的引导下，我现在开始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梦确切表达了它的意义；因而任何梦的含意的解读，如果不能在梦的意象中清晰体现出来，就是错误的。梦既非故意的，也非随意的加工品；它们是自然现象，除了它们自封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是。它们没有信仰，不会撒谎，不会扭曲或掩盖，只是天真地宣布它们是什么和它们的含义。只是因为人们不懂梦，它们才令人愤怒和误解。它们不为掩盖什么而要诡计，只是用它们的方式尽可能简单地让我们明白梦的含义。我们也能理解是什么让它们这样的奇怪和难解：因为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它们总是在试图表达一些我不知道和了解的东西。它们这种无法表达自我的无能，明显和有意识的

头脑不能或者不愿理解相关问题对应。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将军朋友能够从他无疑令人筋疲力尽的职务中抽出必要的时间，来考虑是什么让他随意干涉他的士兵——一个他完全可以交给下属做，且更恰当的副业——他应该可以发现自己易怒的性情和糟糕的心情的根源，从而也可以免受我对他的梦所做的直率解释而带来的打击。只要他稍微反思一下，就可以自己理解梦的含义，因为这个梦就像我们想要的那样简单、清晰。但是要让他触到这个盲点是有几分令人厌恶的；而确实正是这个盲点在梦里发言。

- 190 不可否认，梦经常给心理学家带来一些难题。实际上，有些题目难度过大，以致不少心理学家倾向于忽视它们，附和梦是无意义的这种外行的偏见。但是，就像矿物学家会得到他的标本只是没有价值的鹅卵石，将它们扔掉这样不好的建议一样，如果心理学家和医生心怀偏见和无知，掩盖无意识的意见，不谈如何解决梦赋予研究者的科学任务的话，他们就等于否认了最深入地洞察病人精神生活的机会。
- 191 因为梦不是病态的，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梦的心理学并不是医生的特权，同时也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但是在实践中主要是医生在关注梦，因为梦的解读通常是打开无意识之门的钥匙。治疗精神和心理紊乱的医生最需要这把钥匙。病人比健康人自然有更加强烈的探求无意识领域的动机，因而他们也有着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对普通成年人来说，发现他所受教育中很重要的部分被忽视，从而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去获得对自己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广阔的平静心情，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事实上，当今社会受教育的人所缺乏的东西很多，有时候都很难将他们和精神官能症患者区分开来。除了前面那些明显需要治疗的例子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也需要得到实干心理学家同样的帮助。
- 192 梦的分析作为治疗方法是一种卓越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行为，其基本原则和结论将大大帮助治愈我们时代的邪恶和不幸。比如，就算是一小

部分人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指责他人的过失，而这个过失他自己几乎得独自承受，是没有价值的。这将是多大的一件幸事啊。

193 要分析无意识，你所需要使用的材料不仅包括梦。无意识还有其他衍生物，比如幻想。这些幻想是某种白日梦，或者像幻影和灵感。你可以像分析梦那样分析它们。

194 根据病例的不同本质，可以采用两种主要的解读方法。第一种是所谓的归纳法。其主要目标是找到梦中隐藏的本能的动力。以我不久前提到的老妇人的梦为例。按照她的情况，能够认识并理解本能的真相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在老将军的病例中，要谈到被压抑的生理本能就有点矫揉造作了，说他压抑自己对艺术的兴趣是极度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他是在习惯的力量下才渐渐离开它们的。就他的情况来说，解梦应该具有一个建设性目的，我们应该试着为他的意识态度添加一些东西，使其仿佛更完美。他所陷入的这种刻板生活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懒散和迟钝，而懒散与迟钝正是人类固有的罪恶。这个梦试图恐吓他，让他从这样的状态摆脱出来。但是在老妇人的病例中，对梦中性爱因素的理解，能够让她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最基本的女性天性，对她来说，这远比对罕见的纯洁和拘谨的责任的幻觉来得重要。

195 因此，当我们遇到关于幻觉、虚构和夸大的态度的问题，我们主要采用归纳法的观点。另一方面，当意识态度或多或少来说还比较正常，但具有更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的能力，或无意识倾向同样具备发展的可能，但是却被误解、被意识头脑所压制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建设性的观点。归纳的观点是弗洛伊德释梦法最突出的特征。它总是将我们引回到原始和自然的事物。另一方面，建设性的观点试图去整合、建设，将人的视线引向前方。它比归纳的观点乐观，后者总是警惕着病态的事物，从而试图将某些复杂的事物分解，让它变得简单。如果为了治疗需要摧毁病理结构，也许有时候这是必要的；但是治疗往往同样（或者说更常

见的是)需要增强和保护健康的、值得保留的成分,从而令病态丧失任何一个立足点。如果愿意,你可以从归纳的观点出发来解释不仅是每个梦,还包括疾病的每一个症状、特征、生命的所有显征,最后绝对得出一个负面的判断。如果你的研究足够深入,我们所有人会成为小偷和谋杀犯的后代,而且诸如所有的谦逊都来源于精神上的骄傲,而所有美德都植根于相应的罪恶这样的观点也是很容易说明的。在任何病例中,分析师采用哪种观点完全应该由他的洞察力和经验决定。他基于对病人性格和意识状况的了解有时候会利用一种观点,有时候又会采用另外一种观点。

196 在这个背景下,我再讲几句对梦和幻想之象征意义的看法也许是合适的。象征主义现在已经吸收了科学的成分,因而不需要或多或少有些不真实的性的解读了。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试图将象征主义放到唯一可能的科学基础上,即比较研究的基础上。^[1]这种方法似乎已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成效。

197 首先,梦的象征具有一个人特征,但这个特征可能被做梦者的联想所淡化。我们不推荐详细检查做梦者想法的解读方式,虽然在某些象征中这个方法很可能是可行的。^[2]为了构建梦对做梦者个人的准确含义,做梦者的合作无疑至关重要。梦中的意象是多面的,我们永远无法肯定它们在另外一个梦或者另外一个做梦者那里会有相同的含义。相对持续的含义只表现在所谓的原型(archetypal)意象身上。^[3]

198 为了梦的分析实际操作之便,我们一方面需要特别的诀窍和天生的

[1] 参见我的《转化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五卷),“儿童原型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Archetype)和“年轻女子塑像的心理方面”(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Kore, 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九卷)。

[2] 参见我的“个人的梦的象征意义和炼金术”(Individual Dream Symbolism in Relation to Alchemy) [《心理学和炼金术》(Psychology and Alchemy, 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十二卷)]。

[3] 参见我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九卷)。

理解力，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象征历史的丰富知识。和心理学所有实际工作一样，仅有智性是不够的；我们也同样需要感觉，否则梦至关重要的感觉价值就被忽视了。没有感觉，分析梦是不可能的。由于梦是整个的人做的，由此可以得知，不论是谁想要分析梦，也必须是作为整体的人。古代的一个炼金术士说过：“艺术要求身心投入。”(Ars totum requirit hominem)理解力和知识是必需的，但是他们不应该将自己置于心灵之上，那样心灵就不会为感情让路。总而言之，释梦就像一般意义上的诊断、手术、治疗学一样是一门艺术，虽然困难，但如果拥有天分和命运的青睐，是能够学会的。

心理学名师之家的资料严禁外泄 禁止盗版！本书仅供参考请在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情节有残缺不全的情况 喜欢本书建议购买纸质图书 更多公众号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之所在 微信号：xizhi001

演讲之三

199 我们通过分析、解读梦来试图理解无意识的倾向性。我说的“无意识的倾向性”听起来很拟人化，就像无意识是具有个人意志的意识生命一样。但是从科学的立场看，这只不过是某种心理现象的特性之一。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着固定的、具有无意识特性的心理现象。一切都可能是，或变成无意识的。你所遗忘的事物，或者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而忘记了的任何事情都会转入无意识。简单地说来，任何事物，只要其力量张力跌落到一定水平以下，就会变成潜意识。如果你遗忘的记忆中再加上很多潜意识的感受、想法和感觉，你将对无意识上层结构有一定的认识。

199a 这就是实践分析的第一阶段需要处理的材料。有一些无意识内容具有被意识心理主动抑制的特性。通过或多或少地从特定意识内容中故意将注意力撤开和积极阻抗这些意识内容，它们最后被驱除出意识之外。持续的阻抗态度人为将这些内容控制在潜在意识的上限之下。在癔病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是人格分裂的前奏，也是这种病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虽然事实上，在相对正常的个体中也发现过压抑作用，但是完全丧失被压抑的记忆却是一种病理症状。然而，压抑应该和抑制清晰区分开来。只要为了专注另外一件事情而想要从某事上转移注意力，你就不得不抑制之前存在的意识内容，因为如果你不能忽视它们，就不能改变兴趣目标。通常情况下，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找回被抑制的内容；它们总是可以被重新利用。但是如果它们拒绝被找回，就可能是压抑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在某处肯定有一些利害关系令其想要忘记。抑制并不会造成遗忘，但是压抑肯定会。当然，有一种和压抑毫无关系的、非常

正常的遗忘过程。压抑是一种人为的记忆丧失，是自我暗示的健忘症。从我的经验看，我们可以合理地将整个无意识，或者将其很大一部分假定为由被压抑的事物组成。压抑是一种特殊的、不正常的过程，最突出的证据是丧失情感调节内容；而这些内容一般来说是一直存在于意识中，并且很容易找回的。这和由震荡或者其他脑部受伤（如中毒）所造成的后果非常相似，因为这些也同样会引起记忆的大量丧失。在这些病例中，一定时期内的所有记忆肯定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压抑却能导致所谓的“系统健忘症”（systematic amnesia），让患者只是无法回忆起特定的记忆或者一组想法。我们能够在这种病例中发现意识头脑的某种态度或者倾向，一种以可能带来痛苦或者让人厌恶为理由，蓄意避免即使是恢复记忆可能性的意图。在这里，压抑的概念已经很清楚了。在联想实验中，当某些词语刺激碰上感觉调节情结时，最容易观察到这种现象。一旦它们被扰乱，记忆的丧失或者扭曲（健忘症或错构症）就很常见了。一般情况下，这些情结和某人想要忘记以及不想想起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关。通常，这些情结本身就是痛苦的经历和印象造成的。

- 200 不幸的是，这个规律也受到某些限制。有时候就算最重要的内容也会从意识中消失，不留一点受到压抑的痕迹。令关注压抑内容的人非常苦恼的是，它们自动就消失了，而且完全不为因为某些策动其消失并为之感到喜悦的意识利益而左右。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常见的忘记，那只是一种自然的张力的减弱；更确切地说，我所考虑的情况是一个动机、一个单词、一个意象或人从记忆中不着痕迹地消失了，却在后来的某个重要时刻重新出现。这种病例就是所谓的“潜在记忆”[我在1902年的文章“心理学和所谓神秘学现象的病理”（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曾经描述过一个和尼采有关的这样的病例^[1]]。例如，我记得和一位作家的会面，作家后来在自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

[1] 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一卷。

我们的会谈。但是一个阻抗片段 (*pièce de résistance*) 却不见了,那就是我给他读过的一篇关于某些心理混乱起源的简短讲稿。这个记忆不在他的“保留剧目”之中,但在他另外一本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著作中又重新出现了,并且非常令人注目。因为我们最终不仅受到过去同时也受到未来的约束,未来的勾画早就存在我们身上,并慢慢地发展成形。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自己身上丰富的可能性时尤其如此,虽然这些可能性早就在他身上展现出来了。因而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出现,某个无意识的天资被一个“偶然”(chance)的议论或是其他事件唤醒,而同时意识头脑并不知道到底什么被唤醒了,或者究竟有没有什么被唤醒。只有在一段相对比较漫长的孵化期之后,才出现结果。而最初的原因或者刺激物往往一直埋藏在意识之下。未被意识到的内容表现得和普通的情结完全相同。它激怒意识头脑,令和它有关的意识内容不是变得过分紧张,从而不屈不挠地在意识中得以保留,而恰恰相反,变得非常容易消失。它的消失并非由于来自上面的压抑,而是被下面的无意识所吸引。所谓的“空隙”或者意识的衰落甚至可能引导我们发现某些还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内容。因此,当你有一种忽略了或者忘记了什么的模糊感觉时,试着再仔细想一想就很值得。如果你假设无意识主要是由压抑组成的,你自然不能相信其中存在任何创造性活动,而且根据逻辑,你会得出意识的衰落不过是压抑产生的副作用这样的结论。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身处险境。由压抑作用推理而来的解释被扩展到异常的长度,而创造性的因素则完全被忽视了。因果关系无疑被夸大了,文化的产生被解释为一个伪造、替代的活动。这种观点不仅易怒,而且降低了文化中那些好的部分的价值。这样看起来文化就只是带着其幼稚、野蛮和原始,对丧失的天堂的一声长叹。有人真的神经质地暗示,很久以前,有一个邪恶的族长禁止孩子对阉割的痛苦感到喜悦。因此,阉割神话有几分太过于激烈地摇身一变,几乎不用什么心理的技巧,成为了病原学的文化

神话。这将我们引向一个对当今文化“不满”（discontent）^{〔1〕}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我们总能觉察出对理应拥有却业已丢失的天堂的悲叹。逗留在这样一个原始、狭隘的幼儿园中，比到1933年为止的其他任何文化都更加令人不满和不安得多。在过去的几年内，已经疲惫不堪的欧洲人有很多机会去亲自证明这个事实。我猜想“不满”中包含非常私人的动机。同时，你可以很容易地用理论蒙住自己的眼睛。关于受压抑的儿童性欲或者儿童时期受到创伤的理论，在实践中已经无数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神经症的真正病因中转移开，^{〔2〕}也就是说，忽视所有那些懈怠、粗心、冷酷、贪心、怨恨和其他各式各样利己主义思想，而这些病因根本不需要运用性压抑的复杂理论解释。人们应该明白不仅是精神病患者，我们所有人都自然倾向于（只要他缺乏洞察力）不在自己身上寻找可能带来麻烦的原因，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它们推得越远越好。否则他就可能面临为了变得更好进行改变所带来的风险。和这个令人讨厌的风险相比，把责任归咎到其他人身上，或者当自己犯下了不可否认的错误时，至少假设这起因于婴儿时期要有利得多。人们当然不记得这个过程，但是如果能记住的话，神经症就会当场完全消失。努力进行回忆给人留下竭力采取行动的印象，还是极妙的障眼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这个观点来看，一直寻找心理创伤的行动显得极具吸引力。

- 201 我这个绝对不受欢迎的观点，并不要求纠正现有的态度或者讨论现在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很多神经症是由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引起的，而且对婴儿时期不负担任何责任状态的向往，时时诱惑着某些病人。但是在没有心理创伤经历的情况下，对例如癔病这样的病症使用现成的推理是不合适的，结果病人既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医生，这同样是

〔1〕 参见琼·Joan Rivière翻译的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伦敦，1930年）。——中译者

〔2〕 参见前面提到的一个年轻人在里维埃拉（Riviera）和恩格达恩（Engadine）暴晒的病例（第182段及其后）。

事实。

- 202 在心理疗法中，天真是不合适的。医生就像教育者一样，必须注意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被病人欺骗，尤其是被自己欺骗的可能性。生活在幻觉中和相信对自己的想象——无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这样的倾向都很强烈，几乎是无法克服的。神经症患者是自己幻觉的受害者。但是如果说有谁被欺骗了，肯定是被他所骗。精神治疗医师应该认识到，只要他相信一个理论和一种特定的治疗法，他就可能被某些病例所愚弄。也就是说，某些足够聪明的人可以在理论陷阱后面为自己选择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然后熟练运用方法让这个地方不被发现。
- 203 因为没有到死也无法驱除的困扰，所有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和治疗法都充满不确定因素。所以每次当那些生意人模样的医师和时髦的咨询师断言他们在按照阿德勒、库克尔（Künkel）、弗洛伊德，甚至是荣格的理论进行治疗时，我都感到好笑。不存在这样，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治疗法，而且就算有，肯定最后会走向失败。当我为X先生治疗时，我必须用X疗法，正如在我治疗Z先生时需要用Z疗法一样。这意味着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由病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所有的心理分析经验，不管是从哪个理论中推论出来的，无论什么观点，在恰当的时候都可能有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建构的那种理论系统一方面由技术性规则组成，另一方面却包含着作者自己喜欢的情绪观点。他们仍然被笼罩在过去病理学的魔症之下，将疾病看作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ian）意义上的分割的“统一体”（entia）。^{〔1〕}他们都认为描述一种神经症是可能的，就像疾病展示了一个具体而且说明清晰的临床图片一样。同样地，医生们也希望通过教条主义的分类抓住神经症的本质，并用简单的公式将其表示出来。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但是它只是将神经症的所有非本质特

〔1〕编者按：参见荣格“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as a Spiritual Phenomenon，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十三卷）和Jolande Jacobi编辑的《帕拉塞尔苏斯选集》（Paracelsus: Selected Writings，纽约，Bollingen Series XXVII和伦敦，1951年），第324页。

点推到了前台，因而掩盖了具有实质性价值的某个方面，即疾病永远是一种极度个人化的现象这个事实。对神经症真正、有效的治疗一直都是个人化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将固执地运用某个特定理论或者疗法的做法判定为基本错误的。如果说有哪种患病的人明显比不同疾病的种类还多，很明显，神经症正是如此。在这里我们能见到所有想象得到的最具有个人特点的临床图像，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还常常在神经症中发现，比那个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几分无趣的形象更为具有个人特点的内容或者性格组成的个体的病人。因为神经症特别具有个人特征，要用理论对他们进行准确的表达和描述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理论只能涉及集体特点，也就是很多个体共有的东西。但是对于疾病来说，那恰恰是最不重要的，或者倒不如说是完全不相干。除了这个困难，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也就是几乎每一个心理分析准则、和心理有关的事实，如果要百分百准确的话，必须可以马上倒推回去。因此，某人患有神经症是因为压抑作用或者没有压抑；因为某人的头脑中充斥着婴儿时期的性幻想或者因为某人没有幻想；因为某人过于幼稚，不能适应环境，或者环境调节得太过，以至于排外；因为某人遵从或者不遵从快乐原则；因为某人过于缺乏意识或者意识过于强烈；因为某人太自私，或者太少时间在做自我；如此等等。这些可以随意增加的二律对立体现了在心理学中建立理论是多么的困难和徒劳。

- 204 我自己早就已经抛弃了任何关于神经症的标准理论，除了一些相当普遍的观点，比如人格分裂、心理挣扎、心理情结、压抑作用、心理层面降落（*abaissement du niveau mental*）。这些仿佛属于神经症的存货。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神经症都存在分裂、挣扎的特点，都包含情结，而且带有压抑和降落的痕迹。依我的经验，这些准则都是不可逆的。但是就算在最普通的压抑现象中，二律对立的法则已经在起作用，因为“神

神经主要心理状态存在于压抑”的准则肯定被逆转了，因为通常的情况不是发现压抑，而恰恰相反，是内容退缩（drawing away）、被减少或夺走，这和原始人身上常见的“心灵丧失”（Loss of soul）相对应。^{〔1〕}“心灵丧失”不是因为压抑作用，很明显是一种感情的突然迸发，因而被解释为巫术。这些原本属于魔法领域的现象在所谓的文明人身上绝对没有消失。

205 因此，承担归纳神经症综合理论的任务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对事实的掌握远远不够。无意识的对比研究才刚刚起步。

206 过早形成的理论有其危险性。因而压抑的理论（其正确性在病理学一定领域范围内是毋庸置疑的——直到需要被逆转之前）已经被运用到创造性的过程，而文化的创造仅作为模仿品被归入次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创造性功能的整体性和健康被神经症阴暗的光线穿过，这在很多病例中无疑是压抑的产物。这样，创造性和病态就没有了什么差别，而具有创造力的人马上开始怀疑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神经症患者不久之后则开始相信自己的病是一种艺术，或者至少是艺术的源泉。但是，这些未来的艺术家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症状：他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心理学，因为他们害怕这个怪兽会将他们所谓的艺术创造力吃掉。就像一大群心理学家可以对抗神的力量一样！真正的创造力是一眼永远堵不住的泉水。难道世上还有什么诡计能阻止莫扎特或贝多芬的创作？创作的力量比其所有者更为伟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它就是虚弱的，给予有利的条件会孕育持久的才能，但也仅是如此罢了。另一方面，如果这是神经症，往往只需一个词语或眼神就能让幻觉消失无踪。那时那个假定的诗人再也不能写作，画家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沉闷。而这一切都要怪心理学。如果心理学的知识具有这样的治愈力，如果它能结束令

〔1〕在美国南部被称为“欲望丧失”（gana loss）。编者按：gana是西班牙语，字面意义为“食欲”、“欲望”。参见赫尔曼·凯泽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南美人的沉思》（*South-American Meditations*），特里萨·杜尔（Theresa Duerr）译，（纽约和伦敦，1932年）第158页及其后，关于这个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用法。

现代艺术变成无趣的难题的神经质，我将非常高兴。疾病从未促进创造的工作；与之相反，它是创造最可怕的障碍。就像没有什么分析可以穷尽无意识一样，制伏压抑不可能毁掉真正的创造力。

- 207 无意识是意识永远具有创造力的母亲。意识在童年从无意识中生发，就像原始时期人成为人一样。我经常被问到意识是如何从无意识中产生的。回答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从现有经验推论，某些事情隐藏在过去的深渊中，科学无法够及。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推理，但是有可能就算在远古时期，意识产生的方式和今天也相差无几。意识的产生有两个明确的途径。一是在感情高度紧张的时刻，正如帕西法尔（Parsifal）中的一个场景，主人公在面对最大的诱惑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安福塔斯（Amfortas）伤口的含义。二是沉思的状态，思想像梦的意象一样穿过头脑。在两个显然没有联系、距离甚远的独立思想之间突然闪现出联系，这具有释放潜在压力的作用。这种时候通常造成启示一样的效果。在每一个病例中都表示着内部或外部压力得以释放，而这反过来又制造了意识。很多（虽然不是全部）婴儿期最早记忆的印记依然存在于这些意识的突然闪现中。就像从历史起源传递下来的记录一样，有一些是真正历史事件的残迹，有些纯粹是虚构的；换句话说，有些从本源上说是客观的，有些是主观的。后者往往非常象征化，而且对个人随后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生命中最早的那些印象大多很快被忘记了，形成我称为个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婴儿期层面。某些特定的因素将无意识分为两部分。个人无意识包括一切被遗忘或压抑，否则就是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获得的潜意识。这则材料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印记。但是你也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几乎不涉及个人性质的内容，而且对个人来说相当陌生。病人在疯狂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些内容，大大增强了他们混乱、迷惑的心理。在正常人的梦中，这些奇怪的内容也偶尔可能出现。在为神经病患者做精神分析的时候，你将他的无意识素材和精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无意识对比，肯定马上能够发现一项惊人的差异。神经病患者的无意识素材主要来源于自己，他的思想和感觉围绕着他的家庭和社会基础，而精神病患者的个人空间常常全部被集体表现所吞没。疯子听到上帝和他说话的声音；在幻觉中看到宇宙的旋转，就像隐藏的思想、感情世界的面纱被陡然拉开。他突然开始谈论幽灵、魔鬼、巫术、秘密魔术的迫害等等。不难猜想这个世界是什么：这是原始的世界，只要一切顺利，这个世界将深埋在无意识中，但是当某些不幸降临在意识头脑中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我把心理这一非个人的层面称作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集体”因为这不是个人获得物，而是大脑构造遗传下来的功能。从其概括性的特征来看，人类具有相同的集体无意识，在某些方面哺乳动物甚至也有和人类相同的集体无意识。遗传的大脑是我们祖先生活的产物。它包括人类祖先在生活中重复过无数次的心理活动结构上的积蓄或替代品。倒过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演绎类型和相应活动的创造者。是鸡还是蛋，到底哪个在先不是我所决定的。

- 208 个人意识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之上的上层结构，人们常常不会意识到其存在。集体无意识只偶尔会影响我们的梦。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集体无意识将创造出一些奇怪、不可思议的梦，以其美妙、魔鬼般的恐惧，或谜一般的智慧，引人注目——某些原始人所谓的“大梦”。人们常常把这些梦当成宝贵的秘密藏起来，他们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这种梦对于个人心理平衡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们通常超越了其智力水平范围，多年以来像精神坐标一样突出，虽然它们可能永远不会为人理解。用演绎法解读这些梦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们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其自身。它们是精神的体验，否定用理论使其合理化的尝试。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将向你们讲述一个神学学生的梦。^[1] 我不认识

[1] [这个病例在《两篇关于分析心理学的论文》（*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七卷，从287页往后。——英编者]

这个做梦的人，因此可以排除个人影响的因素。他梦见：

自己站在一个庄严的僧侣模样的人面前，这个人被称为“白术士”，但是却身穿一件长黑袍。这个术士刚刚用“因此我们需要黑术士的帮助”结束一段很长的布道。然后门突然开了，另外一个老人走进来，这就是“黑术士”，但是却穿着一件白袍子。他看起来也很高贵、庄严。黑术士显然想和白术士说话，但是因为做梦的人在场的又很犹豫。白术士指着做梦的人说道：“说吧，他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黑术士就开始讲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他是如何找到天堂丢失的钥匙，而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说，他来找白术士是想请他解释这把钥匙的秘密。他告诉白术士，他所在王国的国王正在为自己寻找一块合适的墓碑。他的臣民偶然掘出一口石棺，里面有一个处女的遗骸。国王打开石棺，将尸骨扔掉，又将石棺埋起来以便以后使用。但是还没等到天亮，这个处女就变成一匹黑马，飞奔进入沙漠之中。黑术士追着马穿过沙漠荒地，还到了其他地方，经过很多波折、困难，他找到了天堂丢失的钥匙。

这就是他的故事的结尾。不幸的是，这时候梦也结束了。

- 209 我想这样的梦会帮助我们弄清普通、个人的梦和“大”梦的区别。任何眼界开阔的人都会立马感受到这个梦的重要意义，而且会同意我的观点，这种梦和我们每天做的梦来自于“不同的水平线”（different level）。这里涉及宏大意义的问题，我愿意在这个主题上花上一点时间。我们的梦应该帮助解释个人意识之下的意识层的活动。如果我们将这个做梦的人看成是一位年轻的神学家，这个梦的表面意义就有了特殊的一面。很明显，善与恶的相对性以最令人难忘的方式展示在了他的面前。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他身上探究这个问题，而且了解神学家对这个突出的心理问题有何说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心理学家最感兴

趣的将是这一事实：神学家如何接受无意识一方面清楚区分出两个对立面，另一方面却认可了他们的身份。对一位年轻的神学家来说，有意识地考虑这些所谓异端学说的问题是不大可能。那么，谁又在想这些问题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为数不少的梦中都出现了神话主题，而做梦的人又绝对是不知道这些主题的；这时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他的意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素材，又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思考以思想给它们穿上这些意象的外衣呢——而且，这些思想超出做梦人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1]在很多梦和某些精神错乱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原型素材，也就是在神话中可以找到对应物的想法和联想。从这些对应里面，我得出这个结论：无意识存在一个层面，其运行功能和制造神话的那些古老的意识一模一样。

210 虽然出现神话对应物的梦并不罕见，集体无意识——我称作和神话相似的无意识层，却只在特殊的情况下出现，是非同寻常的。人们在面临生命重要转折点时会做这样的梦。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童年时期最早的梦常常包含着最令人吃惊的神话元素；我们通常也会在诗歌和艺术中发现原始意象，而宗教经验和教义则是全部原型知识的源泉。

211 对治疗孩子来说，集体无意识往往不是问题：孩子的困难主要在于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由于原始无意识的持续存在将对意识的发展设置巨大的障碍，而意识的发展是他们最需要的，我们确实需要满足他们和古老无意识的联系。但是谈过了中年期的人的心理，我就有很多关于集体无意识意义的评论了。应该始终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心理不仅由于某些本能冲动和情结的暂时支配而产生变化，也受到个人不同生命阶段的影响。因此，应当注意不要将成年人的心理归到小孩身上。不能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孩子。总之，对小孩的治疗决不像对大人那样系统化。一个真正、系统的梦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不必过于强调无意识：介绍只有大人感兴趣的心理细节，很容易激起不健康的好奇心，或者

[1] 我不想冒犯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做梦的人。我与他并无交往；但是我不太相信一个22岁的年轻人会意识到这个梦所提出的问题，至少不会考虑得这么深入。

引发不正常的早熟或是自我意识。在面对问题儿童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心理学知识，因为简单和常识是孩子最需要的。^[1]对心理分析的了解首先应该服务于你作为一名教育者的心态，因为众所周知，孩子对老师的个人缺点有着一种几乎是神奇的直觉。他们对于对和错的了解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多。因此，老师应该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这样才能够在自己照管的孩子出现问题时发现问题的源头。他自己也许会在无意识中轻易成为罪恶的原因。自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忌太天真：有些人（比如医生、教师）暗自认为权威人士有任意作为的权力，而孩子则应该尽量去调整适应，因为他们早晚都要适应真正的生活，而生活绝对不会更好地对待他们。这些人坚信只有物质生活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唯一真正有效的道德约束则是刑法典后面的警察。只要人们将无条件适应于这个世界的权力奉为最高信条，将当权者的心理学洞见作为一项道德约束的愿望肯定要落空。但是任何宣称信仰民主，相信负担和优势平等分配的人都不可能赞成这种独裁主义态度。教育者总是教育的人，而孩子永远是被教育的，这并不正确。教育者自己本身也是容易犯错误的人，而他所教育的孩子会反映出他的失误。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对个人主观看法，尤其是个人的错误要尽可能保持敏锐的判断力。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也就是他的本质，也是他对别人影响力最强的一点。

- 212 用通常意义的系统术语形容孩子神经症的心理学是很不够的，因为就像成年人中的神经症患者一样，除少数特例外，独特或个性化的特点占据压倒性的地位。在这里，诊断和分类与每个病例中的个人特性相比没有什么意义。我将从病历中举一些例子而不是作一个概述。这些病例归功于我的学生——在纽约市圣阿加沙学校工作的咨询心理医师弗朗西丝·G.威克斯——的友好合作。^[2]

[1] 这并不等于无知。为了能够了解婴儿的精神病或问题儿童，除开其他的，丰富的知识是必要的。

[2] 她以《童年的心灵世界》（纽约和伦敦，1927年）和《人的内心世界》（*The Inner World of Man*，纽约、伦敦和多伦多，1938年；第二版，1948年）这两本书而知名。我尤其向家长和老师推荐第一本书。[编者按：参见本卷的第二篇文章，即其德文版的介绍。]

- 213 第一个病例是一个7岁的男孩。他被诊断为精神不健全。这个男孩行走缺乏协调力，一只眼睛斜视，而且口吃。他常常突然发脾气，怒火使得整栋房子陷入喧哗之中，他到处乱扔东西，威胁杀害他的家人。他喜欢嘲讽、炫耀。他在学校欺负其他孩子，他不会阅读，不会和其他同龄孩子坐在一起。在学校大概待了6个月之后，他越来越愤怒，以至于一天要发好几次脾气。他是头生子，在5岁半之前生活都很快乐和友好。但是3岁和4岁之间，出现了夜惊。他很晚才学会说话。人们发现他的舌头很短，于是做了手术。在5岁半的时候，他还是几乎不能说话，而在那时候才发现韧带的切割出了问题，后来被矫正了。在他5岁的时候，家里诞生了一个弟弟。一开始他很高兴，但是随着婴儿的成长，他有时表现出对弟弟的憎恨。小弟弟很早就学会走路，而正是在这时，病人的脾气开始变坏。他显露出强烈的报复心理，同时将喜爱和悔恨的情绪交织其中。由于这种愤怒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原因，没有人想到嫉妒心理，不论这有多么微不足道。随着愤怒的增加，夜惊的次数减少了。智力测试显示出他具有不同寻常的思考力。他为每一次成功高兴，受到鼓励变得友好，失败则让他易怒。父母开始了解他的愤怒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虚弱之后一种补偿性的权力展示。最开始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小弟弟在轻易完成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之后得到表扬和赞美，后来是不得不和学校的其他孩子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当他还是家中独子时，父母因为他的残疾给予特别照顾，他是幸福的；但是当他想要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的时候，他变得像一头极力挣脱锁链的野兽。在母亲口中他“当一点小事出问题”就会有愤怒，常常与弟弟被带到客人面前炫耀小把戏同时发生。
- 214 这个男孩很快和心理分析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将她称为他的“朋友”。他开始和她交谈，不再愤怒。他不会谈论他的梦，却沉湎于杀死每一个人，而且用剑把他们的头砍下来的夸张幻想。一天他突然打

断自己，说：“那就是我要做的。你觉得如何？”心理分析师笑了，答道：“我和你的一样——这全是胡言乱语。”接着，她给了他一张他喜爱的圣诞老人的图片，说：“你、我、圣诞老人都知道这全是胡言乱语。”他的母亲将图片贴在窗户上，这样他可以看到。第二天，他发怒的时候看到了这张图片。他很快平静下来，评论道：“圣诞老人，那全是胡言乱语！”而且马上去做该做的事情。从此他开始把自己的愤怒看作一种享受，为某个明确的目的使用它。他对分辨自己真正的动机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智慧。他的父母和老师相互合作，不仅表扬他的成功，还赞美他的努力。他开始感到自己作为“大儿子”的地位，在演讲训练上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慢慢地开始学会控制自己的愤怒。有一段时间，随着愤怒消退，以前的夜惊变得频繁，但也很快消失了。

215 我们不能企盼这种由于器官缺陷造成的精神失调立刻得到痊愈。要完全适应需要多年的努力。很明显，这种神经症的基础是强烈的自卑情绪。这分明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病例，由自卑感导向权力情结。症候学显示神经症是如何试图补偿效能丧失的。

216 第二个病例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一连三个月的体温都在正常之下，而且不能去上学。除了胃口不好、情绪越来越低落以外，她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特别的症状。对这样的状况，医生找不到任何原因。父亲和母亲确信孩子完全信任他们，而且她也没有什么烦恼和不快乐。母亲后来终于向心理医师承认他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讨论他们的困难，孩子从来都不知道。母亲想要离婚，但是又不能下定决心面对离婚可能带来的波折。因此一切都悬而未决，同时父母又不去解决造成他们不快的那些困难。他们都对孩子有着一种过度占有性的情感，孩子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父亲情结（father complex）。她在父亲房间里一张小床睡觉，就靠着他的床，早上会爬到父亲床上去。她讲了以下这个梦：

我和爸爸一起去看奶奶。奶奶在一艘大船里面。她想要我亲

她，想用双臂抱着我，但是我怕她。爸爸说：“嗯，那我要亲奶奶了！”我不想他这么做，因为我害怕他出什么事。然后船就开走了，我一个人都找不到了，我很害怕。

- 217 她好几次梦见奶奶。一次奶奶就是一张嘴巴，张得大大的。另外一次她梦见了“一条大蛇，从我的床下面出来，和我玩耍”。她经常讲这条蛇的梦，还做过一两个与之相似的梦。她不大情愿讲奶奶的梦，但是却承认爸爸每次离开她都会害怕他不再回来。她大概估计到了父母的现状，告诉心理分析师母亲并不喜欢父亲，但是她不愿谈这个话题，“因为那会让他们心情不好”。父亲出差的时候，她总是害怕他会离开他们。她还注意到母亲在那时总是更快乐。母亲意识到自己对孩子并无帮助，不能解决这种状况反而让她生病。父母应该共同解决他们的困难，或者如果这个困难不可能解决的话，应该向孩子解释情况。母亲坚信离婚会伤害孩子，但是真正情况公开以后，她的健康却马上得到了改善。大人告诉她不会和父母任何一方分开，而是有了两个家；虽然家庭分裂对任何孩子来说都不是好事，但她因为不再被模糊的恐惧和不祥的预感折磨而得到解脱，她开始恢复健康，真正享受上学和玩耍的乐趣。

- 217a 对普通医生来说，这样的病例往往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想找到器质性的疾病，那肯定是徒劳。因为没有一本医学课本会承认父母之间的心理困难可能导致孩子的低烧，医生不知道应该在其他地方寻找病因。但是对心理分析医师来说，这样的病例并不是不寻常，也无奇怪之处。孩子是父母间心理气氛的很大一部分，父母之间隐秘、未解决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参与隐秘（Participation Mystique），也即以天然的身份，让孩子感觉到父母间的冲突，并感同身受。一般公开的冲突或者明显的问题并不会产生这样有害的效果，往往总是父母把困难隐藏起来或变成无意识的时候才产生。毫无例外，无意识是这些精神失调的创造者。孩子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散布在空气中的问题，忧惧和不祥的

预感带来的压迫气氛像毒气一样慢慢侵入孩子的心灵。

- 218 对这个孩子来说，她感受最强烈的似乎是父亲的无意识。如果丈夫和妻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关系，他肯定会寻找另外一个出口。而且如果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他压抑了对那种事情的幻想，那么他的心理兴趣一方面会退入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另一方面如果他有女儿的话，他会陷入对她的幻想中。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无意识乱伦。你很难让一个人对他的无意识负责，但在这个病例中，事实是，自然对耐心和怜悯一无所知，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疾病或者不幸事件直接或间接施加报复。不幸的是，对于有关爱情的棘手事件尽可能保持无意识，几乎是所有男性和女性的集体想法。但是在尊重和忠诚的面具后，由被忽视的爱引起的所有愤怒都落在了孩子身上。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正如不能指望人们在如今的理想和传统体系中明白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怎样解决他们的爱情问题一样。他们往往只知道如忽视、拖延、抑制和压抑这些负面手段，很难了解更好的方法。

- 219 关于奶奶的梦，显示出父亲的无意识心理是如何进入孩子的心理的。想要亲吻他母亲的是父亲，而孩子在梦中被迫去亲吻她。那个化身为“整张嘴巴”的奶奶暗示着吞咽。^[1]显然孩子面临被父亲压抑着的力比多吞噬的危险。那就是她梦到蛇的原因；因为自古以来蛇就是危险的象征：盘成一团被捕获，或被吞噬，或被毒死。^[2]这个病例也表明，孩子是多么善于了解父母没有预料到的东西。父母没有任何情结肯定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超人了。但是他们至少应该有意地去理解这些情结；为了孩子，他们应该把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当作责任。他们不应该为了避免痛苦的讨论而选择更简单的压抑。爱情难题是人类痛苦的沉重债务中的一部分，不应为了要付自己的一份而感到羞愧。不论从哪个方面看，父母

[1] 这是原型的一种表现形式，即致命、贪婪的母亲。参见“小红帽和奇幻森林历险记”（Hansel and Gretel）的童话，以及“毛依与黑夜女王”（Maui and Hine-nui-te-po）的南海神话。在这篇神话里，部落的女祖先张着嘴睡觉，Maui爬进她的嘴，被吞噬。[列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太阳神时代》（*Das Zeitalter de Sonnengottes*），柏林，1904年，I，第66页及其以后]。

[2] 参见《转化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中蛇的象征，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五卷。

诚实地讨论他们的问题，都比将情结郁积在无意识中好上几千倍。

- 220 在这样的病例中，对孩子谈论乱伦幻想和父亲固恋（father-fixation）有什么用呢？那种治疗过程只会让她相信，这全是自己不道德或愚蠢的性格的错，从而让她担上完全不是她的而是她父母的责任。她痛苦的原因不是自己的无意识幻想，而是父亲的幻想。她是家庭中失常气氛的受害者。而一旦她的父母开始面对自己的困难，她的问题就消失了。

- 221 第三个病例涉及一个非常聪明的13岁女孩，据说她反社会、反叛，不能调节适应学校的环境。她有时候非常漫不经心，给出一些她不能解释的答案。她是一个高高大大、发育得很好的女孩，而且显然很健康。13岁的她比同班同学要小上几岁，她试着过十六七岁女孩的生活，却缺乏相应的能力。在生理上，她发育过了头，在才11岁的时候青春期就开始了。她为自己性方面的兴奋和手淫的欲望感到害怕。她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女人，具有掌握权力的强烈愿望，她很早就决定让女儿成为一个天才。她促进每一项智力能力的发展，压抑所有的情感发育。她想让孩子比任何人都早去学校。父亲的工作侵占了他家庭中的时间，他对女儿来说更像是一个影子般的理想人物，而非真实存在。她忍受着压抑情感的巨大压力，这种感情并非建立在真正的恋爱关系上，而更多地从对同性的幻想中得到满足。她坦白有时候想要得到某位老师的爱抚，幻想她所有的衣服都突然掉了下去，而忘记了老师对她说的话；由此就有了一些荒唐可笑的答案。这是她其中一个梦：

我看到我的母亲在浴缸中向下滑，我知道她在被窒息，但是我不能动。然后我变得很害怕，开始哭泣，因为我让她淹死了。我边哭边醒了过来。

这个梦披露了她对被迫过的那种不自然生活的暗中抗拒。她承认了自己对正常同伴关系的向往。在家里不能做什么，但是转变环境、理解

并诚恳讨论她的问题，给其病情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222 这个病例很简单，却很典型。父母扮演的角色又很显著。这是一种典型婚姻，父亲完全被公事占据，而母亲则试着通过孩子实现她的社会野心。为了满足母亲的欲望、期望和虚荣心，孩子必须成功。这样的母亲往往根本不了解孩子真正的性格，或是她个人的方向和需要。她将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以权力的欲望无情地统治着她。这种婚姻很可能会制造那种心理状态，并且会让这种状态增强。丈夫和妻子之间看似距离甚远，因为一个如此男性化的女性几乎不能真正理解男性的感受：她只知道如何从他身上拿到钱。为了让她保持一个比较宽容的心态，他付钱给她。她所有的爱都变成了野心和权力欲（如果她在结婚很久之前没有照她自己母亲的样子这样做的话）。这种母亲的孩子实际上不过是玩具罢了，在高兴的时候就把她盛装打扮起来。他们不过是父母自我主义棋盘上一个沉默的角色。令人发狂的是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母亲对亲爱的孩子的无私奉献之下，孩子的幸福是母亲生活的唯一目的。但事实是孩子并没有得到半点真正的爱。这是她为什么像那么多其他被忽视、虐待的孩子那样遭受早熟性症的原因。但同时她又被所谓的母性的爱所困扰。同性恋幻想清楚表明她对真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结果她期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爱，但是这种爱是错误的。如果温柔的情感被扔出门外，以狂暴形式体现出来的性欲就会爬进窗户，因为除了爱和温柔体贴之外，孩子还需要理解。在这个病例中，正确的做法是治疗母亲，这也许会改善她的婚姻，将她的情感从孩子身上转移，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到母亲的心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试着加强孩子对母亲的抵抗，从而检测母亲对孩子有害的影响，孩子至少能够因此公平地批评母亲的过错，意识到自己的个人需要。没有什么比一位试图把自己化身在孩子身上的母亲，更能阻碍孩子的正常发育了。她永远不会想到孩子不仅仅是一个附属品，而是一个新的、具有个性的生命，常常被赋予和父母截然不同的性

格，有时候甚至看起来相异得可怕。原因在于孩子只是在名义上来自于父母，他们实际上继承了祖先的血统。有时候为了找到家族的相似性不得不追溯到好几百年以前。

- 223 孩子的梦非常易于理解：显然意味着母亲的死亡。^[1]这就是孩子无意识对母亲盲目野心的回答。如果母亲没有试图“扼杀”女儿的个性，无意识决不会如此反应。当然，你不能从这个梦的那些结果开始归纳。关于父母死亡的梦并不稀奇，而且你也许会被误导，认为他们永远建立在我刚刚描述过的情况之上。但是你应该记住，梦的意象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中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除非对做梦的人的意识状况具有相当的了解，你决不能肯定梦的含义。

- 224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病例有关一个8岁女孩，玛格丽特。一般不会把她的病情和父母联系起来。这个病例很复杂，无法在一个演讲中全部讲完。我因此只选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孩子上了一年学后，除了能做一点阅读，其他什么都没有学到。她行动笨拙，上下楼梯像一个刚刚学习走路的小孩，不大会控制四肢的动作，说话哼哼唧唧。谈话时，她开始表现得非常热情，但突然会把脸埋进双手中，拒绝再说一个字。只要她一开始说话，就会突然说出一串词语连贯不清的胡言乱语。想要写字的时候，她会画下单个字母，然后乱写乱涂把整张纸盖满，这是她所谓的“连环图画”。没有办法对她进行普通的智力测试，但是在一些思考和感觉测试中，她的测试结果和11岁的孩子相符，但是在其他测试中，她刚刚达到一个4岁小孩的水平。她从来都不正常。出生刚10天时，医生不得不从她的颅腔移出由于难产造成的血块。她受到日夜看护，接受着最精心的照顾。不久之后，她明显开始用生理上的缺陷欺压父母，同时还对人们给予她的任何帮助感到怨恨。父母试图通过保护她

[1] 这个梦表面上可以理解为愿望的实现，但是如果进一步仔细地查看便会显示它是对事实的概括。对女儿来说母亲代表女性本能的底层，在这个病例中这种本能被极大地扰乱了。

远离现实和为她提供道德上的支持补偿她，让她不必努力自制去克服困难和挫折。

- 225 第一个心理治疗法是通过想象的世界。由于这个孩子非常具有想象力，她开始为了听故事而学习阅读，一旦开始，她的进步就非常迅速了。在一件事上过于集中让她变得容易暴躁和兴奋，但取得了持续的进展。一天，玛格丽特宣布：“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她叫安娜。她和我一模一样，只是她总是穿着可爱的粉红色衣服，戴着眼镜（眼镜意味着她的视力弱，让她不能阅读她现在所喜欢的书）。如果安娜在这里，我会做得更好。”心理医生建议叫安娜进来。玛格丽特走到大厅，和安娜一起回来。然后她开始写字给安娜看。在此之后，安娜一直都在。开始是玛格丽特写字，然后安娜开始写。一天，一切都不对了，最后她叫道：“我永远学不会写字，这都是妈妈的错！我是左撇子，但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第一个老师。我不得不试着用右手写字，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能写字了，都是因为妈妈。”心理医生告诉她，有一个孩子同样是左撇子，他的妈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玛格丽特热切地问道：“那他就不能写字了？”“噢，不，”心理医生说，“他写故事和其他所有的东西，只是对他有点难罢了。他现在经常用左手写了。如果你想，你也可以用左手写字。”“但是我最喜欢我的右手。”“哦，那看起来并不全是你妈妈的错了。我在想是谁的错。”玛格丽特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这时医生就建议她去问安娜。因此她走了出去，一会儿回来了，说：“安娜说这是我的错，我最好是起点作用。”在这之前，她总是拒绝讨论她的责任，但是从此以后她会走出房间，和安娜一起讨论，再把结果带回来。有时候她回来的时候充满叛逆的情绪，但是她总是会说出真相。有一次，在责骂安娜后，她说：“但是安娜坚持说：‘玛格丽特，这是你自己的错。你必须试一试。’”从这里她开始认识另一个自己。一天，她对妈妈发了一顿可怕的脾气。她冲进房间，叫道：“妈妈可怕、可怕、可怕！”“谁可

怕？”心理医师问她。“妈妈。”她答道。“你可以问问安娜。”医生说。她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呸！我想我跟安娜知道得一样多。我很害怕。我要去告诉妈妈。”她这么做了，很快就安静地回来做作业。

- 226 因为出生时的严重伤害，孩子不能正常发育。她自然应该得到并且也得到了父母的众多关怀；但是考虑到孩子的残疾，分清界限、明白关心的限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有些地方肯定达到了最佳效果，如果超过那个范围孩子就会被宠坏。正如第一个病例表明的那样，孩子在某些方面确实感到了自卑，他们开始通过假想的优越感来进行弥补。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卑——道德上的；由于没有产生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开始了恶性循环。真正的自卑感由假想的优越感补偿得愈多，最开始的自卑感就越得不到修补，道德上的自卑感也就令这种情绪更加强烈。这肯定产生了更多的虚假优越感，诸如此类的情绪以飞速增加。显然，玛格丽特需要很多注意力，并因此被不知不觉宠坏了，因此她学会了利用父母对她合理的热爱。结果，她陷入了自己的残疾，击败了她自己想要解脱的努力，她变得比残疾实际上所可能导致的更加无能和幼稚。

- 227 这种情况最利于第二重人格的产生。她的有意识的心理无法进步这个事实，并不代表她的无意识人格就会保持停滞。她的那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意识部分越往后退缩，人格就越分离。结果有一天发展得更好的人格就会出现，挑战压抑的自我。玛格丽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她看到自己面对着“安娜”——暂时代表她优越道德理性的双胞胎姐妹——的挑战。后来，两个合二为一，这表示着非常大的进步。1902年，我发表了关于一个人格分裂相当严重的16岁女孩的研究成果，与其心理结构非常相似。你可以在我《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症候学》这篇论文中找到。^[1] 心理医生利用第二重人格进行教育，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完全和安娜这个人物的目的论意义一样。双重心理的现象比人们想象

[1] 参见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一卷。

的要普遍，虽然其强度很少会达到让人们谈到“双重人格”的程度。

* * *

228 医生从医学的角度对通常意义上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几乎不关他的事。但是对于问题儿童或者特殊儿童的教育，他有一些重要的补充。从他的实际经验中，他非常清楚父母和学校教育的影响甚至在成年人的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治疗儿童神经症时，他倾向于不在孩子自身，而在其周围的成人，更确切地说在父母身上寻找根本原因。父母不仅通过遗传体质，而且还通过施加巨大的心理影响对孩子产生最强烈的影响。那样的话，成年人身上无知和无意识成分所起的作用就远比不论多少好的建议、命令、惩罚和好意带来的影响强。但是，当父母和老师希望孩子去做好他们自己当年做得不好的事情时（不幸的是，情况常常是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毁灭性的。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父母将他们没有达成的幻想和雄心强加于孩子身上，将其塑造成无法适应任何环境的人物。我记得曾为一个行为恶劣的小男孩会诊。根据其家长的说明，我知道他在7岁的时候还不能阅读、写字，不能很好地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并且盲目地反抗任何教育的努力；而且2年来他逐渐形成了愤怒的情绪，愤怒时会打碎身边一切东西。父母认为他够聪明，但是完全缺乏友好的态度。他不做事，总是和一个旧的老泰迪熊玩具玩耍，在它身上消磨时间，多年以来，这个泰迪熊是他唯一的玩具。人们给了他很多其他玩具，但都被他故意毁坏了。他们甚至为他请了一位很好的家庭教师，但是她也不能帮助他。他是在母亲生育了两个女孩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男孩。在我看来，母亲特别溺爱他。我一看到这个男孩，谜就破解了：这个男孩称得上是一个弱智儿，但母亲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迟钝的孩子，于是用她的野心怂恿、折磨

这样一个本来温和、和善的傻瓜，出于完全的绝望，孩子的精神完全错乱了。当我检查完后对母亲说明时，我的诊断引起了她的愤怒，她坚持说我犯了错误。

229 教育者首先必须清楚谈话和正式训练不会产生任何效果，重要的是例子。如果他在无意识中允许自己身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恶意、谎言和恶劣的态度，其效果会比那些很容易错过的最好的意图所产生的更强大。医生因此相信教育别人最好的途径是教育者自己受到教育，而且为了测试其有效性，医生应该首先在自己身上实验那些从书本中学到的深奥的心理知识。只要在进行努力的时候带着一些智慧和耐心，他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位坏老师。

第五部分

天才儿童

心理咨询师之家的课程材料禁止外泄 禁止售卖！ 本书仅供参阅读在下限24小时删除 书籍内容可能因网络不全的情况 喜欢本书建议购买纸质书籍 更多公益课程的视频关注微信公号：心师之家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x172859

心理諮詢師之家的服務和專業性 禁止濫用！ 本報以保護讀者在下載24小時的期限，否則將會刪除不完整的內容。 請在本報以向本報諮詢。 更多公益服務的信息請關注本報：心師之家 讀者在本報諮詢：11223344

天才儿童^{〔1〕}

- 230 第一次到美国，当看到铁路口没有栏栅而且铁路两旁也没有屏障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在更偏远的一些地区，铁路甚至成了人行道。当我表达对此的惊讶时，有人告诉我：“只有白痴才看不到火车从铁轨上呼啸而过，速度达到了每小时四十到一百英里！”还有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是这里没有任何事是被禁止的。与此相反，你只是“不允许”做某事，或者有人礼貌地请求你：“请不要……”
- 231 诸如此类的印象，让人发觉美国的日常生活需要高智商，同时也期待智性的反应，而欧洲的日常生活则将其对象当作愚蠢的人。美国培养并期待高智商，而欧洲则是回头去看哑巴是否也在进步。更糟糕的是，欧洲总是将恶意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一直对着我们的耳朵叫喊着“禁止”专横跋扈、“禁止”多管闲事！而美国则是致力于人们的常识和善意。
- 232 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在那里我看到了欧洲的偏见在我的某些老师身上得到了体现。我当时还是一个12岁的男生，绝不属于懒惰、愚蠢的类型，然而当老师不得不忙于调教反应慢的学生时，我却经常感到极度的乏味。幸运的是，我的拉丁文老师人很亲切，在做练习时经常教我去大学的图书馆借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满怀欢欣地随意浏览，选择最远的路线游荡回去。然而，无聊乏味在我的经

〔1〕[本文首次发表于1942年巴塞尔校务会的年会上。后以“天才儿童”为题在《瑞士教育周刊》1943年第16期上发表。后又被收入《心理学和教育》（苏黎世，1946年），本文即是据此翻译出来的。——英编者]

历中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了。有一次,在众多的并非真正引人入胜的写作话题中,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确实非常有趣的话题。我开始认真地写起来,并无比细致地对句子加以修改和润色。我的文章一定是最佳作文,或者至少是最佳作文之一,怀着这般美好的期待,我把我的文章交给了老师。老师在将作文还给学生时,总是首先讲解写得最好的作文,然后按照优点的多少依次讲解。这回,其他所有人的作文都比我靠前。等到讲解最后一个时,只剩下最微弱的力气了。老师用一种预兆灾难将要降临的样子吸足了一口气,吐出了下面这些词:“荣格的作文显然是写得最好的,但是他写得太轻率,草草了事,没有费一点心思。因此,不值得作任何考虑。”“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呼喊说,“我从没像这次那样花那么多心思写作文。”“撒谎!”他大声喊道,“看看史密斯·米诺”——写得最差的那个男孩——“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在生活中会取得进步,但你不会,不,不,你不会——因为在生活中你不可能以聪明和欺骗侥幸成功。”我一言不发,无话可说。从那一刻起,我在德语课上什么都没干。

- 233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灾难仍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毫无疑问,从那时以后学校的情形已发生很多变化和改进。然而,在当时我的头脑一直被这件事困扰着,并有一种悲惨的感觉。当然,随着我生活阅历的增加,这些也自然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件事更好的理解。我逐渐意识到我老师的态度毕竟是建立在帮弱补差这个高尚的规则之上。这些规则很容易被上升为没有感情、经不住进一步思考的原则。因此善良会导致这样一个可悲的讽刺画面:人们帮助后进,消灭差生,但与此同时也冒着把有天赋的儿童置在后面的危险,尽管位居同伴前面会引起反感,显得不甚恰当。普通人对超出自身智力理解范围的事物并不信任,而且很容易怀疑。太难理解了——对最重的疑虑这个理由也够充分的了!保罗·布尔热在他自己的一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在某个部长接待室

里发生的有趣的场面，堪称最佳范例。一对中年夫妇批评一位知名学者道：“他大概是个秘密警察，样子看上去很坏。”当然他们并不认识那位学者。

234 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花了这么久讲述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而，这种没有诗歌的事实并非个别，而是时有发生的情况。那个有天赋的学童面对着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重要任务，尽管我们的一贯格言是帮助天资较差的。然而，在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家里，无论我们的愿望是多么仁慈，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稀缺的有天赋的儿童。即使在今天，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仍有些困难。不久前，我听到下面这个事例：有个聪慧的小女孩，就读于一所较差的小学，让她的父母无比震惊的是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坏学生。这个小孩在校外所说的听起来很滑稽，这让她的父母感觉那些孩子被老师当作白痴一样对待，而且人为地使他们显得愚笨。因此，她的母亲便就此事去找校长。她发现原来那位老师以前受的训练是如何教有缺陷的孩子，此前带的是智力迟钝的儿童。显然，对于正常的儿童她开始并不了解。所幸的是，这个事故被及时发现了，因此那个小女孩可以转到一位常规教师那儿，在后者的调教下她很快又恢复了状态。

235 有天赋的儿童的问题绝非简单，因为区分他和其他人并不在于他不是个好学生。有时他正好相反。他甚至可能在上课时，是出了名的心不在焉，脑袋里装满了别的东西，昏昏欲睡，懒懒散散，漫不经心，行为不端，任性不已，或者给人以进入梦乡的感觉。仅从外部的观察结果，是很难将有天赋的儿童和一个大脑有缺陷的儿童区分开来的。

236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有天赋的儿童并非都早熟；与此相反，他们也可能晚熟，因此他们的天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能处于潜伏状态。因而，是否有天赋只有在面对困难时才能辨认出来。另一方面，如果老师太过友善和乐观，他所想象的天才最后很可能是平庸之辈。正如传记中说的那样：“天才的迹象在40岁之前是看不到的——在那之后同

样也是看不到的。”

237 有时，唯一能帮助我们识别天赋的是对那个小孩的个性特征进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既看在学校也包括在家里。只有这能使我们看出，什么是主要的性格特征，什么是位居次要的习惯性行为。在有天赋的小孩身上，漫不经心，心不在焉，甚至昏昏欲睡可能是一种次要的行为，以抵抗外界的影响，好让内心的幻想活动不受干扰。诚然，仅靠活跃的幻想或者特有的兴趣还不足以证明有特殊的天赋，如同毫无目的的幻想和变态的兴趣同样也可能在以前的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找到一样。真正能揭示天赋的是这些幻想的性质。因为它肯定能将聪明的幻想和愚笨的幻想区分开来。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是看幻想结构的原创性、一致性和微妙性，以及实现它的潜在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些幻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延伸到小孩的实际生活中，比如一贯保持的爱好和其他的一些兴趣。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的兴趣的总体程度和质量。有时人们发现的与儿童有关的问题让人显得很吃惊，比如狼吞虎咽地且不加选择地阅读，而且往往是在熄灯后家长禁止的时间里阅读，或者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实用技能。所有这些迹象只有肯花心思去探究产生那些问题的原因的人才能理解，他绝不满足仅仅挑剔那些坏毛病。因此，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我指的是常识和生活经验——对教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238 有天赋的儿童的心理倾向总是呈现出极端的差异。也就是说，所有心理方面都有同等的天赋，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一般规律是他在某一个方面很差，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缺陷。毕竟成熟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在有天赋的方面，异常的早熟可能很普遍，而在其他方面的心理水平可能比同龄儿童的正常水平还要低。有时这会造成带有误导性的假象：人们认为他面对的是一个相当不成熟而且心理迟钝的儿童，而没有对他具有的超常能力给予认可。也有可能早熟的、有天赋的儿童在语言上与其能力并不同步，因此这就让他的表达显得含混不清或者令人费

解。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唯有细致地探究其缘由，加上对答案谨慎的考虑，才能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然而，也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孩子的天资根本不表现在学业上。对于一些比较实用的技能尤为如此。我自己就还记得有些男孩在学校笨得出奇，可是干起他们父母从事的农活却相当出色。

- 239 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不得不再指出过去我们对于数学天赋的一些错误的看法。过去我们认为，逻辑和抽象思维能力可谓是数学的代名词，而且对于想要提高逻辑思维的人来说，这也是其最佳选择。然而，如同跟生理相关的音乐天赋一样，数学天赋既不能等同于逻辑也不能等同于抽象思维，尽管数学跟所有哲学和科学一样都用到它们。人们可以一点儿抽象思维也没有却具有音乐天赋，同样傻瓜也可能具有让人叹为观止的计算本领。数感同乐感一样，灌输起不了作用，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天赋。

- 240 有天赋的儿童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有智力方面的，还有道德方面，即感情领域的。成人身上常见的含糊其辞、是非颠倒和其他道德上的松懈问题，很容易成为道德上有天赋的儿童烦恼不已的问题。就像成人很容易对源自感情的道德批评置之不理一样，我们也容易忽视或低估智力上的敏感和早熟。感情的天资没有智力上和技能上的天资那样显而易见、引人注目，而且正如后者需要教师特殊的理解能力，那些其他的天赋也是如此，这往往就更要求教师自身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终有一天，教育者通过言语进行的教育不再起作用，唯一起作用的是他的人格。每个教育者——我指的是最广义的——应该时常扪心自问自己在生活中是否实践了所教的那些道理，尽其所知并问心无愧。精神疗法已经告诉我们，到最后能起疗效的不是医生的知识，也不是他的技能，而是他的人格。教育也是如此：它必须以自我教育为前提。

- 241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让自己高高在上，对施教者说三道四；正好相反，由于我自己多年从事实际教育教学工作，我必须把自己算作他们中

的一员，等待别人去评判或指责。我只是基于自己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冒昧地想让你们对此引起重视，这个基本的教育事实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

242 除了智力上的天赋以外，还有心灵的天赋，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者。尽管心灵的天赋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种情况下智力通常不是太强。然而，这类人跟有其他才能的人相比，对社会的贡献有时更大，更可贵。但是，跟所有的天赋一样，有天赋的感情也存在两面性。高度的移情，尤其在女孩身上表现明显，能轻松自如地适应老师的教学。因而能给人以具有特殊才能的印象，加之也有不少事例表明她们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一旦个人的影响不复存在，这种天赋也就消失了。它仅仅是一段心血来潮的小插曲，通过移情表现出来，像干草燃烧一样突然起火，然后只留下一堆失望的灰烬。

243 教育有天赋的儿童，对教育者自身在智力、心理、道德和艺术等方面都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也许没有一位教师能够达到。然而，要想恰当地对待学生中有天赋的人，他自身必须有点天赋。

244 然而，幸运的是，许多天赋似乎具有自我保护的特有能力。而且一个有天赋的小孩越接近天才，他的创新能力——正如“天才”这个词所暗含的——就越像一个超越他的实际年龄的人格。你甚至可以说它像一个具有神性的魔鬼，不仅不需要教育，而且还有必要保护儿童免受其干扰。伟大的天赋是最美丽的，但常常也是最危险的，就像人性之树上的果实。它们挂在最易折断的枝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天资的发展与人格总体上的成熟成反比。而且，常常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创造性人格的成长是以人性为代价的。的确，有时天赋和人性之间的偏差如此之大，让人们不得不反思天赋少一点儿会不会更好。毕竟如果道德低下的话，有再高的天赋又算得了什么呢？君不见，天赋高的人由于人性上的缺陷，他们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不在少数。天赋并非绝对是有价值的，或者说只有当人格的其他部分与之匹配时才

具有价值，天赋才能发挥作用。创造性的力量很容易最终沦为毁灭性的力量。它仅仅取决于人格的道德观，那些力量是用于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而且，如果不具备这种道德，任何教师都无法代其提供，也无法将其置换掉。

245 天赋和它的病理变体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小，这就使得教育这类儿童变得更加困难。不仅是由于天赋几乎无一例外意味着另一方面的不足，而且有时是伴随着某种病态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要判定到底是天赋还是病态的特征占主导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246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很难说将特别有天赋的学生单独编班教育是否更好，虽然有人这样建议。^[1]至少，我并不想建立一套如何筛选合适的学生的理论，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虽然这可能对有天赋的儿童极为有利，但是我们仍得考虑到这些学生，在其他一些方面并非总能达到他们有天赋的那方面的水平，无论人性方面还是智力方面都是这样。倘若被隔离在一个特殊的班级，有天赋的儿童则有危险成为发展片面的产品。而在常规班级里，尽管在他擅长的那门课上他可能会感到乏味，但其他的一些课程则会让他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而这则会产生一种有用而且刻不容缓的道德影响。因为所有的天赋在道德上都有一个不利之处，有天赋的孩子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因此会产生飘飘然的感觉，这就需要相应的谦卑感来加以制约。然而，有天赋的儿童大多是被溺爱惯坏了的孩子，他们总是期待受到特别的待遇。我以前的老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发表他那些道德“灌输”的原因。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得出其必然的结论。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将我的老师看作是命运的工具。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白这个残酷的现实：神赐的礼物具有两面性，既有明的一面也有暗的一面。超前发展就意味着将遇到更多的打

[1] 一般而言，在瑞士儿童是分班上，属于同一年龄段的儿童分在同一个班。人们并未尝试按照能力来将他们编入不同的班级，这种情况在英国很普遍。——英编者]

击，如果你不是在老师那里受打击，那你就会在命运中受打击，一般而言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果有天赋的儿童及早地让自己意识这点将对他有好处：任何出类拔萃之处都会让自己处于特殊的位置，面临许多危险，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过于自信。唯一的预防措施是谦卑和随和，而且就是这些也不是总起作用的。

- 247 因此，在我看来，将有天赋的儿童和其他儿童放在一个常规班级受教育，而不是为了强调独特地位而将其转到一个特殊班级似乎更好。归根结底，学校是外部大世界的一部分，它是社会的缩影，包含了小孩将来不得不面对和接受的所有方方面面。至少，其中的一些必要的适应能力能够也应该在学校学会。有时候冲突并不一定是灾难。误解也不都是致命的，除非是一贯的误解，或者儿童异常地敏感且不可能找到另一位老师。这种情况常常能带来好的结果，但仅仅是当问题的确是出在教师身上。然而，这绝不是普遍规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教师不得不忍受小孩家庭教育所产生的破坏效果。通常，有些父母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就把它们寄托在它们有天赋的孩子身上。而他们对待孩子要么过分迁就，要么严厉管教，使其成为榜样。有时，这对孩子后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很多神童的结局就是明证。

- 248 强大的天赋，尤其是天才，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它会提前做出某种暗示。天才能够不顾一切地表现出来，因为在本性中有种无拘无束、不屈不挠的东西。所谓的“不得志的天才”其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现象。通常，他最终沦为一个永远寻找自我安慰的无用之人。有一次，由于职业的缘故，我被迫和一位真正的天才去见一位这类的“天才”：“也许你只是一只懒惰的猎犬？”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我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天赋既无法阻碍、削弱和贬低，也无法培养、发展和提高。天才就像凤凰一样罕见，是捉摸不定，不能依仗的幻影。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天才从最开始就是靠上天的恩

赐而存在的，毫无保留。而禀赋在统计上却有一定的规律，而且并非总有与之相匹配的变化。跟天才一样，它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千差万别，这就导致了教育者不应忽视的个体差异性。因为有个性的人格，或者说卓尔不群的人格，是对某一社会而言最有价值的。通过门第或等级结构的压制，而消除人们之间的差异，这对任何一个社会都迟早会导致灾难的。因为，当所有出类拔萃的东西都抹平后，所有的指引物都消失了，渴望引领就会成为一个迫切的需要。人类的引领难免出错，领导者自身一直受，而且还将受强大的象征性原则的支配。正如个人无法说出他生活的目的和意思，除非他将自我交给一个比人类高级的精神权威。这种需求源自自我，从来都不能构成人的全部，而仅仅是有意识的那一部分。而无意识的那一部分独自就能无限地使他完整，并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249 从生理上来说，有天赋的人是对普通人的一种偏离，至于老子所说的“高下相盈”实为永恒的真理之一。对个体而言，这种偏离是从高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发生的。这回在他身上产生一种对立的紧张局势，二者轮番调节和强化他的人格。静水流深，有天赋的儿童也是这样。他所面临的危险不仅仅在于他偏离了常规，无论这看起来多么有利；而更大的危险是容易引起冲突的内在的极端对立。因此，不被隔离于特殊的班级，他个人的兴趣和老师的关注可能对他更为有利。虽然安排一位受过训练的学校精神病医生完全值得提倡，而且不应仅仅成为对专门技术的狂热的一种妥协。然而，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会说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颗理解的心，而且再怎么敬重都不过分。当人们回忆起那些优秀的老师时会赞叹不已，但回忆起那些触动过我们心灵的老师时却会心怀感激。学校的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原料，但温暖是植物生长，同时也是儿童心灵成长最必不可少的条件。

250 因为在其他学生当中，既有天赋高的又有本性过于拘谨的人，他们

不应该受到限制或压抑。由于这个原因，学校的课程应该永远不过于偏离人文学科而过于重视专门的领域。至少应该留给后代通向生活和思维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大门。而且在我看来，对任何多元的文化，重视历史，取这个词最宽泛的意思，是尤为重要的。诚然，重视实际的和有用的东西，重视未来很重要，但回过头来看看过去也是同样的重要。文化意味着连续性，而不是通过“进步”使其同根源断裂开来。特别是对有天赋的儿童，平衡的教育作为一种促进心理健康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上文所说，他的天赋只存在于某一方面，而且几乎总是被心理其他方面的幼稚的欠缺所抵消。然而，“童年”指的是过去的一种状态。如同发育中的胚胎，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再现我们种系发生的历史一样，儿童的心理也会重新经历尼采所说的“人类先前的教训”。儿童生活在一个尚无理智、尚无科学的世界里，一个属于我们的祖先们的世界。我们的根留在那个世界里，而且每个儿童都从那个根上面成长起来。成熟让其弃根而去，幼稚让其紧靠着根。有关宇宙起源的知识，在已经逝去和被遗忘的过去世界和至今仍不可知的未来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未来，如何适应未来？除非我们掌握了过去遗留给我们人类的宝贵经验。倘若没有这些经验，我们就失去了根，也失去了角度，对未来将带来的新玩意儿的欺骗也无能为力。纯粹的技能性的和实用性的教育无法避免受骗，而且丝毫不能对其有所反抗。因为它缺乏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内在的法则是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类超越个人意识的漫长演进。这种容纳了各种对立面的连续性也能平息威胁有天赋的儿童的那些冲突。

- 251 任何新事物都应该受到质疑，并谨慎地加以检验，因为最后它很有可能仅是一种新的弊病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缺乏成熟的判断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然而，明智的判断需要坚定的立场，而这又仅取决于是否对过去有安全的了解。对历史语境没有了解并任由其与过去的联系割断的

人，常会有陷入所有新事物带来的欺骗和狂热之中的危险。所有的改革者的悲剧在于他们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虽然，对新事物的狂热，谢天谢地，还不是所有瑞士人的心声。但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更广阔的世界，正在被奇怪的求新热潮袭击得摇摇欲坠。面对这种可怕和壮观的场面，我们的青年人需要前所未有的镇定。这首先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稳定，其次是为了欧洲的文明，如果基督教时代的成就被抹掉后将一无所有。

252 因此，有天赋的青年，就是大自然为那个崇高的职位所选定的火炬手和启蒙者。

第六部分

无意识在个体教育中的意义

心理活动中的无意识部分严禁外泄 禁止篡改！本书仅供参考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残缺不全的情况 请向本书发行商购买纸质书籍 更多书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师之友 查看公众号回复：112457

心理諮詢師之家的服務和專業性 禁止濫用！ 本報以保護讀者在下載24小時內刪除 書籍內容有錯誤不全的情況 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出版商 更多公益服務詳情請關注微信公眾號：心師之家 或者在公眾搜索：x172859

无意识在个体教育中的意义^{〔1〕}

253 一般而言，人们可以将教育分为三种：

第一，示范教育。这种教育可以在完全的无意识中进行，因此它是最古老，或许也是最富成效的一种方式。孩子在心理上或多或少与其环境特别是他的父母具有一致性，这一事实是对示范教育的有力资辅。这种一致性特征是原始心理最为显著的一种特点，为此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劳尔创造了“神秘参与”这一术语对它进行阐释。由于无意识的示范教育是基于一种最古老的心理特性，因此在其他一切直接性的教育方式无法奏效之处，例如在神经错乱的治疗方面，它却能裨补阙洞、彰显其效。对许多精神病患者，你都不得不促使他们工作，以防其病情恶化：给予建议或对他们颐指气使，在大多情况下都徒劳无功。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派他们和一群劳动者在一起，由于受到他人榜样的影响，最后他们自己将主动开始工作。归根结底，一切教育都基于心理一致性这一基本事实，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决定性的因素都是这种借助榜样看似无意识的感染力。这一点甚为重要，以致即使是最好的意识教育方法，它们的效果有时也会完全被不好的示范所抵消。

254 第二，集体教育。就集体教育而言，我并不一定是指大众教育（比如在学校的教育），而是指根据规则、原则和方法来从事的教育。这三

〔1〕〔本文起初在1925年的海德堡国际教育大会上做了宣读，后来由巴恩斯夫妇将其译为英文并收集在《对分析心理学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伦敦和纽约，1928年）一书中。虽然本译文对以前的英译本做了充分的参考，但它是根据原稿重新翻译而成的。——英编者〕

种事物必然具有集体的属性,因为我们认为至少它们对大部分人是有效和适用的,而且,对所有已经学会如何使用这些事物的人们,它们亦是有效的工具。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集体教育除了产生它所预设的结果,并无其他作用,同时,经由这种教育培养的个体将通过一般规则、原则和方法得到塑造。

255 就学生的个性屈从于这些教育影响(前面所说的三种事物)的集体特性来说,学生自然会形成一种与另一个体非常相似的性格,而这一个体,虽然起初很有个性,然而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服从于集体的特性。假使许多的个体做出同样的服从,那么个体的服从就会转变为个体的一致。服从的个体越多,对于所有那些迄今或对或错成功抵制集体教育方法的学生,示范给予的无意识压力也就越大。由于通过无意识的精神感染,群体的示范施加了强制性的影响,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一示范对那些性格力量逊于一般水准的个体,即使不能完全摧毁,也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这种集体教育卓有成效,就集体适应性来说,我们自然可以期盼好的结果。另一方面,过于理想化地塑造性格,对个体的独特个性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把个体教育成合格的公民和有用的社会成员当然是一个非常可取的目标。然而,一旦一致性超出某种程度,并以磨灭个体的独特性为代价来培育集体价值,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虽然可能是一个教育规则、原则和方法的完美典范,并因此能够适应所有的在其教育前提范围内的情形和问题,但是在无规则可以求助却必须做出个人判断的事物中,他便会感到缺乏自信、心神不定。

256 的确,集体教育是必要的,不能被任何其他事物所取代。居住在集体社会中,我们需要公共的规范,就如同需要一门公共的语言。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我们多么希望保护更具价值的个性免遭扼杀,都不应以发展个性为由牺牲集体教育的原则。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个体的独特性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种优点,甚至对个体本身而言也是如此。当

我们观察那些对集体教育进行抵制的儿童时，我们往往发现，这些儿童或者先天或者后天都患有各种心理异常。在此，我把那些被宠坏的和道德败坏的孩子也归入此类。事实上，许多这些孩子通过寻求一个正常运作的集体的支持以图找到自救的良方。这样，他们便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一致，并能保护自己免受本人个性的伤害。我完全不赞同人性基本上总是善的，人的恶性也只是被误解了的善这一观点。相反，我认为，许多人集如此劣等的遗传特征于一身，如果他们能克制表达其个性，这于社会，于他们自己都要好得多。如此看来，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集体教育在根本上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集体教育完全足够了。然而，我们不应将它作为教育至高无上的准则，因为还有一大批儿童，他们需要第三种教育形式即个体教育。

- 257 第三，个体教育。在应用这一方法时，所有的规则、原则和制度都须有助于发挥学生特性这一目的。它与集体教育的目的迥然相异，因为集体教育所寻求的是均衡一致。对所有集体教育不能奏效的儿童都需要给予个别的关注。自然，我们在这其中能够发现最为多样的类型。首先，一些儿童由于病理退化变得不可教育，我们通常把他们归于“心智不全”之类。然后还有一些儿童远非不可教育，他们表现出特别的才能，虽然这些才能具有特殊性或者不平衡性。

最常见的特殊性是他们不能理解非具体数字所表达的数学形式。有鉴于此，高等数学应该始终作为选修科目，因为它与逻辑思维的发展无任何关联。对于这些学生，学习数学无甚意义，只会徒增他们的痛苦。事实上，数学的学习以一种确定的心智能力为前提，而这种能力决非人人拥有，并且不可习得。对不具备这一能力的儿童，学习数学就如死记硬背一堆杂乱无序、毫无意义的单词。这些人或许在其他方面都极富天赋并已具备了逻辑思维能力，或者他们通过直接的逻辑训练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取这一能力。

- 258 当然,严格来讲,不能把数学能力的欠缺看作是一种个体特殊性。但是,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学校的课程何以可能与学生的心理特点背道而驰。同样地,在学生心理特性需要专门的个体影响的所有情况下,一些广为接受的教育原则可能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甚至是绝对有害的。我们相当频繁地发现,不仅具体规则,而且整个教育影响机制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要涉及所谓的“神经症儿童”。刚开始,老师一般会把困难归结为儿童的“病态性格”。但是,经过更为谨慎细致的调查,我们会发现,这些儿童通常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这一点充分解释了他的不适应现象。他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态度并不适合他的集体生活。
- 259 当然,改善家庭氛围远不在教师的职责范围内,尽管一点好的建议常常就能创造奇迹,甚至是在家长身上。然而,通常情况下,病症必须在孩子本人身上予以根除,这就意味着要找到了解孩子特有心理的正确途径,从而使孩子的特有心理易于对影响做出反应。正如我讲过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对他的家庭生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当找到病症的原因时,我们就了解了很多的情况,但这还不够。其次,我们还要了解的是外界原因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了哪种影响。基于孩子自己和他父母的陈述,通过对孩子心理发展历史的全面调查,我们可以获得这些知识。在某些情况下,仅根据这些知识就能解决不少问题。由于技术娴熟的教师一直在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在这里我就没有必要展开讨论了。
- 260 如果我们认识到,儿童是逐渐从无意识状态发展到有意识状态,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实际上所有的或至少那些最基本、最持久的环境影响是无意识的。生活中最初的印象,即使是无意识的——或许正是由于其无意识,这些印象是最为强烈和深刻的,因为只要它们是无意识的,它们就很难被改变。我们只能纠正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内容;而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内容将保持不变。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产生改变,就必须把这些无

意识的内容提升为意识并加以改正。对于那些通过仔细调查家庭环境和个体心理发展历史就能为我们提供有效影响小孩方式的情况,这种工作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那些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我们就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这种调查是一种手术式的干预,但是,如果在实施干预时没有充足的技术设备,可怕的后果就有可能产生。要了解实施这种治疗的恰当时间和地点,我们需要有相当多的医学经验。遗憾的是,外行常常低估了这种干预所伴随的危险。通过将无意识的内容转化为意识,我们就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与精神错乱极为相似的情形。绝大部分的精神疾病(除了那些直接器质性的)都是由于意识受到无意识内容的入侵,这种入侵不可抗拒并导致了意识的分裂。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在何种情况下介入才能避免伤害的危险。即使这样做不会产生危险,有一些风险还是不可避免。对无意识内容的专注所带来的最常见的结果之一是被弗洛伊德称为“移情”的发展。严格地讲,移情是无意识内容在分析无意识的人身上的投射。不过,“移情”这个术语是在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使用,它包含了所有将患者与心理分析医生结合在一起的极为复杂的过程。如果处理不当,这种结合可能会变成极其令人不快的障碍,甚至由此导致了一些自杀的事例。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某些无意识内容向意识转化时,这一过程就对家庭状况赋予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阐释。患者对其父母的爱和信任可能转化为反抗和敌意。这样患者便会觉得自己处于无法忍受的孤立状态,然后他就只能孤注一掷,依附于心理分析医生,作为他与世界保持的最后联系。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心理分析医生由于某些技术性的大错切断了这种联系,这将直接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

261 因此,我认为,像这种对无意识进行分析的激烈方式,至少应该在医
生的控制和指导下进行,这些医生要受过充分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训练。

262 那么,怎样才能使无意识内容转化为意识呢?正如大家将认识到

的，在一个讲座的范围内，对所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方法进行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当中，最实际、尽管也是最困难的方法，便是对梦进行分析和解释。毫无疑问，梦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产物。它在睡眠中产生，无须我们的构思或者帮助，经由我们内在的视觉，在我们有着模糊意识清醒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地浮现出来。我们很可能会因为它们奇异、常常没有理性、不可理解的本质，而怀疑它们是否是可靠的信息来源。实际上，我们对梦进行理解的尝试，几乎与任何大家知道的科学的计算和测量方法都不一致。我们更像是破解无名手迹的考古学家。然而，如果无意识内容的确存在，梦无疑是向我们展现它们的最佳途径。弗洛伊德因为在现代首先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从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在所有以前的时代里人们对梦的神秘性有着深切的关注，而且这种兴趣也不总是纯粹的迷信。达迪斯的阿特米德罗斯（Artemidorus of Daldis，公元2世纪）关于梦的解析的著作在它的同类作品中就是一种不容轻视的科学文献，我们也不应将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生于公元37年）记录的古犹太苦修教派对梦的解析当作无价值之物而不屑一顾。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弗洛伊德，科学可能不会这么快地重新把梦作为信息的来源，尽管古代的医师对梦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即使在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众说纷纭。实际上，很多医学心理学者拒绝对梦进行分析，或者因为这种方法在他们看来太不确定、过于武断和困难，或者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求助于无意识。而我自己则持相反的看法，并且有充足的经验使我确信，在非常难以解决的案例中，患者的梦对精神病医师能够起到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既是信息的来源，亦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

263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梦的解析这一饱受争议的问题。其分析过程就像是破译象形文字。首先，我们要对做梦者提供所有与梦境相关的材料进行汇总。随后，我们要把任何建立在特定理论假设上的论述予

以排除，因为这些论述对梦的解释通常都过于武断。接下来，我们开始调查做梦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同时还要调查做梦者在梦发生的前几天，甚至是前几周里的心情、计划和打算。要想正确解梦，对做梦者的生活环境和性格有着一定的熟悉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详尽细致的准备，我们才能弄清梦境所反映的意义。我不相信那些一时冲动，不假思索，仅仅依据以往理论就编造出来的关于梦的解释。切记，不要把任何理论假设强加于梦。事实上，在解梦的过程中，我们最好把梦看作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就可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成见。对梦进行分析可能会出现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也可能会使一些让人极为不快的事实显现出来，如果事先能预料到这些事实，我们必定会竭力回避对它们的讨论。还有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些起初晦涩难解的结果，因为从我们有意识的观点出发仍无法探测到心理的奥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而不是强行对梦进行解释。在对梦的分析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疑问，对此我们只得忍受。

264 在我们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梦境中的有些部分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一大堆看似毫无意义、凌乱无序的意象中，我们看到梦境的剧本开始闪烁出意义的微光——起初只是些支离破碎的句子，然后这些句子变得越来越连贯。也许最好我应该给大家举一些梦的实例，这些梦是在个体教育期间做的，并且受到了医学的监控。^[1]

265 首先，我必须让你们对做梦者的性格有一定的了解，没有这些了解，你们就很难设身处地地体会那些梦境。

266 有些梦是纯粹的诗歌，因此只有通过整体意境的把握才能理解其意义。做梦者是一个20出头的青年，从外表上看仍然男孩子气十足。他的外表和神态甚至还有一点女孩子的气质。他的神态显示出良好的教育

[1] [该案例在《分析心理学的两篇短文》(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中亦有探讨(英文版《荣格文集》，第七卷，167页之后)。——英编者]

和教养。他是一个聪明机智、酷爱思索、钟情艺术的人。他对美的敏感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他品位高雅，对各种艺术形式具有敏锐的鉴赏力。他感情细腻、柔和，洋溢着各种典型的青春期热情，但又有一些女子阴柔的特质。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半点青少年的稚嫩。毋庸置疑，和他的年龄相比，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这是发育迟缓的一个明显例子。他本该由于同性恋的问题来找我，这是完全适合他的情况的。在第一次访问我的前一天夜里，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身处巍然耸立的教堂中，里面弥漫着神奇的微光。他们告诉我这座教堂位于卢尔德市。在教堂中心有口井，深不见底，我得跳下去。

267 这个梦清晰连贯地表明了做梦者的情绪，做梦者是这样评论的：“卢尔德市是神秘的康复之泉。很自然地，我昨天记起要到你这儿来治疗，寻求治愈的方法。据说卢尔德市有一口像这样的井。跳进井水中是相当不舒服的，因为井实在太深了。”

268 那么，这个梦告诉了我们什么？表面上，这个梦已经够清楚了，我们可能会满足于认为它是对做梦者前一天心情如诗般的描述。但我们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梦具有更深更重要的含义。你或许几乎会认为，做梦者是带着十分诗意的心境来找医生的，在他开始治疗时，仿佛是在令人敬畏的圣殿中，在神秘朦胧的光线下举行着神圣的宗教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病人找医生只是为了去除他的痛楚：令他苦恼的同性恋关系。这可根本不是什么如诗般的事情。如果梦的起因真是这样直接明了，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何病人在前一天如此郁闷的心情下，会在夜里做出如诗般的梦。但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对做梦者来说，同性恋是一个非常没有诗意的事物，并促使他来找我治疗。正是做梦者对这一事物的印象激发了这个梦的产生。我们甚至可以

这样认为：他浓浓诗意的梦境正是由前一天非诗的心境造成的，就像一个白天斋戒的人晚上梦到秀色可口的美餐。不可否认，对治疗、治愈和它那令人厌烦过程的想法，在梦中重现了，但是经过如诗般的美化装扮后，它便以一种极为有效地迎合做梦者审美与感情需要的姿态展现出来。做梦者会身不由己地被这个迷人的图画所吸引，尽管事实上这口井昏暗无光、深不见底，还很阴冷。梦醒之后，梦境中的一些情绪还会持续，甚至徘徊逗留到第二天上午，那时他将不得不来拜访我——这是一个讨厌的、没有诗意的任务。或许梦中的情绪犹如灿烂的金色余晖将给乏味的现实加上一抹亮色吧。

- 269 也许这就是此梦的目的？不是没有可能。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的梦具有弥补的功能。它们总是通过强调心理的另一方面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但心理补偿并非梦境的唯一功能，梦还具有心理矫正的作用。当然，病人对自己将要接受的治疗绝对不会有足够的认识。但是，梦会把治疗的性质隐喻地描绘成如诗般的画面，展现在病人的面前。如果我们跟随病人对教堂这个意象所做的联想和评论，这一点很快就豁然起来了。

“大教堂”，他说：“让我想起了科隆大教堂。甚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它非常着迷。我记得母亲第一次给我讲述它的情景。我还记得每当看到一座乡村教堂时，我就会如何如何地向她询问那是不是科隆大教堂。我想在那样的大教堂里做一名牧师。”

- 270 通过这些联想，病人描述了他童年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和几乎所有的类似病例一样，病人和他的母亲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理解成一种特别好或者强烈的有意识的关系，而应该把它看作某种秘密的、隐蔽的联系。这种联系也许只有在那些性格发展迟缓的病人，即相对幼稚病者身上才会有意识地显现出来。个性的发展自然要摆脱这种无意识、幼稚的联结；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坚持停留在无意识的——或许也可以说心理萌芽期的状态更为阻碍个性的发展。由于

这个原因，病人会本能地利用这第一个机会，用其他事物来取代母亲。如果这个事物真能替代母亲，那么，某种意义上，它必须和母亲具有相似之处。我们这个病人就完全处于这种状况。他对科隆大教堂这一象征符号产生的幼稚幻想的强度和他无意识中需要某种东西来代替他母亲的强度是一致的。当这种幼稚的联结对他产生伤害的威胁时，这种无意识中的需求就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他在童年的幻想中就迫切地把教堂当作母亲的替代物，因为教堂是最为完全意义上的母亲。我们不仅谈及教堂母亲，甚至还会谈到教堂的子宫。在一个被称作圣泉洗礼的仪式上，洗礼盆就被称作“神圣源泉完美无瑕的子宫”。自然地，我们会认为，当类比的意义对男人的想象发挥作用之前，这一意义必定已存在于他的意识之中了；而对一个无知的儿童来说，这些含义不会对他产生任何的影响。当然，这种类比不会在意识的层面进行，而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的。

- 271 教堂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替代物，用来取代子女与父母那种纯自然的、或者说是“肉体的”关系。从而这种替代物使得个体从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联系中解放了出来。严格地讲，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联系根本不是一种联系，而不过是一种不成熟、无意识的一致性状态。正因为是无意识的，这种一致性状态有着极大的惰性，并极力阻止任何精神的成长。我们很难说这种状态和动物的心理有着什么本质的区别。注意，使个体摆脱原始的、动物般的状态绝不是基督教会的特权。教会只是一种最新的、特别是西方的本能抗争形式，而自人类产生以来本能的抗争形式就可能存在了。我们发现这种抗争形式以最为多样的形式，存在于所有经过发展而尚未退化的原始民族当中。我指的这种抗争形式是开始成人的习俗或者仪式。当年轻人到了青春期，他便被带入“男人的房子”或者其他一些神圣的地方。在那里，他将逐步和他的家庭分离开来。同时，他也开始参加一些神秘的宗教活动。通过这种方法，他不仅被引入

一张全新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他还以一种全新的个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犹如获得了新生。这种引入通常伴随着各种折磨，有时还伴随着割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习俗无疑是非常古老的，到现在几乎已转变为一些本能的机制，其结果是，在没有外力强加的情况下，这些机制会自动地持续下去。就像德国学生中的“洗礼”仪式，或者美国大学生联谊会那更为疯狂的人会仪式。这些活动以一种原始意象的形式铭刻于无意识之中。这种原始意象被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称作原型。

272 当母亲告诉小男孩有关科隆大教堂的事情时，这种原始意象由于受到刺激就苏醒过来了。因为没有牧师似的引导，孩子的思想依然为母亲所控制。然而希望得到男人指引的渴望在男孩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最终导致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假使当时有个男人在那里对他童年的幻想加以引导，这种畸形的发展或许可以避免。在历史上这种同性恋倾向的确有过很多先例。不管是古希腊，还是某些原始社会，同性恋和教育实际上是同义词。由此看来，青少年同性恋仅仅是一种人们根深蒂固的误解，倘若没有这种误解，同性恋则是对男性指导的一种非常恰当的需求。

273 于是，根据这个梦，开始接受治疗对病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其同性恋的真正意图，即使他进入成人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对那些冗长乏味的细节不得不进行的一切讨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梦。梦被浓缩成几个生动的隐喻，进而形成一幅图画。而图画对做梦者的想象力、感情和理解力的影响远比说教有效得多。所以比起灌输有关医疗和教学的原则，梦更能使病人对即将接受的治疗进行充分和合适的准备。出于这种原因，我认为梦不仅仅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教育和治疗工具。

274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梦，这是病人第一次找我治疗后，在当天晚上做的梦，它对第一个梦做了有益的补充。我必须事先申明一下，在病人第一次找我做心理咨询时，我并没有向他谈到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

梦，甚至我根本就没有提到它。我们谈话时，没有一句话与那个梦有丝毫的联系。

275 第二个梦是这样的：

我身处一个雄伟的哥特式教堂，祭坛上站着个牧师，我和朋友站在他的面前，在我手中拿着个日本象牙小人，感觉就像马上要给它洗礼。突然，一个年长的女人出现了，她夺走了我朋友手指上象征兄弟友爱的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我的朋友害怕这样也许会给他带来某种约束。但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美妙的风琴声。

276 很遗憾，我不能在一个短短的讲座中把这个极为精巧的梦的所有细节都讲述清楚。在这里，我只能简要地对前一天的梦继续补充几点。毫无疑问，第二个梦和第一个梦是有关联的：做梦者再一次身处教堂，在进行着成人的仪式。但是，梦中又多了一个新的人物：牧师。我们注意到在第一个梦里他是没有出现的。因而第二个梦确凿地表明病人同性恋的无意识意图已经实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开始了。也就是说，真正的成人仪式——洗礼现在可以开始了。这个梦的象征意义证实了我以前所说的内容，即实现这种过渡和心理转变并非基督教会本身拥有的特权，而是由隐藏在教会后的原始意象在一定条件下强制执行的。

277 根据梦境的描述，即将接受洗礼的是一个日本象牙小人。病人是这样述说的：“这是一个怪异的小型人体模型，他使我想到男性那特有的器官。对这样一件东西进行洗礼你一定会觉得奇怪，但毕竟对犹太人来说，行割礼是洗礼的一种形式。这肯定与我的同性恋倾向有关，因为和我一起站在祭坛前的朋友就是我的同性恋伙伴。我们同属一个大学生联谊会。那个象征兄弟友谊的戒指就清楚地象征了我们的这种关系。”

278 我们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戒指是一种结合或者关系的象征，比如说结婚戒指。因此，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兄弟友谊戒指当

作同性恋关系的象征，而且做梦者和他朋友同时出现这一事实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 279 我们即将治疗的病症是同性恋。通过牧师主持的割礼，做梦者从一种相对幼稚的状态被带入了成人的状态。这些观点和我们对前一个梦的分析完全吻合。至此，借助原始意象，这种分析进展符合逻辑且前后一致。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干扰因素，一个年长的女人突然夺去了象征友爱的戒指。换句话说，这个女人也要加入这种迄今为止尚是同性恋的关系。这使得做梦者担心会被卷入一种新的关系，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既然戒指现在戴在一个女人手上，某种婚姻的约定也就确立了。也就是说，同性恋关系似乎已经结束了，并进入了一种异性恋的关系。但是这种异性恋关系比较特殊，因为其对象是一位年长的女人。“她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病人说道，“我非常喜欢她，事实上，她就像是我的一个母亲。”通过这些话，我们可以弄清梦中发生的事情：由于成人仪式，同性恋关系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异性恋关系，即和一位与他母亲相似的女人间的柏拉图式的友谊。尽管这个女人和他的母亲相似，但已经不再是他的母亲。所以，和这个女人间的关系就意味着他迈出了脱离他的母亲，走向成熟男性的第一步，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他的青春期同性恋。

- 280 我们很容易理解对这种关系的恐惧。首先，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由于这个女人和他母亲的相似而自然引发的恐惧——可以证明，同性恋关系的消除已经导致他完全回退到他的母亲那里。其次，可以把它理解成对成人异性关系中一些新的、未知因素的恐惧，例如婚姻等各种义务和职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进步而不是倒退。这一点似乎被现在响起的清脆的音乐声所证实。病人喜欢音乐，他对庄严的管风琴音乐尤为敏感，因此音乐对他来说意味着积极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音乐使梦在和谐中结束，随之梦又非常适宜地将美丽、神圣的感觉带给了次日的

早晨。

281 如果你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即病人只找我看过一次病，其间除了让他自己对梦进行回忆，我们之间并未对梦做更多的讨论，当我说这两个梦作出了惊人的预言时，你便会毫无疑问地同意。这些梦以非同寻常的角度表明了病人的处境，而对有意识的头脑来说，这种角度是非常奇特的。同时，这些梦赋予了平凡的医学境况一种与做梦者的心理特性非常相符的方面，从而可以将他的美学、智慧、宗教兴趣谱成一曲和谐的合奏调。我们无法想象比这更为理想的治疗环境了。由于这些梦的意义，人们几乎相信，病人已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满怀希望地接受治疗，并完全准备抛弃他的孩子气，成为一个男人。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在病人的意识里充满了犹豫和反抗；而且，随着治疗的进行，病人不断表现出他的敌对和难以应付，非常想回退到原先的幼稚状态。因此，这些梦和他的意识行为是截然对立的。梦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并与教育者保持一致。在我看来，它们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梦的特殊功能，我把这种功能称作补偿。无意识的进步和有意识的后退一起形成了一双对立体，就犹如保持了天平的平衡。教育者通过施加影响，使平衡向进步的一方倾斜。通过这种方式，梦给我们教育的努力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同时对病人的内心想象世界提供了最为深刻的洞见。这样，病人的意识态度逐渐变得更易理解，也更易接受新的影响。

282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所有的梦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现的，那么它们将是通往个人心理最隐秘世界的最好方式。至于梦具有阐释力，它实际上是一条普遍的规则；但如何对它们进行解释仍然是最大的难题。这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而且渊博的知识也不可或缺。根据一种普遍理论或者某些现成假设对梦进行解释，不仅无效，而且必定是错误和有害的做法。凭借说服这种温和的艺术和对倒置、变形、移置诸如此类所谓的解梦机制的灵活运用，梦可以被解释成几乎任

何的意义。这种主观臆断的做法在人们最初尝试破解象形文字时也曾被使用。在试图解释一个梦之前，我们应该对自己说：“这个梦可以是任何意义。”梦不必与有意识的态度对立，却可能只是与它并行不悖，这与梦的补偿功能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有些梦根本无法解释，很多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只是做一次冒险的推测。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什么释梦的秘诀，也没有发现屡试不爽的方法或者绝对令人满意的理论。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所有的梦都虚伪地实现了性方面和其他违背道德的愿望。对此，本人无法确证。所以，我应该把对此假设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一套方法的运用看作一种主观偏见。由于梦极富非理性和个性，试图构建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何我们必须相信任何事物概莫能外都是科学的合适对象呢？科学思维只是听凭我们支配用于理解世界的心智才能之一。最好把梦看作艺术品而不仅仅是科学家观测的材料。前一种观点似乎能产生更好的结果，因为它更接近梦的本质。毕竟，我们应该使自己意识到无意识的补偿作用，从而克服意识态度的片面和不足，这一点才是主要的。但是，只要其他的教育方法有效，可以产生预期效果，我们就无须求助于无意识。实际上，如果我们试图用无意识的分析方法代替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意识分析方法，那将是一个应极受斥责的大错。我们应该严格控制无意识分析方法的应用，只有在其他方法都行不通时，才能予以使用，而且只限于专家或在专家的控制指导下进行。

- 283 由这些精神病学的研究和方法所得出的普遍结论，不仅对教育者有着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确凿的实用价值。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普遍结论将赋予教育者一种见识，而没有这些知识，要想获得这种见识则是不可能的。

心機這兩字之輩的面貌和手段於世 禁止濫發！ 本系列係參考書在下限24小時內刪除 若發現有濫發或不當的情況 請向本系列編輯或出版商投訴 更多公法課程的詳情及注意事項請向：心機之家 或者在公眾群裏：112222

第七部分

人格的发展

心理资源所之资源部及心理学部 禁止复印！ 本书仅供参阅在下册后24小时删除 书籍内容可能因故不全的情况 喜欢本书可以购买纸质书籍 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路之旅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x172859

心理諮詢師之家的服務和專業性 禁止濫用！ 本報以保護讀者在下載24小時的期限，否則將會刪除不完整的內容。 請在本報以向本報諮詢 更多公法服務的信息請關注本報公眾：心師之家 或者在本報公眾：xixixy

人格的发展^{〔1〕}

世上最大的幸福应是人格的快乐！^{〔2〕}

284 这是歌德所写的一段诗节的最后两句，经常被人引用，但往往没有弄清其真正含义。这两句诗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所有人类的最终目标和最大愿望就是让生活中被称为人格的那个品质得到发展。当下，“人格训练”已成为一种教育理念。它对机器时代所需求的那种标准化的，批量生产的，“正常的”人不屑一顾。这种理念得益于历史事实。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解放运动从来都是源自具有领导地位的人格，而不是呆滞的民众，后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位居次要的，而且只有在煽动家的鼓动下才会行动起来。^{〔3〕}因而，渴望人格在今天已成为许多人思考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在此前，只有一个人——弗里德里希·席勒谈到过这个问题。席勒关于美学教育的思想，像文学中的睡美人一样，已沉睡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并没有对作为教育家的席勒给予足

〔1〕[最初是以“内心的歌声”为题于1932年11月在维也纳文化协会上发表的演讲。后来以“人格的形成”为题发表在《心灵的现实》（苏黎世，1934年）上。并经斯坦利·M.戴尔(Stanley M.Dell)译成英文，收入《人格的整合》(The 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纽约，1939年；伦敦，1940年)中，作为该书最后一章。本文是从《心灵的现实》中重新翻译而成，其间也参考了以前的英译本。——英编者]

〔2〕《东西诗集》(Westöstlicher Diwan)，《苏雷卡书》(Suleikabudh)。

〔3〕本文写完后，德国也变成了一个元首国家。

够的重视。另一方面，条顿式的疯狂冲锋（Furor Teutonicus）却将其推崇为教育学（严格意义上指儿童的教育）理论，研究儿童心理学，探究成年人当中的幼稚症，使童年成为如此怪异的一种生存状态和命运，以至于完全让充满创造性意义和潜力的成人生活显得黯然失色。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过分地被称赞为“儿童的世纪”。幼儿园的这种无止境的扩建，导致了人们完全忘记了成人教育中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被席勒天才般地预言到了。无人会否认或低估童年的重要性；被家中或学校里那种愚蠢的教育，会造成的严重的，而且常常是终身的伤害。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对更合理的教学方法的需求也是极其紧迫的。但如果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灾难，我们必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愚蠢的、顽固的教育方法是如何在过去，而且至今还在使用。显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些不合格的教育者根本就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那些僵化的方法的化身。任何想成为教育者的人必须自己首先受过教育。然而，直至今日仍大行其道的那种死背课本和机械照搬方法的教育，无论对儿童还是教育者来说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教育。人们总是说儿童的人格必须靠训练。我非常赞赏这个崇高的理念，然而，我不禁要问，谁能担起训练人格的重任呢？首当其冲的我们会说是父母，他们是普通人，能力有限。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自己也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终生都是如此。谁能指望这些极其普通的父母具有“人格”，并思考如何设计方法以将“人格”灌输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去？自然，我们会转而对教师、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怀有无比的期待。而他们，谢天谢地，被灌输了“人格”，而且脑袋里装满了关于儿童的本性是如何形成的，儿童该如何调教等许多各种各样的观念。人们认为那些选择教育作为职业的年轻人自己应该受过教育；然而，我敢说，没人能保证他们就具有“人格”。一般而言，同他们要教的那些不幸儿童一样，他们也饱受那种有缺陷的教育之害。而且通常，他们的“人格”同他们的收费一样少得可

怜。我们整个教育问题是由对待受教育儿童采用的片面的方法，和对教育者没有受过教育同样片面地不加重视所导致的。每个人在完成学习课程后会感觉全面地受到了教育；总而言之，他感觉成熟了。他必须有这种感觉，他必须对自己的能力怀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在生存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任何疑虑或不确定感都将让他受到阻碍和影响，并将削弱他在树立自己的威信过程中所必需的信念，使他无法胜任职业生涯。人们期待他工作高效，业务熟练，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信心十足。职业人员必须能胜任工作，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285 众所周知，这些状况远不够理想。但是，退一步讲，我们可以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它们是最好的。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们对普通教师的期待不能比对普通父母的期待更多。如果他能胜任本职工作，我们就应该满意，正如我们应该对竭尽所能教育好孩子的父母感到满意一样。

286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教育人格这个崇高的理想并不适用于儿童。因为人格通常所指的是——一个全面发展，能够抵制，精力充沛的心理整体——是对成年人的一种理想状态。只是在像我们这个时代，个人没有意识到成年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逃避这些问题时，人们才会想把这个理想强加到儿童身上。我对我们当代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热衷于研究儿童不高尚的意图表示怀疑：我谈论儿童，但我们应该指的是成年人身上的儿童。因为每一个成年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个儿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童。^[1] 它一直在接近，但永远无法完成，而且需要持续的照顾、关爱和教育。渴望发展并到达完善，这是人格固有的一部分。但是今天的人远没有达到完善。他没有反思自己身上的不足，而是抓住儿童教育并狂热地致力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并天

[1] [参见卡尔·凯伦依(C.Kerényi)的《原始时代的原始儿童》和荣格的“儿童原型的心理”，载《神话学论文集》(Essays on a Science of Mythology) (博林根书系，第22卷，纽约，1949年；英国版：《神话学导论》，伦敦，1950年)。——英编者]

真地认为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童年的发展一定出了问题，但这些在下一代身上将不复存在。这种愿望值得称赞，但面对的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是：我们无法改正儿童一个我们自己仍在犯的错误。其实，儿童一点儿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愚笨。他们对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一眼就明。汉斯·安徒生写的那个关于皇帝的新装的故事中包含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无数父母怀着值得称赞的愿望来找我，希望能让他们的孩子免受他们自己在童年时必须经受的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当我问道：“你们肯定你们已经克服了这些错误吗？”他们坚信伤害早已治愈。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如果他们小时候受的管教太严厉，他们就会溺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坏习惯过于纵容。如果在童年，对有些事情一直隐瞒着他们，令他们很痛苦，那么，现在他们会将这些事情不加掩饰地呈现给他们的孩子，却不知这同样是很痛苦的。他们只不过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去的罪恶仍悲哀地存在的最佳证明——这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一个事实。

287 如果我们想改变孩子身上的什么，我们应该首先分析一下，看是否先从我们自己身上改变更好。让我们对教学方法的热情稍稍消减吧。也许问题出在另一方面。也许是我们将对教学法的渴望放错了地方，因为它会让我们难为情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其实在很多方面仍是孩子，仍需要大量的教育。

288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当我们开始训练我们的孩子的“人格”时，这种怀疑就显得一点也不多余。人格是一粒种子，只能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慢慢发展。缺乏确切性、完善性和成熟性的人格是不存在的。不应该期望儿童具有这三个品质，因为它们将会让他丧失童年的快乐。它只不过是一种早产，一种早熟的假成人；然而我们现代的教育已经制造了这样的怪胎，当父母给自己定下任务，永远为孩子“做到最好”并且“为他们而活”的情况尤其如此。这种迫切的愿望实际上丝毫

不能帮助他们自己的发展，并将他们的“最好的”灌输到孩子身上。这种所谓的“最好”最终往往沦为父母自己忽视得最厉害的东西。这样一来，孩子们是被迫去争取他们的父母最感到害怕的失败，而且身负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抱负。这样的方法和理念只能造就教育上的畸形。

- 289 无人能训练人格，除非他自己具有人格。而且不是儿童，而只有成人，在经历了朝着这个方向的整个生命历程后才能收获到人格这一果实。获得人格决不亚于整个人的最好的发展。预见要实现的无数多不同的情况简直是不可能的。从所有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方面来说，这需要整个人生。人格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内在特质的最高实现形式。它是生活中出现的一种充满勇气的行为，是对所有组成个人的充分肯定，是对生存的普遍状态最成功的适应，再加上在自我决定中具有最大的自由度。在我看来，要将一个人教育成这样绝非易事。可以肯定，这是现代人决心要做的最困难的事情。而且这还充满危险，危险得席勒从未料到过，尽管他那先知般的洞见已经使他成为探究这些问题的第一人。它危险得犹如自然界中能让妇女怀孕的那种险峻的危险。倘若不是怕亵渎神灵，它好比普罗米修斯般的经历，或者甚至撒旦般的放肆行为；如果一个超人冒险在一个瓶子里种一个小孩，那么谁能料到它会成了一个傻瓜？然而，他也不会做连在自然中都不会每天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恶棍和集市上的畸形儿都是从有生命的母亲的子宫里生出来的。正如太阳光既会照耀公平也会照耀不公平，女人既会怀上并生下上帝的宠儿，也会带着同样的仁慈生下魔鬼的血肉，而不会顾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我们也是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天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像它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带着不可预知的将来的种子。

- 290 我们的人格从我们的生命长河的萌芽时期就开始发展了，只不过那时很难或者不可能察觉得出来，只有我们的行为能够揭示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像太阳，滋养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怪诞、

奇妙和罪恶的东西；我们像母亲，在子宫里怀有不可预知的幸福和痛苦。起初，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善举，什么是罪行，什么是命运，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善和恶。只有等到秋天才能知道春天带来了什么，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看出早晨出现了什么。

291 人格，作为我们整个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但这种不可实现性并不能推翻这种理想，因为理想从来都只是路标，而不是目标本身。

292 就像儿童必须长大才能受教育一样，人格也必须先开始萌发才能训练。而这就是开始存在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可预测的东西，我们无法知道正在萌芽发展的人格将如何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二者是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的，自然和世界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除此之外，我们是在基督教人性本恶的信仰中长大的。但就是那些不再信奉基督教教义的人们，也天性多疑，并对在他们人性中可能隐藏着的危险丝毫不感到害怕。甚至像弗洛伊德那样受过启蒙的心理学家们，给我们展示的也是一幅极端厌恶的图画，以描绘潜伏在人类心理深处的那些东西。因此，将人格的发展说得太好是很冒失的冒险行为。人性中充满种种奇怪无比的矛盾。我们赞扬“母性的圣洁”，然而做梦也不会想到它应该为人类中的怪物，杀人狂，危险的精神病、癫痫病、白痴以及每天生下来就带有的各种各样的残疾负责。同时，当我们允许人格自由地发展时又会产生重重疑虑。人们会说，“什么都可能发生”。或者他们又会重新对“个人主义”发出老掉牙、弱智的反对。然而，个人主义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正常的发展；它只不过是一种不正常的侵占，一种畸形，一种傲慢而空洞的姿态，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会瞬间崩溃。我们的想法跟这完全不同。

293 很明显，人们培养人格，不是因为有人说这会有用处或这样更可取。大自然从来没有采纳过任何善意的建议。唯一能对大自然起作用的

是必然的需求，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的天性。没有需求一切都不会改变，更不用说人类的人格。它虽谈不上麻木，却非常保守。唯有迫切的需要方能将它激发出来。冲动，命令，远见对人格的发展都不起作用，只有残酷的需求对它起作用；它需要内在和外在致命的驱动力。其他的发展几乎跟个人主义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格的正常发展中呼唤“个人主义”是一种廉价的侮辱。

294 “受到召唤者众，成为选民者少”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人格的发展从开始萌芽到完全形成意识，既会是一种魅力又是一种灾难。这是因为它首先会让他获得意识，并不可避免地让他和其他那些毫无差别的、没有意识的人群隔离开来。这意味着孤立，而且得不到任何安慰。家庭、社会、地位，甚至最成功地适应环境，无论多么顺利，都无法让他免遭这种命运。因此人格的发展是一种恩赐，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然而，对自己人格的发展最高声阔论的人往往是那些最不注意后果的人。这些后果能把所有思想不坚定的人吓跑。

295 然而，人格的发展远不止意味着担心产生畸形或孤独。它还意味着忠诚于个人自己本性的法则。

296 对于“fidelity”这个词，在这个语境中，我更倾向于用在新约中出现的那个希腊语词πίστις，它被误译为“忠诚”。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信任”、“可以信赖的忠诚”。忠诚于自己本性，意味着相信这种法则，一种坚定不移的忠诚，和自信满满的希望。总之，就像虔诚的教徒对待上帝的那种态度。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问题所带来的两难境地是多么的危险：如果个人不经过道德上的深思，并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道路，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人格的发展的。不仅必然的动力——需求——而且有意识的道德抉择都必须为人格的发展过程贡献力量。如果缺乏前者，那么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如果缺乏后者，那么将会深陷无意识的自动症而无法自拔。人们能做出道德抉择以走自己

的路，但这只有在他认为那条路是最好的情况下。如果他认为有任何其他的道路比这更好的话，那么他将享受并形成其他的，而不是他自己的人格。那些其他的道路，一般遵循的是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或者宗教的常规惯例。常规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形成影响，但这只证明了绝大多数人没有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而是常规。结果，不是他们自己得到发展了，而是一种方法和一种集体式的生活方式，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们自身人格的完善。

297 正如原始人的心理和社会生活无一例外是群居生活，而且对组成这个群体的人来说，这完全是无意识的。后来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集体性的，而且毫无疑问会继续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常规对集体来说是必要的。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宗教上来说，它都只是权益之计，而不是理想状态。因为遵循常规往往意味着宣布某人已具有完善的人格，而远离了自身本性的最终结果。

298 现在，发展自己的人格实在不是什么流行的事。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常行为，一种如同外行看来的修道士式的怪癖行径。因此，自从远古时代以来，只有极少数被上帝选中的人敢于踏上这种奇特的险途就不足为奇了。倘若他们都是傻子，我们大可把他们统统称作智力上“低下”的人，我们毫无兴趣的那种人。然而，通常这些人却都是人类传奇般的英雄，是众人敬仰、热爱和崇拜的对象，是将名留青史的上帝的子民。他们是花朵和果实，是人性之树永远有生命力的种子。这里引出历史上的人格清楚地揭示了为什么人格的发展是一种理想，为什么呼唤个人主义是一种侮辱。他们的伟大之处从不在于他们卑贱地屈服于常规；相反，而正在于他们摆脱的常规。他们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像一览众山小的巅峰一样，傲然俯视那些仍紧紧抓住集体的禁忌、信仰、法则和制度不放的平庸之辈。在常人看来，不走众人皆走的、目标明确的坦途，而闯入陡峭狭窄、前途未知的险道始终是不

可思议的。因此，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总是认为如果他不是疯了，就是被魔鬼或神灵附体了。因为人能产生的奇迹，人类向来就能产生的除外，只能解释为魔力或神灵的赏赐。除了神，谁能抵抗群众那带有无穷无尽的常规和习惯的重负呢？因而，从一开始英雄人物就被赋予了神的特质。据北欧人的观点，英雄有蛇的眼睛，而且他们的出身和血统也很非同寻常；古希腊一些英雄的灵魂阴险恶毒，而另一些则具有个人邪念，不是巫师就是上帝的选民。所有这些特征，当然还可以任意增加，表明对普通人来说人格是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一个只能被解释为受到某种魔力干预的现象。

299 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走自己的道路，并像走出迷雾一样超越群众的无意识身份呢？不是需求，因为需求太多，而且最后都躲进了常规的避难所。也不是道德抉择，因为十有八九我们也会同样地选择常规。那么，是什么不可动摇地促成了这种与众不同呢？

300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使命感：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让人注定要摆脱普通大众和常规老路。真正有人格的人无一例外具有使命感，并像信仰上帝一样对它深信不疑，尽管普通人可能会说它只是一种个人的感觉。使命感就像上帝的律法一样，没有例外。也许你会说很多人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最终却走向了毁灭；然而，对有使命感的人来说这毫无意义。他定会遵循自己的法则，似乎是有个魔鬼在他耳边秘密告诉他新的、神奇的道路。任何有使命感的人都会听到内心另一个声音：他受到召唤。因此有一种传奇，说他身上附有一个私人魔鬼，能得到他的指点，但同时也必须对他言听计从。浮士德可以说是我们已知的最佳例证，而苏格拉底的守护神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上的佐证。原始时代的巫师有他们自己的魔鬼，如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医生的守护神，以埃皮达鲁斯（Epidaurus）的蛇作为自己的象征。他也有自己的私人魔鬼，Cabir Telesphoros，据说他的医术就是它口传心授，或者提供灵感的。

- 301 “有使命感”最初的意思是“受到某个声音的召唤”。旧约中那些先知们的公开誓词是关于这个的最典型范例。这不是离奇古怪的老调重弹，歌德和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忏悔已经证明了这些。当然，这只是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他们对自己的使命感毫无掩饰。
- 302 然而，使命，或使命感却不是伟人的特权；小人物，直至“侏儒”样的人同样也会有，但从伟人到小人物，召唤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微弱，直至最后感觉不到。它就像内心的魔鬼的声音一样，渐行渐远，声音越来越模糊。人格越弱，它也越微弱和难以察觉，直到最后被周遭世界所吞没，变得无法分辨，因而失去了自身人格的完整，融入群体中去了。内心的那个声音被带有常规惯例的群体的声音所取代，使命感也随之被集体的需要所取代。然而，即使在这种无意识的社会情况下，还有很多被称之为仍保持清醒的人。一旦听到那个声音的召唤，他们立刻就会变得与众不同，觉得他们面对着的那个问题其他人一无所知。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将这对其他人解释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莫名其妙的偏见会使正常的理解受到阻碍。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你跟别人没有任何分别”或“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且即使的确有这回事，他们会马上将其称为“变态的”和“太有伤大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假定很荒谬，认为任何跟那有关的都可能重要”——它“纯粹是心理上的感觉”。当前，最后的这一种偏见最为流行。它源自一种对任何跟心理现象都不以为然的奇怪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这些心理问题都是个人的，偶然的，因而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而且更加荒谬的是，他们原本对心理学还充满狂热。毕竟，无意识的东西“只不过是幻想”罢了。我们“只是想象”诸如此类，等等。那些自认为是魔术师的人们能乞求灵魂到处显灵，并使其适合自己的心情。他们否认感受到什么不自然，有种东西使肮脏得到升华，使恐惧得以消除，使自身的缺点得到改正，最后感到一切都安排得无比美妙。同时，他们也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心

理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与有意识的大脑及其魔术盒是一致的。而绝大多数只是无意识的事实，无法否认，坚如磐石，毫不动摇，难以接近，却在无形的力量一声令下，能随时将我们击垮。今天使我们受到威胁的巨大灾难并非物理或生物事件的肆虐，而是心理事件。那些战争和暴动威胁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心理上的传染病所导致的。无数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新的疯狂所毁灭，紧接着就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或毁灭性的暴动。现代人不是在受野兽、地震、崩塌和洪水的肆虐的摆布，而是在跟他心理的强大力量做斗争。它好比帝国，远超世界上任何其他力量。启蒙运动将自然和人类制度从神那里解脱出来，却对人类灵魂深处的恐怖之神视而不见。无论在哪里，如果你看到心理那是不可挡的权威，就会觉得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不是毫无道理的。

- 303 然而，所有这些都还太过于抽象。众所周知，知识分子，聪明的傲慢之士，可以随心所欲，以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来表达。然而，当心理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坚如磐石，沉重如铅，面对作为一个内心体验的人，大声地对他说“这是必然的”。然而，就像一个群体在发生战争、暴动，或者其他任何疯狂行径时，感觉受到召唤一样，他也会感觉受到召唤。我们这个时代呼唤救赎人格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能从把自己紧紧抓住不放的集体中解脱出来，并至少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犹如一座灯塔，给别人以希望，告诉我们这儿至少有一个人，成功地把自己从群体心理致命性的身份中解救出来。对群体而言，由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毫无选择的自由。因此，心理活动像不受制约的自然法则一样在里面乱窜。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连锁反应，只有遇到灾难才会停止。人们在感到心理上出现危机时总是盼望英雄、勇士能够出现；因此就产生了对人格的呼唤。

- 304 然而，个人的人格和集体的困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首先，他是人类整体的一分子，而且和其他人一样都受到集体力量的控制。他与别

人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有使命感。他受到那万能的、专横无比的心理需要的召唤，后者让他自己和他的人民都感到痛苦不已。如果他仔细倾听这召唤的声音，就会立刻离群独处，与众人隔离开来，尤其是当他决心遵循从内心支配着他的那个法则时。众人都会大声呼喊：“他自己的法则！”然而，只有他懂得：这就是那个法则，那个他注定要完成的使命，而不再简单是“他自己的”了。如同扑在他身上的狮子，尽管毫无疑问是这只狮子，而不是任何别的狮子害了他的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可以谈论“他的”使命，“他的”法则。

305 他将自己的道路凌驾于所有其他可能的道路之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救世主的使命。他已放弃了所有的道路，并将自己的法则放到比常规惯例还高的位置，因此将所有非但不能避免危险反而加速危险的东西都清扫干净了。因为，常规就其本身只是没有灵魂的一种机制，始终仅仅只能理解生活中的惯例。有创造性的生活总是敢于超越常规惯例。这就是为很多生活中的惯例以常规和传统的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时，总会出现爆发带有破坏力的创造性能量。只有当这种爆发变成一种大众现象时才会成为灾难，而绝不是当个人有意识地服从这些更高的权威并竭尽全力地为其效劳。常规得往往让人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在那种状态下，他们能像瞎了眼的牲畜一样，会沿着习惯了的老路往前走，根本无须有意识地做出决定。即使是对最好的常规来说，意外都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带有同样可怕的危险。因为当出现旧的常规中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时，那些无意识地墨守常规的人们，会像动物一样，也可能惊慌失措，而且其结果是同样的难以预见。

306 然而，具有人格的人不会让自己在那些恢复意识的人们的恐惧面前惊慌失措，因为他将所有的恐惧都置之脑后了。他有能力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而且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成为了领袖。

307 其实，所有的人都相差无几，否则他们不会遭受同样的欺骗；个体

意识所基于的心理基质更是普遍相同，否则人们永远不可能对某一问题达成共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及其特殊的心理结构并不是完全独特的。只是对人格的个体性来说，它是独特的，因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获得人格并不绝对是天才的特权，因为某人可能是个天才，却没有人格。由于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法则，因此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遵循这一法则并获得人格，即获得完善。然而，由于生命只能以生命单位（个人）的形式存在，因而生命的法则往往表现为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因此，尽管客观的心理是普遍的、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最初的心理条件。然而，如果这种客观的心理要想成为现实只能变得个性化。因为它只能通过个体的人表现出来，此外别无他法。唯一的例外是，当它抓住一个群体，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本能地突然招致了灾难的降临。因为它只能无意识地运行，既没有被任何意识所同化，也没有将自己定位于现存的生活状况。

308 只有自觉认同内心的那个声音之力量的人才能获得人格；但倘若他屈从于它，他就会被失去控制的心理活动所摧毁。这就是任何真正的人格之伟大和超然之处：他自愿为自己的使命牺牲自己，并自觉地将之化为个人的行为。而如果他还是无意识地生活在群体中，则只会导致毁灭。

309 关于人格的意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范例之一就是耶稣的生命。在基督教中（顺便说一下，它是唯一真正受到罗马迫害的宗教），激起了对恺撒独裁的直接反对声：“我是个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那种疯狂的独裁让皇帝和每个罗马人民都苦不堪言。哪里发生恺撒崇拜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哪里就有这种反对声。然而，正如福音书作者们所告诉我们的，在耶稣的人格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这种反抗在其创造者的灵魂中也是同样的激烈。耶稣受试探（Temptation）的故事清楚地揭示了耶稣与之产生冲突的心理力量的本性：是在当时普遍盛行的专制心理中，那个被权力冲昏头脑的魔鬼将他带到荒漠中经历可怕的试探的。

这个魔鬼是罗马统治下的所有人都有的那个客观的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耶稣承诺，只要耶稣对他俯首称臣，并像崇拜恺撒那样崇拜他，他就会把世上的万国都赐给耶稣。而耶稣听从了自己使命从内心发出的召唤，甘愿承受帝国主义的疯狂暴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心中都充满了这种疯狂。这样，他认清了那种客观的心理的本质，它让整个世界都陷入痛苦的深渊，因此激起了人们对拯救的渴望，甚至连异教徒诗人都表达出这种渴望。他没有强迫或任由自己被这种心理上的攻击所压垮，而是自觉地承受，并把它化为内在的力量。这样，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恺撒主义就变成了精神国王，而罗马帝国则变成了不同于现在的这个世界的上帝的宇宙王国。当整个犹太民族都在期待着一个，像弥赛亚般有帝国主义头脑且政治上积极的英雄时，耶稣不仅为他自己的民族而且为整个罗马帝国完成了作为救世主的使命。而且，他还告诉人类这个古老的真理：靠权力统治的地方没有爱，靠爱统治的地方权力无效。与罗马崇拜权力的魔鬼在心理上正好完全对应的是对爱的信仰。

310 基督教也许可以作为上文抽象论述的最佳例证。那种看似独特的生命变成了一个神圣的象征，因为它是唯一有意义的生命的心理原型，也就是说，争取它自己独特法则的自我实现——绝对的而且无条件的。我们可以跟德尔图良（Tertullian）一起呼喊：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天生的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

311 因此，耶稣的神化和佛的神化一样，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堪称人类赋予那些英雄人物和理想的人格身上的至高荣誉的杰出代表。尽管在现在看来，它那种毫无意义的、无形的、带有破坏性的集体势力似乎会把理想的人格推向后台。然而，这只是对历史的必然趋势的短暂反抗。一旦革命的、非历史的、未受教育的、仍在成长之中的一代人实在不忍再践踏历史时，他们就会寻求新的英雄。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称颂的东西。但即使是他们也永远铭记着列宁，并将卡尔·

马克思视为救世主。理想的人格是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需要之一，而且它越不适合，受到的抗辩越多。的确，恺撒崇拜本身就是一种被误解的人格崇拜。现代新教（Protestantism）的核心神学理论已将耶稣的神性几乎消减殆尽，其最后的避难所就是耶稣的人格。

- 312 的确，我们称之为人格的这个东西是个复杂且带神秘性的问题。奇怪的是，任何有关它的讨论都不尽如人意，也不充分，而且还有落入浮夸和空谈的危险。人格的含义，说通俗些，太含糊，不明确，以至于任何两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都不相同。如果我要为它下一个更确切的定义，我不会认为我做的是盖棺定论。我会把我所说的仅仅当作讨论人格问题的一种尝试，而不会宣称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希望我的尝试，能成为对由人格引起的心理学问题的一种描述。所有心理学常用的办法和秘方都无法解释，正如它们也无法解释天才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一样。从遗传或环境中推理行不通；编造童年的传奇故事（这种做法当前非常流行），却只能以不真实（说得委婉点儿）而告终；从必然来解释——说“他一贫如洗”、“他身患疾病”诸如此类，却只停留在表面因素。总是觉得缺少了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有种东西根本无法解释。众所周知，上帝的绰号是“突降解围人”（*deus ex machina*）或“无知的避难所”（*asylum ignorantiae*）。这个问题似乎涉及超人类，对后者人们一直以来都是通过一个神圣的名字来了解的。显然，我也必须提到“来自内心的声音”，那种使命感，并将其界定为一种强大的客观心理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描述它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活动方式，以及为何它是主观地出现的。《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费勒斯被人格化，不仅仅是因为这样能获得更戏剧性或舞台性的效果，仿佛浮士德是他自己的道德家，且将他的私人魔鬼画在墙上。《浮士德》中“献辞”的开篇词是——“你们又来临了吗，游移不定的身影”——不仅仅是一句华丽的辞藻。跟魔鬼的具体主义一样，他们都承认心理体验的客观性。如同低

声坦白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不是因为主观愿望、忧虑，或个人之见，而是它本身的样子。自然，只有傻瓜才会想到鬼魂，但是我们理性的白日意识的表层之下，似乎潜伏着某种原始的蠢性。

- 313 因此，构成客观心理的事物是否的确是客观的，或者是否它也许根本就不是想象，这永远不得而知。然而，问题马上就产生了：是我有意想象这样一个事物，还是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产生了这种想象？这个问题就像那个幻想自己患了癌症的神经质者。他自己清楚，医生也告诉过他一百次，这纯属幻想。然而，他还是吞吞吐吐地向我问道：“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幻想呢？我不想这样！”我的回答是：他身上有种东西不经他的许可就自己幻想得了癌症，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原因是心理的发展，犹如一种“繁殖”，正在他的无意识里进行着，只不过他意识不到而已。面对这种内心的活动，他感到恐惧了。然而，因为他被彻底说服：他的灵魂里不存在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他只能将自己的恐惧同身体上的癌症联系起来，他知道这根本不存在。如果他对此还感到恐惧，一百个医生会向他证明他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神经质是一种使自身免受客观性、心理的内心活动影响的防卫机制，或逃避那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和使命感的企图，对此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这种“发展”是心理的客观活动，它不受意识的控制，试图通过内心的召唤同意识对话，并使其不断完善。在他神经质般的歪曲背后隐藏着他的使命感、他的命运：人格的发展，他与生俱来的生命意义的完全实现。缺乏“冥冥之中的爱”的人才是神经质患者；他的确丧失了自己的使命感，永远再无法跟克伦威尔一起说“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所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1]

- 314 如果一个人不遵从他自己的法则，因而不能获得人格，那他将无法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幸的是，大自然以她的友善和耐心，从未向大

[1] [德文，尼采译。——英编者]

多数人考问他们生命的意义何在。因为没有人问，因此也不需要回答。

- 315 因此，神经质患者对癌症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它不是幻想，而是一种心理活动一贯的表现形式。这一心理活动存在于意识之外，超出了他的意志力和领悟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如果他退到荒野中，独自倾听那个发自内心的召唤，他或许能听到那声音所说的话。但通常情况下，那些教育不当的人是无法察觉到那个召唤的，这不是当下的那些陈词滥调所能保证的。在这方面，原始人的能力要强得多；至少，巫师由于职业的原因能够同精灵、树木以及动物对话，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同客观心理或心理上的非我打交道的。

- 316 由于神经症是促进人格发展的一种干扰，我们这些灵魂的抚慰者由于职业的缘故，很有必要关注一下人格和内在召唤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管看起来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在实际的精神疗法中，这些心理活动会慢慢显露出来，而通常它们是很模糊而且常常沦为空谈的。然而，跟旧约里的先知们一样，自发地出现这种情况却是极为少见的。一般而言，导致扰乱的心理状态需要费相当大的力气使其进入意识。但此时出现的内容却跟内心的召唤完全一致，并指向一个注定了的使命。倘若他接受这个使命，并自觉地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东西，那将会有利于他人格的发展。

- 317 正因为伟人能够解放社会、救赎社会、转变社会和改正社会，所以人格的诞生本身就具有一种疗效。它就像一条河流，在缓滞的支流和沼泽中被人遗弃，却顿时找到了回到适合的河床的路；或者像一棵正在发芽的小草，被压在石块几下，当石块一下子挪开后就能开始自然地生长。

- 318 内心的召唤来自一种更完整的生命，一个更宽阔、更广泛的意识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神话里，英雄的诞生或象征性的重生都是在日出之时，因为人格的发展是自我意识增长的同义词。同样，大多数英雄人物都具有太阳的某些品质，而且太阳发出光芒之时，就意味着他们伟大

人格的诞生。

319 绝大多数人对内心召唤那种天然的恐惧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幼稚。耶稣受试探这个经典的范例，或佛陀传奇中降魔的故事早已告诉我们的：其中出现的内容和遇到的有限的意识并不是没有危害的。通常情况下，它们预示着那个人将会陷入的危险。内心的召唤所涉及的事物即便不是邪恶的，也是不好的。这样是肯定的，因为通常我们很清楚自己的美德，但对自己的罪恶却不甚了解。再者，我们自己身上的优点比缺点要少得多。正如上文所述，内心的召唤让我们意识到了整个社会都遭受到的邪恶，无论是单个民族的还是所有人类的。但它却是以一种个人的方式揭示这种邪恶的，因此人们可能最初认为它仅是一种个人的特征。内心的召唤以一种很诱惑、很动听的方式将邪恶呈现给我们，以让我们落入它的陷阱。如果我们完全不受其诱惑，那么任何显而易见的邪恶都不会进入我们心中，当然也不会发生任何重生或者拯救（我指的是“显而易见的”邪恶，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太过乐观）。如果我们完全受其诱惑，那么内心的召唤所表达的东西则会化作无数的魔鬼，接着就会带来重大灾难。然而，如果我们只是一时被其诱惑住了，而且如果自我能避免完全被吞没，那么它就会把召唤化为行动。我们也将意识到所谓的魔鬼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它是带来拯救和光明的使者。事实上，从最严格和明确的意义上说，内心的召唤是个“堕落天使”。它让人们得以看到最后的道德抉择，没有这个永远不可能获得完整的意识和人格。高尚与低劣、至善与至恶、真实与虚假总是在内心的召唤中混为一体，难以分辨的，并让人感到困惑无比。它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混沌、虚假和绝望的深渊。

320 当然，如果人们诅咒大自然——它遭受所有也摧毁了所有的邪恶——的呼唤，那将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如果她以邪恶的面目出现，内心充满积怨，那主要是因为“好总是更好的敌人”这个古老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去坚持传统的美德，那我们就真的太愚蠢了。然而，正

如浮士德所说：

当我们获得世上所有的好东西后，
就会把更好称为谎言和骗子。

可惜的是，好东西不可能永远是好的，否则就不会有更好的东西了。在更好的出现后，它就必须站到一边去。因此，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说：“上帝不好，否则他就会更好了。”

321 在世界历史上，有时好的事物必须站到一边——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任何注定要成为更好的事物会首先以邪恶的面目出现。这说明了哪怕是仅仅提到这些问题也是多么危险，因为邪恶能如此轻易地找到借口——它可能更好！内心召唤问题中充满了危险和看不见的陷阱。它变幻莫测、难以捉摸，并同生活本身一样危机四伏、布满荆棘。他的生死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英雄的诞生和生命始终受到威胁。还是婴儿的赫拉克勒斯就被赫拉派来毒蛇企图将他害死、阿波罗在出生之际就遇到巨蟒想将其扼死、无数无辜人被屠杀……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发展人格就是一场赌注，而不幸的就是内心的召唤的魔鬼既是无尽的危险又是不可或缺的助手。这很可悲，却符合逻辑，因为万事的本性就是这样。

322 那么，我们能够谴责人性，以及所有那些善良的牧羊人和那些为家人担忧的父亲吗？如果他们竖好防护栏，举起能创造奇迹的图像，还指出能安全绕过深渊的道路。

323 然而，最终那位英雄、领袖、救世主是一位能够另辟蹊径通向更大必然的人。如果一切事物都能保持现状、不受扰乱，那么就不会有新的道路被发现了；如果埃及人遭受的灾难最后没有被发觉，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人性当中的仁慈了。我们内心隐藏的性情是心理的一部分；中国古典哲学家把这种内在的方式称之为“道”，并将它比作流水，朝着自己目标奔腾而去、无可阻挡。信仰道意味着成功、完善、到达目标、完成使命；同时也意味着，生命开始、结束，以及其意义的完美实现，这是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人格即是道。

心機這則廣告之部分圖文內容已刪除 禁止盜版！ 本報以保存專業在下限24小時內刪除 若發現圖文內容有錯誤不全的情況 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向讀者投訴 更多公益課程的詳情及活動詳情 歡迎在公眾群組：心機之家 或者在公眾群組：112222

第八部分

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

心理咨询师之家内部资料严禁外泄 禁止盗版！本书仅供参考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书籍内容情节与实际情况 请读者谨慎阅读 本书版权属于原作者 更多书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心师之家 读者在公众号搜索：112557

心機這則廣告之部分圖文內容未經本報核准，禁止登載！本報只保留在以下限24小時內刪除，若發現該廣告有錯誤不全的情況，請向本報編輯部或廣告部查詢。更多公益課程的詳情，請關注微博公眾號：心師之家，或者在公眾號搜索：112527。

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1〕}

- 324 婚姻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由一系列大多性质迥异的主客观因素构成，结构异常复杂。由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婚姻中的纯心理问题，我大体上将不得不忽视某些涉及法律、社会的客观因素。即使这些因素对婚姻双方的心理关系有着公认、不可否认的影响。
- 325 不论何时，当人们谈到某种“心理关系”时，总是预想这种关系是有意识的。因为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两个人之间不存在心理关系。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从其他任何角度看，比如生理学角度，他们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但我们不能将这种联系视为心理上的关系。我们应该承认，虽然我刚刚假设的完全无意识状态并未真正出现，却有相当程度的部分无意识存在。而心理关系受制于无意识在头脑中所占的比例。
- 326 在孩子身上，意识产生于无意识的精神生活之中。最初，意识就如同独立的岛屿，慢慢结合而成为一块“大陆”，这就是大块大块的连续不断的意识。实际上，进步心理发展（Progressive mental development）指的就是意识的延展。而心理关系是伴随连续性的意识生发的，而非在此之前。就我们所知，意识总是自我意识。为了意识到自我，我需要能

〔1〕〔首先以“作为心理学关系的婚姻”（Die Ehe als psychologische Beziehung）为题在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编的《通奸》（*Das Ehebruch*）（采勒，1925年）中发表；在其英文版《婚姻圣经》（*The Book of Marriage*，纽约，1926年）中由特雷莎·杜尔（Theresa Duerr）翻译。原版在《当代精神问题》（*Seelenprobleme der Gegenwart*，苏黎世，1931年）中重印。论文重被H.G.和卡里·F.贝恩斯在《分析心理文献》（伦敦和纽约，1928年）中译为英文。本文曾参考这一译本。——英编者〕

将我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有了这一区分，才可能发展人际关系。因为很大一部分的精神生活依然是无意识的，有人虽然可以做出大致区分，但区别并不完全。由于还不可能对无意识的内容加以区分，在无意识领域，就不可能发展人际关系了；在那里，自我将他者视为一体，这种原初的无意识状态仍然统治一切。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人际关系。

327 当然，已达婚龄的年轻人确实具有自我意识（通常，女孩尤胜于男子）。但是，因为他不久前才从原初无意识的状态中萌发，身上肯定存在大片阴暗的区域。在这些领域内排除了形成心理关系的可能。在实际生活中这就意味着年轻男子（或女子）只对自己和他人有部分了解，因而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和他们的动因。通常，他行为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当然，他自己倒觉得无所不知、极具意识。这是因为我们常常高估存在的意识。而当我们了解到自己心中的最高峰不过是漫长攀爬过程的第一步时，往往将这视为伟大而令人惊叹的发现。无意识的领域越广，婚姻自由选择越少。坠入爱河的人感受到剧烈、致命的主观冲动便是明证。这种冲动在未入爱河的人身上也可能存在，只是其形式并不令人愉悦罢了。

328 无意识动因的本质既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首先是由父母影响力延续而来的动因。在这一点上，年轻男子和他母亲，以及年轻女子和她父亲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正是来源于同父母间亲密关系的力量在无意识中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他们对丈夫或妻子的选择。对父亲或母亲有意识的爱恋将促成年轻人选择与父/母相似的伴侣，而无意识的依赖（并非一定表现为有意识的爱）则让择偶变得困难，并使其择偶观产生独特的改变。为了理解这些转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种无意识依赖形成的所有原因，和它在哪种情况下会强有力地改变甚至阻碍有意识的选择。一般而言，父母度过的一生，除开他们故意设法舍弃的部分，都以替代的形式转入孩子身上。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驱使下，孩子未来的发展为的是弥补父母生命中无法实现的一切。由此，才有道德观念过于

强烈的父母却生出人称“不道德”的孩子，而不负责任的流浪汉父亲却有一名具有极大野心的儿子等现象。如果父母故意维持无意识的状态，则后果最为严重。以一位借口试图不破坏一桩“令人满意”的婚姻而故意保持无意识的母亲为例。她会在无意识中束缚儿子，大约将他视为丈夫的替代品。如果儿子不被直接逼为同性恋，就会被迫改变选择，使其与他的本性相反。比如，他可能娶一位远不如他母亲的女子，因此无法和母亲竞争；或者他会爱上一名专横自大的女子，从而勉强将他从母亲身边带走。如果本能不受损害，选择配偶或许可以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迟早会作为障碍出现。从保存物种的角度来说，本能的选择差不多可以看作是最好的。但在心理层面来说，就并非幸事，因为在纯粹的本性和各异的个体间往往有着异常巨大的差距。而且，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纯本能的选择可能改良、激活人种的发展，个人幸福则会蒙害（“本能”这一观念当然不过是对各种大部分本性未知的机体和精神因素的统称）。

329 如果个体仅被视作保存物种的工具，纯本能的择偶方式显然是最好的。但是由于这一选择的基础是无意识的，只能建立起在原始人身上观测到的那种不具人格的私通关系。如果我们想在其中谈到某种“关系”，这充其量也只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关系的苍白反映。这种与某位绝对非个人化对象的恋爱事件完全受传统习俗和偏见的规训，和真正的恋爱关系相距甚远，可谓传统婚姻的原型。

330 只要理智、算计或所谓父母的爱护不去包办婚姻，而且孩子身上淳朴的本能不受错误的教育或慢慢积聚起来的、被忽视的父母情结隐含影响的妨害，配偶的选择通常会遵从本能无意识的驱使。无意识导致不加区分，或者无意识的认同。现实的后果则是一个人预想另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与自己相似。正常的性生活作为一项显然具有相似目的的共同经历，进一步增强了统一和认同感。人们将这样的状态形容为完全的和谐，赞其为极大的幸福（“同一颗心、同一个灵魂”）。这也是不无道

理的，因为回归无意识同一的原始状态正如回到童年。因此恋爱中的人才有种种孩子气的举止。甚至可以称之为回归母亲的子宫，回到那无意识无比丰富的创造的深处。毋庸置疑，这的确是一次真正的神性体验，与生命和命运非人力量的真实的交流。神超越一切的力量摧毁一切个人化的事物。个人自制力量被打破：女人变成母亲，男人变为父亲，两人的自由都被剥夺，变成生命冲动的工具。

331 此时的人际关系旨在实现生物性的本能，也就是保存物种。由于其性质是集体的，丈夫和妻子的心理联系从本质上讲也具有共同性。不能被视为心理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只有在认识到无意识动因的本质，摧垮最初的认同之后，我们才能谈论心理人际关系。一段婚姻关系很少或几乎不可能不经历风险而顺顺利利地发展成为人际关系。没有痛苦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意识的。

331a 导向有意识认识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是它们都遵守一些具体的规则。一般而言，变化开始于生命后半段的开端。生命的中间阶段具有极其巨大的心理意义。儿童的心理生活开端于母亲和家庭魔幻包围圈内非常狭窄的范围。随着孩子渐渐成熟，心理生活的视野和影响力得以拓展，其愿望和目标旨在扩展个人力量和自我控制的范围；欲望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延展；个人愿望和无意识动因的原始目标越来越相一致。因而人将自己的生命精神赋予事物之中，直到事物开始自己的生命并繁衍后代；不知不觉中他被他们超越。母亲被孩子们超越，人被自己的造物超越，再也无法约束最初耗费巨大精力和努力带来的事物。最开始是激情，后来成为责任，最后变为难以忍受的负担，如同压榨其创造者生命的吸血鬼。中年见证着对生命本质最伟大的揭示。这时人们依然将全部力量和意志投入工作中，但是同时夜幕也已降临，生命的第二部分开始了。激情改变面貌，被称为责任；“我想”变成了无情的“我必须”，曾经带来惊喜和发现的路途婉转因为习惯而变得平淡无奇。酒已

发酵，开始沉淀、澄清。如果诸事顺利，保守的倾向得以发展；人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望，多数时候是出于本能，他们开始回顾过去，想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他们追求真正的动因和真正的发现。对自我和自我命运的批评审视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特性。但是要获得这样的洞见并不容易，往往随着最为剧烈的打击。

331b 由于生命第二阶段的目标和第一阶段有所不同，在青年期的意识中停留过久会造成意志分裂。意识仍然像往常一样，遵照惯性奋力向前。但因为进一步扩展的力量和内在决心早已枯竭，无意识落在后面。个体中存在的分裂催生不满的情绪，同时由于人往往无法意识到事情的真实状态，总是将原因归结到伴侣身上。因此生发出危险的气氛，这却是产生有意识认识的必要前奏。通常来说，伴侣双方并不同时进入这一阶段。就算是最美满的婚姻也不能将个人差异消除到夫妻双方心理状态全然一致的地步。大多数情况下，其中一人要较另一人更快地调整适应婚姻生活。和父母建立了正面关系的一方在适应另一方时几乎不会遇到困难，但是对方却可能为其对父母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固恋所妨碍。因此，只有晚些时候他才能完全适应。但由于这是在克服更大的困难之后赢得的，可能反而更加持久稳定。

331c 这些在发展节奏和精神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是关键时候出现某种典型困难的主要原因。我在谈到一个人“精神发展程度”的时候，并非暗示这人的天性特别高尚丰富。这决不是事实。更确切地说，我是指思想或性格中某种复杂性，就像一块多面的宝石，而非一个单一的立方体。多面未知的性格中又可能背负着某些难以协调的遗传因子的重担。要与这样的性格相适应，或这种性格的人要适应于性格更加简单的人，一向是个难题。这些人具有人格分裂的倾向，通常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弃除性格中不可调和品质的能力，因而表现得比他们本身性格简单得多；或者他们的多面性格和多才多艺恰恰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们的伴侣很轻易就会在这样如迷宫般的性格中迷失自我，他们在其中找到的丰富

经历可能将自己的兴趣完全吸收。有时候，这个过程也许不那么愉快，因为寻找另一半性格中所有曲折易变的特点占据了他们的所有时间。那么多的经历如果不是实际上淹没了更简单的一方的话，就总是包围着他；他被更为复杂的伴侣所吞没，看不到出路。妇女在精神上被丈夫抑制，丈夫在感情上被妻子控制，这几乎是惯例了。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被控制”者和“控制者”难题。

332 被控制的一方感觉自己完全生活在婚姻的控制之中；他对婚姻伴侣的态度是专一的，在婚姻之外不存在必要的责任和约束他的兴趣。这位在其他方面称得上完美伴侣的令人不快的一面是：依靠于这种永远无法展示性格全部特性的个人总是让人忧虑，因而也不完全可信赖依靠。他最大的优点是专心一致，在心理精神学体系中这是一个不能低估的因素。

333 另一方面，同其分裂的倾向一致，控制的一方身上存在一种在对方专一爱恋中寻找统一感的特殊需要。但是这对他说来是非常困难的，他将大大落后于天性简单的对方。在对方身上寻找能够补充符合他自己敏感和复杂天性的方面时，他必然扰乱了对方简单的天性。由于通常情况下简单总是胜于复杂，他不得不在很短时间内抛弃自己激发简单天性中敏感复杂感应能力的努力。而且不久之后，和她简单的性格一致，他的伴侣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简单的回应。^[1] 他为了调和自己的复杂和她始终坚持的简单回应忙得不可开交。面对简单的情况，他将无可奈何地遁回自己的自我之中。和意识过程一样，任何精神上的努力对普通人来说都会带来一种强大的压力，他总是倾向于更简单的东西，就算那并不是现实和真理。而且如果代表了至少部分真实，那就完全取决于他的决定了。具有简单个性的人对性格复杂的人来说就像一间过于狭窄的房间，不能给他足够的空间。而另一方面，性格复杂的人又给性格简单的人过多的房间和空间，导致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何处。因此本性复杂的人

[1] [在翻译此段和以下段落时，为表意清晰之便，我假定控制者是男人，而被控制者为女人。这一假设完全是受英语语法的限制，德语原文中并无此意。毋庸置疑，情况可能极为轻易地颠倒过来。——英译者]

很自然控制了性格简单的人。前者不能被后者所同化，而是围绕着后者，本身并不受控制。但是，由于天性复杂的人被控制的希望可能比简单的人更强烈，他觉得自己是婚姻的局外人，并且因此总是出问题的一方。被控制的对方越依赖于他，控制的一方被这段感情排除在外的感觉就愈加强烈。被控制的一方通过对对方的依赖推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她越努力，控制的一方就越无法回应。他因而想向窗外张望，这一举动一开始肯定是无意识的，但是随着中年的开始，出于分裂的天性，他心中对统一和完整感的盼望就越持续。在这个转折点，很有可能发生将矛盾推到紧要关头的事件。他开始意识自己是在寻求完满，追求自己一直缺乏的满足和完整感。对被控制的一方来说，这只是证实了她一直为之痛苦的不安全感；她发现显然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居然住着其他不受欢迎的客人。她对安全感的渴望落空了，失望感促使她退向自我。只有在绝望和强烈的行为之下，她才可能成功地令伴侣让步屈服，并迫使对方承认他对完整性的渴望只是孩子气或病态的幻想。如果这些策略最后都没有成功，接受失败也许反而会对她有益，迫使她认识到，她在自己身上能够找到自己曾在另一个人身上拼命索取的安全感。这样，她找到了自我，并在自己更加简单的天性中发现了那些控制者寻而未得的复杂之处。

334 如果在我们通常称为的“不忠”面前，控制者没有崩溃，而是继续坚信自己对完整渴望的正确性，他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得不暂时忍受精神分裂的折磨。只能通过更完整的碎裂，而非简单的分离，人格分裂才得以修复。所有那些寻求完整性的力量和对自我的健康的渴望都会抗拒这一碎裂，这样他将意识到之前他一直在自己之外寻找的内部同化的可能性。他将在一个专一的自我中获得补偿。

335 这是生命中间阶段的常发事件，这样我们神奇非凡的人性强制促成了从生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这可谓人从只是其本能工具的状态到不再是工具，而是他自己的变形：从自然到文明，从本能到灵魂的转变。

192 人格的发展

- 336 人需要特别当心不要让那些道德暴力的行为打断这一过程，因为任何通过分裂或压制本能制造一种精神态度的企图实际上都是弄虚作假。没有什么比暗中淫秽的精神更加可恶了；就像赤裸裸的肉欲一样令人憎恨。但是转折需要耗费一大段时间，很大一部分人在第一阶段就受到了阻碍。如果我们能像原始人那样让无意识去照管整个伴随婚姻而来的精神发展过程，这些转变会更加彻底，也不会遇到很多矛盾。所以常常在所谓“原始人”身上，人们能够发现那种令人立刻肃然起敬的精神人格，就像他们是不受阻碍的命运完全成熟的作品。这是我的自身体会。但是在今天的欧洲人中间，哪里能找到不被道德暴力行为扭曲变形的人呢？我们仍然野蛮到相信禁欲主义和其对立面的程度。但是历史的车轮无法倒退；我们只有努力发展一种不受命运影响的心态，这是我们心中存在的原始异教徒的真正愿望。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确信不会将精神滥用为肉欲，反之亦然；因为二者都需要存在，互相从对方身上汲取生命力。
- 337 以上简单描述的转变过程就是婚姻中心理关系的核心。关于满足本性和促成典型中年生活转变的错误观念可讨论之处还有很多。生命第一阶段标志着婚姻生活独特的和谐——如果后来的调整成功了——正如关键阶段所表明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某些原始意象的投影之上。
- 338 每个男子心中皆存有一个不灭的女子形象，不是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女子形象，而是某种明确的女性形象。从本质上讲，这一形象是无意识的，是人类生命机体原初起源的遗传因子，可谓女性所有祖传经历的烙印或者“原型”，可以说是女性所代表的一切印象之沉积——简而言之，精神调适的遗传系统。就算现实中并无女子存在，要从这一无意识形象确切推断一个女子的心理构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对女子来说同样如此：她也与生俱来保有男子形象。实际上，经验告诉我们，将这一形象描述为男性形象或许更为准确。与此对应，男子心中的形象可称为女性形象。由于这个形象是无意识的，往往无意识地被投射在所爱

的人身上，是强烈的吸引或者厌恶之情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将这形象称为“阿尼玛”（Anima）。我觉得经院哲学的问题“女人有灵魂吗”（Habeat mulier animam）很有意思，因为在我看来这很智慧，但同时也有值得怀疑之处。女子身上没有阿尼玛，没有灵魂，却有“阿尼玛斯”（Animus）。阿尼玛具有情欲和情绪化的性质，阿尼玛斯则本性理智。由此男子所说的女性情欲，尤其是关于女性情感生活的言论多数便是他自己心中阿尼玛的投影和歪曲。另一方面，女子有关男子的种种令人惊异的假设和幻想便是阿尼玛斯的作为，为诸多不合逻辑的论据和错误解释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根据。

- 339 阿尼玛和阿尼玛斯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多面性特征。婚姻生活的控制者往往给被控制者以这样的印象，而后者只能将自己无意识的形象部分投射到伴侣身上。伴侣人格越同一越简单，投射就越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极具魅力的形象宛如悬挂在半空中，等待一个现实中的个体去实现。有一些类型的女子似乎天生就会吸引阿尼玛的影像；实际上，人们几乎可以谈到一种特定的“阿尼玛类型”。这种所谓的“斯芬克斯”似的性格是他们资质的不可获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不确定性，一种诱人而令人难以捉摸的特性——并非某个什么都不是的模糊污迹，而是像蒙娜丽莎会说话的沉默那种充满可能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女子既成熟又年轻、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她们的纯真极具不确定，带有孩子气，同时又被赋有一种特别能让男人消除戒心的天真的狡诈。^[1]不是每个真正具有聪明才智的男子都可以成为阿尼玛斯，因为阿尼玛斯与其说是思想的大师还不如说是语言的名家——这些看似充满思想的语言号称能留下很多未言之意。他肯定也属于“被误解”的那一类，或者在某些方面与环境不相融合，因此逐步传达了自我牺牲的思想。他肯定是一个相当可疑的

[1] 瑞德·哈加德的《她》（She, 伦敦玛丽·C.唐,1887年）和皮埃尔·贝诺瓦（Pierre Bonoit）的《亚特兰蒂德》（*L'Atlantide*, 巴黎, 1920年；由玛丽·C.唐（Mary C. Tongue）和玛丽·露丝（Mary Ross）翻译为《亚特兰蒂达》（*Atlantida*, 纽约, 1920年）对这种类型的女子有完美的描述。

英雄，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人，但这并不是说在真正的英雄被“智力普通”的人迟钝的才智所知之前，阿尼玛斯的投影不能发现他。^[1]

340 对男子和女子来说，只要他们是“控制者”，充实这个形象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可能后果的经历，因为人的复杂性可能得到相应的多样性的呼应。广阔的思维景象展开了，人在其中可能会感到被包围和控制。我特意说“可能”，因为这种经历也许是两面的。正如女子心中的阿尼玛斯投影常常从一位不被大众认可的伟大男子身上获取灵感，而同时她的道德支持在事实上帮助他实现其真正的使命那样，一名男子也可以通过阿尼玛投影创造自己的“女性激励者”（*femme inspiratrice*）。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这只是一具有毁灭性后果的幻象，由于他的意志不够坚定而带来失败。这些原始的精神形象对悲观主义者有着非常积极的价值，但同时我必须警告乐观主义者警惕可能的盲目空想和最荒谬的精神失常。

341 人决不能将这个投射带入个人之间有意识的关系中。开始情况远非如此，因为它制造的是一种建立在无意识而非生理动因之上的强迫性依赖。瑞德·哈加德的《她》影射了那个阿尼玛投射下奇妙的思想世界。它们的内容在本质上说是精神性的，常常带有色情的伪装，明显是由原型组成的原始神话的心理碎片，它们一起构成集体无意识。因而，这样的关系实际上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贝诺瓦在《亚特兰蒂德》里创造了一个即使在细节都和《她》相似的虚幻角色，同时否认抄袭了瑞德·哈加德）。

342 如果这样的投射集中在婚姻双方其中一人身上，集体精神关系和集体生理关系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令被控制者精神分裂或瓦解。如果他能够勉强维持，就能度过这场危机。这样，投射本身虽然危险，却能够帮助他完成由集体关系到个人关系的过渡，直到对婚姻带来的新关系有一个

[1] 对阿尼玛斯令人满意的合格叙可以在玛丽·海依（Marie Hay）的《邪恶的葡萄园》（*The Evil Vineyard*）（纽约，1923年）、埃莉诺·魏丽（Elinor Wylie）的《珍妮弗·罗恩》（*Jennifer Lorn*，纽约，1923年）和塞尔玛·拉格尔诺夫（Selman Lagerlöf）的《戈斯达传奇》[（*Gösta Berlings Saga*，1891年，英语版由P.B.弗拉赤（P. B. Flach）翻译，题名《戈斯达的故事》（*The Story of Gösta*，1898年）]。

完全的认识。由于本文目的在于讨论婚姻中的心理关系，投射的心理机能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作为一个事实将它提出就足够了。

343 我们在探讨婚姻中的心理关系时，就算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几乎不可能不提到其关键性的转折。众所周知，人，若非曾经亲身经历体会，不可能理解心理机理。倒不是说这会阻止任何人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唯一正确、恰当的。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来自于对意识瞬时内容必要的高估，因为没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人就不可能有意识。因此，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心理真实，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由于种族、家庭、教育、天才和热情的差异，甚至存在一些只有少数人能到达的阶段。人性是挑剔的。常人只是一种虚构，虽说某些大致公正的法律是存在的。心灵生活往往容易被最低的发展阶段所拘禁。这就像每个个体都有一种特殊的重力。依照于此，他不是上升，就是下沉，直到达到自己的极限。他的观点和信念也由此决定。那么，迄今大多数婚姻到达了实现生理目标的上层心理极限，而没有危害到心理或道德的健康也不奇怪了。相对来说，少数人会陷入更深层次的自身失调。只要存在外界巨大压力，矛盾就会因为缺乏能量而无法发展为剧烈的紧张局势。但是，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随着社会安定成比增加，在无意识层面导致神经衰弱，随之在意识层面带来分离、不和、离异和其他婚姻中的动乱现象。由此发现在更高层面上存在的心理发展，这就涉及宗教领域。在那里，批评意见是被屏蔽的。

344 在上述任何层次，发展都可能永远停滞，丝毫意识不到下一步发展阶段。向下一阶段的发展通常被强烈的偏见和迷信恐惧所阻碍。但这是为最有效的目标服务的，因为一个由于意外不得不选择更高层次生活的人会变成傻瓜和威胁者。

345 人性不光是挑剔的，还是深奥难懂的。但是，没有哪个了解人性的人会因而隐瞒他的所知，因为他知道心灵发展的秘密不可能被泄露，仅仅因为这个发展过程是由个人能力决定的。

译后序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坚持真理，思想独立，敢于批判权威，哪怕是自己崇拜的老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佳话。然而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另一对师徒——弗洛伊德与荣格，又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演绎得更加光彩夺目。荣格不仅敢于同身为精神病学泰斗的弗洛伊德决裂，居然还另立门户，成为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今天，在心理学界荣格的声誉和影响堪与弗洛伊德齐名，甚至在某些领域还超过了后者。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是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和影响广泛的思想家。他聪颖过人，加之勤奋好学，一生创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心理学著作，如《力比多的象征和转化》《潜意识心理学》《心理类型学说》《分析心理学的贡献》《寻求灵魂的现代人》《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模型》《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人格的结构》，等等。在今天看来，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早已超越了心理学的狭小天地，进入广阔的社会领域，广泛涉及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里的重要问题，并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荣格对文学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著名的心理学、人类学概念现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他所著的《心理学和文学》也被多所大学列为文学理论课程的必读书目。荣格的思想受过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他曾高度评价

过《易经》和老子的某些思想。近年来，荣格研究在中国不断升温，有关研究专著和译著大量涌现。这证明了，他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时至今日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人主要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学，但向来对心理学、教育学、宗教学，以及哲学也颇感兴趣，因而不自量力地接受了本书的翻译任务。本书中有关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知识比较多，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化”的。但随着翻译的深入，译者对本书的喜爱日趋笃厚。翻译也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自己逐渐进入到译作的世界里，当内容和语言已不再成为障碍时，你就会感受到阅读的“愉悦”。当然，倘若读者在读到这个中译本时也能感受到阅读的“愉悦”，那将是对译者最大的褒奖。

《人格的发展》是一部论文集，系荣格作品全集的第十七卷，由荣格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关于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论文组成。原文大部分用德文发表，现以英国著名的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公司1954年英文版为底本译成中文。全书共八部分，各章既紧密关联又相对独立，集中论述了分析心理学和教育的有关问题。

本书是由陈俊松、程心、胡文辉三人通力合译而成。其中序言、第一、五、七章由陈俊松译，第四、八章由程心译，第二、三、六章由胡文辉译，最后由陈俊松统稿、定稿。我们深知多人合译的最大弊端在于术语译名不易统一，风格难以一致，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翻译要求，并经常讨论交流，尽最大可能做到行文风格一致，以保持原文的味道。当然，毕竟三位译者大到翻译观，小到个人学养和语言习惯都不尽相同，因此差异在所难免。

本书翻译之际，正赶上本人被录取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时间紧迫，琐事繁多，很难有整块时间静下心来字斟句酌、反复考量。在出国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本人几乎足不出户，深夜挑灯，“闭门译书”。

寒来暑往，忐忑难安……个中甘苦亦只有自己知道。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特别要向商务印书馆译作室陈小文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本人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过多位友人的热心帮助：远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访学的徐琼星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黄德先博士、山东大学德语系于洋老师、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王园园博士，以及河南财经学院张明宇老师，在此一并真诚致谢！

为了避免误译，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思想，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专业限制、多语种夹杂，以及自身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仍然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陈俊松

2008年8月 于上海

参考文献

In this volume, the footnote references to Professor Jung's publications cite the volumes of the *Collected Works* in which the writings appear. As, however, a considerable time will elapse before some of the volumes in question are published, additional references are given to extant versions to which the reader may refer. These alternate versions are listed below, in alphabetical order. The full contents of the *Collected Works* are announced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 volume.

- "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Vol. 9, part i.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trans. by Stanley M. Dell
 (New York, 1939; London, 1940), pp. 52-95.
- "The Association Method," Vol. 2, part ii.
 Trans. by A. A. Brill in *Collected Paper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2nd ed., London, 1917; New York, 1920), pp. 94-155.
- "Mind and Earth," Vol. 10.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trans. by H. G. and
 Cary F. Bayn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 pp. 99-140.
- "Paracelsus as a Spiritual Phenomenon," Vol. 13.
 "Paracelsus als geistige Erscheinung," in *Paracelsica* (Zurich,
 1942), pp. 43-176.
-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Vol. 9, part i.
 "Die psychologischen Aspekte des Mutterarchetypus," *Eranos-
 Jahrbuch 1938* (Zurich, 1939), 403-43.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Archetype" and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Kore," Vol. 9, part i.

C. G. Jung and C. Kerényi, *Essays on a Science of Mythology*, trans. by R. F. C. Hull (Bollingen Series XXII, New York, 1949; entitled *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 London, 1950), pp. 95-138, 215-45.

"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 Vol. 1.

Trans. by M. D. Eder in *Collected Paper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2nd ed., London, 1917; New York, 1920), pp. 1-93.

"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Vol. 3.

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trans. by A. A. Brill,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 Series No. 3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1936).

"A Review of the Complex Theory," Vol. 8.

"Allgemeines zur Komplextheorie," in *Über psychische Energetik und das Wesen der Träume* (Zurich, 1948), pp. 119-44.

"Spirit and Life," Vol. 8.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trans. by H. G. and Cary F. Bayn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 pp. 77-98.

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 Vol. 2

C. G. Jung and others, *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 trans. by M. D. Eder (London, 1918; New York, 1919), pp. 8-172, 206-65, 297-321, 354-406.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Vol. 5.

Symbole der Wandlung (Zurich, 1952). This is a greatly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trans. by Beatrice Hinkle (New York, 1916; London, 1917).